

說小俗通



# 翠羽雲娘

劉榮著

五星出版社印行





通 俗 新 小 說  
翠 雲 娘

著 作 者

劉

槃

出 版 者

五 星 出 版 社

發 行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上 海 山 東 中 路 中 保 坊 二 〇 三 號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晚清反帝反封建故事

翠雲娘

劉槃著



五星出版社印行

目次

第一章	滄州城鄭武師賣藝	一
第二章	清平縣袁統領戕民	一二
第三章	旅途迤邐賢東仗義	三一
第四章	星稀月黑俠女劫監	四三
第五章	憤洋人初入紅燈照	六五
第六章	禦外侮抗敵八里台	七八
第七章	鑾儀殿賽金花媚敵	九一
第八章	紫禁城翠雲娘飛刃	九九

879-2

# 第一章 滄州城鄭武師賣藝

這一年，是公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暮春時分，有一輛騾車，蹄聲得得的沿着石家莊到滄州去的路上走着。趕車的是個老頭子，戴着一頂氈帽，穿着件羊皮袍子，胸襟敞開着，攔腰束着一條藍色綢帶，年紀約有六十左右，面色黝黑，領下有幾莖稀疏的微鬚。他使勁的鞭着騾子，騾子受了痛，沒命的拖着車輛向前飛奔，那包着鐵皮的車輪碰在石子路上，發出一片沉重的聲響，車中載着的人和物件隨着這顛播也發出一陣磕碰聲。車頂和兩旁都用油布遮着，只露出後面的一部分，人們可以從那空着的地方看見車裏的一切。車裏裝的物件並不多，都是些走江湖賣解用的東西，最惹人注目的還是坐在車裏的人，那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穿着件天藍緞短襖，下繫月白色褲子，頭上包着一方青色絹帕，一副鵝蛋臉，劍眉星眼，鼻如懸胆，櫻桃小口旁隱現着兩點酒渦，雖然是村姑打扮，脂粉不施，却出落得天然俏麗，嫵媚中透着幾分剛強之氣。

這輛車子是從保定府下來的，到了石家莊，就由西往東，目的顯然是要往山東去。那時津浦京漢兩條鐵路幹線已經築成，但北方居民出外還都是用騾車代步，坐火車的人很少，他們認爲火車是洋人造來騙中國人的錢的，對牠的安全性很懷疑，同時鐵路線又是筆直的一條，只能一直往南或往北，要往東往西就不方便，而且不能像騾車那樣要走就走，要歇就歇，來去自由，縱橫如意，所以這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車，在那時反不如舊式的騾車來得吃香。這趕車的老頭子名叫鄭梅峯，壯年時本是個武師，給人家保鏢爲生，有一次保一趟鏢到



蘭州去，在潼關道上栽翻在一夥響馬手裏，鏢銀都失掉了，左胳膊上還受了傷，雖然豁出了性命四處找鏢，却始終杳無下落，回頭給客商告了下來，連家私都賠上了，他老婆本來生着心臟病，一急之下，就此斷了氣，只給他留下了個女娃子，因為從小愛穿青白藍色的衣服，所以大家都管她叫翠雲娘。鄭梅峯自從那番栽了筋斗，就折節改行，把祖傳的幾間老屋都變賣了，置辦了一部騾車，和些刀槍劍戟棍棒繩索等類跑馬賣解用的東西，從此便帶着他女兒乘着騾車走關東，闖關西，在江湖上東飄西蕩，空下來便把全身武藝都傳授給他女兒。翠雲娘生性非常聰明，不論刀槍拳脚，簡直一教就會，人又生得俏麗，所以到一處地方，便風魔了一批急色兒，登徒子，個個都不惜拿出大把銀子來做賞錢，想博得美人的青睞。翠雲娘的眼界很高，那裏把這批登徒子看在眼裏，不過有這批人爭相報效，却使得他們父女倆在江湖上衣食無憂，而且還有了些積蓄。

這天他們到了滄州，投了客店，打過尖，招呼店小二把車輛從騾身上解下來，給騾子餵上草料，便攜着賣解用的東西向城裏熱鬧地方走去，在東嶽廟前揀了片廣場，擱下了傢伙，鑼聲一響，便招來了一大羣看熱鬧的閒人。鄭梅峯把羊皮袍子的下擺掖起來塞在腰帶裏，衝着四周的觀衆打了個羅圈揖，朗聲說道：「列位明公請了，在下鄭梅峯，北直保定府人氏，這位是小女翠雲娘，咱們父女倆都略略懂得幾下拳脚，今兒個初到貴地，沒處趁錢，沒奈何只好獻一下子醜，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喝水，又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咱們這一點兒小玩藝，列位明公要是瞧得進眼，就請隨便扔兩個賞錢，如果瞧不進眼，也請下場來指教指教。」說完了，拱一拱手，隨即擺了個門戶，打了一趟羅漢拳。觀衆似乎都是些門外漢，看不出這拳脚的好處，大家默無表示。鄭梅峯是久在江湖上行走的人，豈有瞧料不出之

理，情知非施展出一些看家本領，不能邀觀衆的贊賞，當下一彎腰，從兵器堆裏捻了支長槍，順手抖了個碗大的槍花，觀衆恐被槍尖掃着，不由得都把身子往後一縮，圈子便跟着擴大了。鄭梅峯更不怠慢，連忙施展出他鄭家獨門絕技，六十四路梅花槍，起初還看得見槍去槍來，槍尖耀着太陽，發出燦爛的銀光，後來越舞越緊，只見槍花，不見人影，那一片銀光包裹着他全身，簡直連一滴水都潑不進。觀衆不由得都一迭連聲的喝起采來。不過喝采儘管喝采，却沒有一個人往場中扔錢。

鄭梅峯舞完了一趟槍，挺身在場中一站，聽着四周一片采聲，却沒有一個錢扔進來，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這裏的人怎麼竟這樣小氣，要在別的地方，有這樣大的采聲，場裏早該扔滿了錢了。可是心裏儘管怙悒，面子上却不便露出來，只好叫自己女兒也來一手。當下便向翠雲娘招招手，又指了指地上擱着的竹竿繩索。翠雲娘會意，連忙從地上把竹竿取起，交給她父親。那竹竿豎起來，足有七八尺高，鄭梅峯相準了距離，把槍尖在地上掘了兩個坑，立好了竹竿，還恐泥土鬆軟，竹竿立不牢，特地陪笑從觀衆中請兩位壯漢一左一右的把竹竿拿住了，竹竿上縛着的繩索看去雖然很細，却是在蔴油裏浸煮過的，非常堅韌。鄭梅峯見竹竿已經立好，便向翠雲娘喝了一聲道：「孩子，瞧你的罷。」翠雲娘低低應了一聲，兩隻俏眼向觀衆掃了一圈，盈盈一笑，瓠犀微露，頰邊現出兩個酒渦，嬌豔欲絕。觀衆剛都覺得心神一蕩，忽地眼前青白色的光華一閃，翠雲娘已從平地騰身一躍，跳到了那離地七八尺高的繩索上面，站得穩穩的，就好像黏牢在繩索上似的，連身子都不擺動一下。觀衆不由得喝了個滿堂采，大家仰起頸子，向空中眺望，這時才都注意到那翠雲娘的一對金蓮纏得非常纖小，周周正正，剛三寸，恰半寸，站在繩上，幾乎前見尖，後見踵，奇怪的是這樣

小的脚，這樣細的繩，居然能夠支持住這樣重的一個身體，紋風不動。觀衆不禁都嘖嘖稱歎，人叢中已有不少人在交頭接耳的議論她那雙脚怎麼會纏得如此小法，甚至竟忘記贊美她站在繩上的那種功夫，有的人更止不住涉及遐想。原來當時婦女纏足差不多是社會上一種普遍的風氣，足纏得愈小愈時髦。翠雲娘的母親是山西大同人，大同是著名出產小脚美人的地方，所以翠雲娘從極小的時候起，就在她母親的督促下，把足纏得非常纖小。她的引起一批登徒子的瘋狂，這雙纖足未嘗不是一個主因。

翠雲娘見大家都在議論她的雙足，不禁皺了皺眉頭。她的足雖然在她是一種驕傲，但她却很討厭人家品評。爲了打斷這些討厭的議論，她開始在繩上來回走動起來。這一走動，身體就像風擺柳葉似的前後擺動，彷彿隨時都可以跌落下來，觀衆不由得都暗暗代她捏一把汗。從來走繩索的女郎，爲要保持身體的平衡，手裏總要拿着一柄傘或者別的東西，翠雲娘却空着雙手，什麼東西都不拿，這就顯得她的功夫委實高人一等。這樣走了一會，她忽然在繩上打起把式來了，先伸出一隻足向外一踢，只剩下一隻足站在繩上，做了個金雞獨立的姿勢，接着又枯樹盤根的把身往下一蹲，向觀衆請了一個安，壓得那繩幌幌悠悠的直往下墜，兩根竹竿的尖端不住互相點頭。過了一會，她重新挺直了身子，繼續在繩上走動，猛可裏脚下一滑，身子懸空直墜下來，觀衆剛喊得一聲「哎喲」，却見翠雲娘把一隻脚脚背勾在繩上，全身都宕在空中，珍珠倒捲簾的做了個「大」字的姿勢，接着身子像蛇一樣的在空中伸縮了幾下，仍舊回復了原來的樣子站在繩上。觀衆止不住暴雷也似的同聲喊「好」，驚得站在東嶽廟頂上的兩隻烏鴉都撲着翅膀飛走了。

可是喊好儘管喊好，却仍舊沒人往場裏扔錢。鄭梅峯心裏不禁有些焦躁，他正打算發

話，一眼瞥見斜對面有一個人正伸手去掏腰包，心裏一喜，話便嚥下去了。不料那人的手還沒伸出來，旁邊另有一人向他施了個眼色，那人似乎有所顧忌，仍舊把空手縮了回來。鄭梅峯滿心氣惱，面上却堆下笑來，衝着施眼色的那人說道：「老哥，俺閨女的玩藝兒耍得還不錯吧，既蒙列位明公瞧得進眼，就請隨便賞賜幾個，幫襯幫襯，也不枉她辛苦賣弄一場。」那人臉上現出爲難的樣子，向廟門前呶一呶嘴，低聲說道：「朋友，你們姑娘的本領確實不錯。可是話得說回來，一處地方有一處地方的規矩，常言道：入境問俗，入國問禁，你到咱們這地方來賣藝，應該先打聽打聽，誰是這地方上有勢力的人，先向他投一個到門帖子，這才八面圓通，處處有人幫襯，要不然的話，饒你玩藝兒好上天去，還不是白費氣力。」鄭梅峯在他說話時，早順着他呶嘴的方向，向廟門前望去，他這時才第一次發覺廟門前有兩個人各自把一隻腳提起來踏在石獅子座上，正衝着他們的場子不住冷笑。這兩個人都是蔑片打扮，穿着密門鈕扣短衣，粗眉大眼，一臉橫肉，一看就知道是平素慣於欺壓鄉里魚肉良民的人。鄭梅峯不知道這兩人是什麼來歷，於是便也把聲音放低，向和他說話的那人道：「多承指教，在下初到貴地，人頭不熟，不知道這兩位是誰？可是貴處最有勢力的人嗎？」那人道：「這兩個人算不得什麼，都不過是幫閒的蔑片罷了，可是他們的主人王老虎却是本地的一霸，這王老虎是吃教的教民，仗着教堂的勢力，橫行鄉曲，拖欠錢糧，連官府都怕他三分，但凡到本地來營幹的，都得先向他投個到門帖子，或者孝敬他一點陋規，得到他的許可，才準開場子賣藝，要不然，只要他手下的人一來，就誰都不敢扔錢。」

鄭梅峯這年的年紀整六十歲，他恰好是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那一年生的，他很知道自從洋人打進中國以來，整個中國都已經起了一番不小的變化，譬如從前中國只有道教和佛教，

只有和尚道士尼姑，現在却又由洋人傳來了什麼天主教耶穌教，這個教因為是洋人辦的，洋人勢力大，所以傳教士一到什麼地方，當地的土豪惡霸就都紛紛入教，他們並不相信什麼天主耶穌，不過因為吃了教，就可以倚靠洋人的勢力，在地方上橫行不法，儘管罪犯天條，地方官聽說是教民，就都存着怕事的心理，不敢過問，因此越發助長了他們的氣燄，良善的人民畏教民如虎，即使受到了他們的魚肉，也只好忍氣吞聲，自認晦氣。鄭梅峯是個走江湖賣藝的老頭子，又是初次到這人地生疎的地方，憑什麼他敢不在當地最有勢力的教民面前低頭？當下他分開人圈，走到廟門前，衝那兩個短衣漢子一抱拳，滿面堆歡的說道：「兩位老大哥請了……」一句話沒有說完，兩個漢子中的一個眼烏珠一彈，沉下臉來喝道：「你是什麼東西，配和你大爺稱兄道弟的？」鄭梅峯面色一變，忍不住要發作，但他畢竟上了年紀，有涵養，連忙改口說道：「兩位大爺請了，小可初到貴地，人生路不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沒有先給貴上請安，罪該萬死，還望兩位大爺挈帶挈帶，小可沒齒不忘大德。」那兩個漢子本來寒着臉，揚揚不睬，這時聽鄭梅峯的話說得非常卑下，臉色不由得緩和下來，其中的一個說道：「你這老兒還算識竅，得了，你去喊你女兒下來，收了場子，跟咱們去見王老爺去。」鄭梅峯不敢怠慢，連忙走回圈子裏來，向站在繩索上的翠雲娘喊道：「小翠，好孩子，下來吧！」翠雲娘飛身下地，撅着小嘴道：「爹，你瞧這地方上的人多寒蠢，三錐子扎不出血來，咱們白耍了這半天，連賞錢都沒撈摸着一個！」鄭梅峯喝道：「別多嘴，快去把傢伙收拾起來。」邊說邊動手去拔場中立着的竹竿。翠雲娘詫異道：「幹嗎就收拾場子？上那兒去？」鄭梅峯附耳告訴了她，翠雲娘白了她父親一眼，咕囔着道：「我不去！饒他是皇帝老子，也管不到咱們的事，咱們五湖四海，什麼地方不可以去，此處不留人，自有

留人處，乾脆走他媽的，憑什麼要去拜會這廝？」鄭梅峯喝道：「小翠，你怎麼了？咱們一不拗衆，四不拘六，常言道：一行服一行，煙膏怕紅糖。現在的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天下烏鴉一樣黑，這裏有的人物，別處也有。咱們在江湖上混飯吃，就不能不處處地方瞧人家顏色，正是在他簷下過，怎敢不低頭！沒什麼說的，時候不早了，咱們走吧！」於是父女倆扛起傢伙，拍拍身上的灰塵，走出人叢，觀衆見沒有熱鬧可看，也都各自走散了。鄭梅峯走到那兩個蔑片跟前，指一指翠雲娘，陪笑說道：「這就是俺閨女，兩位大爺多包涵着點兒，勞駕在前帶路吧。」那兩個蔑片四隻賊眼直勾勾的盯着翠雲娘，從頭上瞧到腳，饑涎欲滴，好像恨不得一碗水把她吞將下去。翠雲娘給他們瞧得不耐煩，依着她的性子，很想左右開弓，賞賜他們每人一記嘴巴，不過記着父親的教訓，不敢隨便闖禍，只好勉強按捺着，寒着臉轉過身去。那兩個蔑片半晌才回復意識，帶領着他們穿大街，走小巷，一直走到一個很大的莊院前才停下腳來。

鄭梅峯留神看那莊院，佔地約有一畝方圓，牆頭有丈餘高，門前還有照壁和旗杆，簡直有些像衙門的氣派。兩扇黑漆牆門緊緊的關着，門上掛着個鐵製的十字架，看上去這門好像終年難得有幾次打開，只在旁邊另外開了個耳門供人出入。一行人剛走到門前，耳門裏便衝出一隻高大的狼狗來，張牙舞爪的衝着鄭梅峯狂吠，兩個蔑片吆喝了一聲，那狗頓時倒了威風，兩腿夾着尾巴，低下頭來嗅各人的腳。那兩個蔑片吩咐鄭梅峯候在門前，等他們先進去通報，便相率走進耳門去了。這時那隻狼狗正從鄭梅峯的腳上慢慢的嗅到翠雲娘的腳上，嗅了一會，抬起頭來，顯着親熱的樣子，不住向翠雲娘搖着尾巴。翠雲娘也不大在意，不料那狗忽然把頭向翠雲娘的腿膀之間一撞，翠雲娘不禁驚呼了一聲「哎喲」，紅着臉罵了聲畜

生，一時怒從心上起，伸起腿來，一脚把那狗踢了兩尺多遠。別瞧翠雲娘雙趺纖小，她的鞋尖上却裹着鐵葉子，這次還沒有用十分勁，要不然，準得在那狗身上踢一個透明窟窿。那狗雖沒有受傷，却已負痛，這種西洋種的狼狗也稟有牠主子帝國主義侵略的特性，自視優越，不肯受人排斥，一經觸怒，便紅着眼，人立起來向翠雲娘猛撲。翠雲娘那裏把牠看在眼裏，信手把肩上扛着的賣解兵器取下來，輕輕在那狗身上一掃，便把那狗掃出了四五尺遠，跌倒

在牆角裏，汪汪亂吠。鄭梅峯覺得他女兒太任性，正打算埋怨她幾句，恰好那兩個蔑片從耳門裏出來了，見狀驚道：「你這位姑娘，怎麼這樣粗野，也不問問清楚，就胡亂動蠻，俗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何況這狗是西洋種，是法國教士聖芳濟老爺送給咱們老爺的，全中國輕易尋不出第二條來。」說着，就有一個蔑片過去撫視那狗，見牠並沒有受傷，行走如常，這才放心道：「幸虧沒打傷那裏，要不然，拿你的小命抵上也不值。」那另一個蔑片忽然笑道：「值！你瞧她這小模樣兒，咱們老爺瞧了準歡喜，別人要是打傷了這狗，可真是闖下了滔天大禍，她却不至於。」翠雲娘生平沒有受過這種腌臢，忍不住又要發作，可是給她父親的眼光阻止了。他們跟着那兩個蔑片走進耳門，穿過一條甬道，轉了個彎，眼前豁然開朗，呈現出一個很大的院子和大廳，大廳上居然做做官府的派頭，擺設着公案和刑杖。依照前清規矩，民間是不得私設公案的，但這時的教民，勢力比官府還大，儘管在家私設公案，武斷鄉曲，官府也明知故昧，不敢過問，由此可見他們是怎樣的氣燄萬丈了。那兩個蔑片領着鄭梅峯父女走進院子，不多一會，便有幾個惡奴簇擁着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出來。那人一副削骨瓜臉，身材不高不矮，顯着被酒色淘虛了的樣子，戴着一頂嵌了塊寶玉的瓜皮小帽，穿着湖色寧綢袍子，外罩玄緞背心，一走進大廳，便大模大樣的在公案前居中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那幾個惡奴居然效顰地喊了聲堂威。鄭梅峯瞧着王老虎那份氣派，心上止不住有氣，無奈勢力不敵，只好忍氣吞聲，勉強朝上請了一個安，抱拳說道：「小可鄭梅峯，北直保定府人氏，這是小女翠雲娘，今番初次到貴地賣藝，仰慕莊主威望，特地趕來請安，還望莊主多多幫襯這個。」王老虎點點頭，沙着嗓子說道：「罷了，你且叫你女兒上來給俺瞧瞧。」鄭梅峯沒奈何，朝翠雲娘招招手道：「小翠，你過來，給莊主請安。」翠雲娘滿心不願，但又拗不過父親，勉強輕移蓮步，娉娉婷婷的走到她父親身邊，却並不向上施禮，只是低頭弄帶，默不作聲。王老虎眯着一雙色眼，把她打量了片刻，魂靈兒都幾乎出竅，尤其是她那嬌羞答答的神氣，使他心癢難搔，半晌，才對鄭梅峯說道：「聽說你女兒走繩的玩藝很不錯，可叫她玩一趟給俺瞧瞧，俺這裏也預備着賞賜。」鄭梅峯應了一聲是，正要下去拿繩索竹竿，那兩個蔑片湊趣，早給他把竹竿在院子裏立好了。鄭梅峯向翠雲娘呶一呶嘴，翠雲娘一聳身便躡上了半空，她這次似乎故意要賣弄能耐，竟越過繩索，越過丈餘高的牆頭，躡到比屋頂還要高幾尺的旗杆頂上去，一隻腳獨立在旗杆頂上，做了個魁星踢斗的姿勢，接着又燕子穿簾似的輕飄飄直落下來，恰好把兩隻腳踏在繩索上。這一來，廳上下采聲雷動，喜得個王老虎不住搔耳摸腮。他向身旁的一個惡奴低聲囑咐了幾句，那惡奴便回身進內去了，不多時，取來一包散碎銀兩，約有十餘兩光景，放在公案上面。那翠雲娘心上不高興，便不肯再施展別的驚人技藝，只是在繩索上來回走動。王老虎看着沒味，便招手叫鄭梅峯過來，把銀子遞給他道：「你女兒的玩藝着實不錯，這銀子是賞給你的，你拿去過這下半輩子罷。」鄭梅峯沒想到單憑他女兒這一手，便會得此重賞，不禁喜出望外，上前接過銀子，又請了一個安，一面招呼翠雲娘下來。翠雲娘飛身落地，瞧着王老虎那樣子，不覺把心頭的反感減退了幾分。她

幫着父親把傢伙收拾好了，正要向外走去，王老虎把嘴向身旁的兩名惡奴一呶，那兩名惡奴會意，連忙搶步上前，把身子隔在翠雲娘和鄭梅峯中間，向翠雲娘道：「慢着，你別走！」翠雲娘剛問得一聲「幹嗎？」鄭梅峯已經回過頭來，見了這光景，還當那兩名惡奴想從中分潤一些他方才所得的賞銀，便陪笑道：「兩位老哥，多包涵着點兒，請你們到外面來，小可這裏也預備着點兒謝意。」那兩名惡奴不約而同的向鄭梅峯臉上呸了一口，其中的一個罵道：「你這老頭兒，財迷了你的頭了，誰要你的酬謝！你打量單憑你女兒這一手，就值得那麼多銀子？老實告訴你，這是咱們老爺瞧得起你，想跟你攀個親，給你女兒的身價銀，曉事的趕快把你女兒留下，拿着這銀子出去，做你下半世的澆裹。」

這一番話說出了不打緊，鄭梅峯和翠雲娘不由得都變了顏色。鄭梅峯放下肩上扛着的傢伙，重新回到滴水簷前，向上拱手道：「莊主，你這就錯了，小可雖是個走江湖賣藝的，却也是個響噹噹的脚色，並不是靠賣女兒的銀子過活的。再說，俺閨女脾氣壞，也伺候不了你莊主。莊主如果瞧俺閨女玩藝兒耍得不錯，賞賜下銀子，小可敬謹拜領，要是有別的作用，小可不敢高攀，銀子現在，情願原封不動的奉還。」說着，他氣咩咩的從懷裏掏出銀子來，待要遞上去。那王老虎碰了個釘子，不由得惱羞成怒，也翻轉了面皮，把公案上的驚堂木拍得一片聲響的道：「好個不識抬舉的老頭兒，不給你點兒顏色瞧瞧，也不省得你王老爺的厲害。來！給我這老頭兒抓下去，先打他個皮開肉爛，再拿我的片子送到縣衙門去重辦！」他從公案上擺着的籤筒裏抓起一把硃籤，朝下一擯，頓時有五六個惡奴像鷹拿燕雀似的向鄭梅峯撲來。

鄭梅峯知道事情已經鬧翻了，便也不再客氣，重新把銀子納回懷裏，猛可裏一個捲地掃

堂腿，把撲上來的幾名惡奴掃得跌跌撞撞，倒下地去，接着向前一欺身，便從攔在院子裏的兵器堆中取了支長槍在手，準備廝殺。另一方面，翠雲娘也已扔下肩上扛着的賣解傢伙，單握着把寶劍，和那兩個蔑片兩個惡奴鬥在一起。王老虎不住拍着驚堂木，一迭連聲的喊道：「反了！反了！趕快把耳門關起來，別放他們走掉一個。」當下便有兩名惡奴從院子裏跑過甬道，去關耳門。那被鄭梅峯踢倒的幾個惡奴，也各各取了兵器，圍攻上來。鄭梅峯一面和他們抵敵，一面關照翠雲娘道：「小翠，手下留情，別殺傷了他們，常言道：強龍不鬥地頭蛇，咱們在江湖上混飯吃，萬事以和氣爲先，寧可他無情，不可我無義！」翠雲娘惱道：「一爹，你別再文謏謏的充君子，向老虎借豬了！你退讓一尺，他進步一丈，咱們倆要不趕盡殺絕，今兒個恐怕衝不出這虎穴龍潭！」說着，一奮神威，手起劍落，就搗傷了一名惡奴。鄭梅峯見天色將晚，也不欲戀戰，一支槍敵住了那兩個惡奴，一面步步後退，打算退到門前，覷個空奪門而出。無奈那兩個惡奴把他包圍得很緊，不容他退到門前，便被逼了回來。這時又加進來幾名護院教師，把他們兩人圍成兩起，車輪般在院子裏廝殺。鄭梅峯畢竟上了些年紀，堪堪力不能支，翠雲娘在一旁瞧着，心下焦躁，估量自己要脫出重圍，躡房越脊的出去，易如反掌，無奈老父年邁，這高來高去的功夫，已遠不如自己，要躡越這丈餘高的牆頭，決無此可能，時候久了，天色黑下來，更不容易出去。她正在心下怙懣，那邊鄭梅峯已經敗下陣來，噹的一聲，兵器落地，眼睜睜就要束手受擒。翠雲娘心中一急，忽然急中生智，暗想，何不如此如此，於是舌迸春雷，猛喝一聲：「鼠輩，別傷俺天倫！」衆人剛被這平地一聲雷驚得怔了一怔，她已一聳身，躡起七八尺高，就從衆人的頭上飛過，直奔大廳，好像老鷹捉小雞似的，一把抓住王老虎，把寶劍攔在他脖子上，嬌聲叱道：「你這廝要命不

要命？」王老虎見鄭梅峯敗下來，正在滿心歡喜，猛可裏顛子上一涼，身子已經落在人家手裏，看了看身旁，方才又忒嫌大意了一點，所有手下人都和敵人作戰去了，連一個護衛的人都沒有，忍不住哼唧唧的道：「姑……姑……姑娘！饒……饒……饒命！」翠雲娘道：「你要姑奶奶饒你不難，趕快叫他們大家住手，大開正門，送咱們父女倆出去。」王老虎沒口子的連聲應是，一面吩咐院子裏的衆人住手。這一羣惡奴和教師做夢也沒想到翠雲娘會擒賊擒王的忽然來這一下絕着，擒住他們的主人做押頭，在王老虎沒有命令他們住手以前，正都想撲奔上大廳來救護，翠雲娘把劍尖向他們一指，喝道：「不許動！誰要動一動，先把你們主人的這顆狗頭砍下來！」衆人投鼠忌器，果然都不敢動手，並且依着王老虎的吩咐，把正門打開了。鄭梅峯心中暗暗贊許女兒的急智，他這時急於想脫離這個是非窩，便把攔在院子裏的賣解傢伙重新收拾，紮成了一網，扛在肩上，走出門去。翠雲娘見父親已經出門，仍舊不放鬆王老虎，輕輕把他攔腰一挾，笑道：「你這廝且送俺一程。」於是一手執劍，旁若無人在衆惡奴的環伺下大踏步的走將出去。到了門前，才把他擲在地上，伸出一隻小腳踏住了他，罵道：「你這廝倚仗洋人勢力，欺壓良民，本該一劍殺却，爲民除害，又恐連累咱們不能上路。現在姑且饒你一條狗命，不過也不能不稍稍警誡你一下，好教你從此改行向善，重新做人。」說時遲，那時快，鄭梅峯剛在旁喝了聲：「孩子，別淘氣！」躺在地上的王老虎猛覺得耳朵一涼，登時殺豬似的大叫起來。翠雲娘却用劍尖串着一隻耳朵，笑吟吟的向她父親說道：「爹，咱們走罷！」

## 第二章 清平縣袁統領戕民

兩人回到客店，暮色已籠罩上來了，店小二已經知道他們是出門去賣解的，見面就笑着問：「恭喜發財，今兒趁了多少錢？」鄭梅峯搖搖頭，把在王老虎家鬧事的一節情形約略告訴了他，翠雲娘笑着把劍尖上挑着的耳朵在他眼前一幌道：「這就是那老虎的耳朵，勞駕，拿去餵狗吃吧！」店小二聽了他們的話，又看了看那耳朵，嚇得臉都黃了，慌忙跑到裏面去，不多一會，掌櫃的就氣急敗壞的跑出來，朝着鄭梅峯父女不住揮手道：「客官，你們闖得好大的禍事，快走！快走！別連累了小店！」在這一片逐客聲中，店小二已一手牽着騾子，一手拉着車輛出來，也不徵求鄭梅峯同意，自作主張的把車輛給拴在騾子身上。鄭梅峯看一看天色，兩道濃眉不由得緊皺在一起，向掌櫃的拱手道：「掌櫃的，你瞧，天已經在黑下來，這時候你還轟咱們出去，未免太透着不情！依俺說，你還是讓咱們在這兒住一夜，那王老虎雖然狠，也不見得會連夜趕來尋找咱們的踪跡，趕明兒天一亮咱們就上路，你也可以脫去干係了。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費心，多擔代一夜吧！」鄭梅峯說够多時，掌櫃的却不住搖頭，一迭連聲的攛掇他們上路。鄭梅峯還待求情，翠雲娘已經不耐起來道：「爹，走吧，這種胆小鬼，何必跟他白費口舌！」鄭梅峯沒奈何，只好把肩膀上扛着的賣解兵器放進車裏，坐到趕車的座位上去，一抖鞭子，喊翠雲娘道：「孩子，上車吧，咱們上別家客店投宿去。」那掌櫃的見他們已經準備上路，心裏一喜，連房飯錢都不要了。及至聽鄭梅峯說想上別家客店去投宿，却止不住上前一牽騾子道：「客官，你趁早別這麼打算，你們闖了這大的禍，這城裏沒有一家客店敢容留你們的，依俺說，趁着天還沒黑，你們趕快出城去，等一會城門關了，可就透着麻煩啦！」鄭梅峯瞧着掌櫃的說話時的關心樣子，知道他這話不假，心裏不由得萬分感慨，想不到小小一個教民，在地方上竟有這麼大的氣

燄。但他有什麼辦法呢？只好怨自己不着，不該結怨教民，鬧得夜裏還要攢路。他瞧着翠雲娘已經坐上車，當下向掌櫃的一抱拳，說了聲「多承指教，」鞭子霍拉一響，那匹黑色的健驛便拖着車子直向南門城關奔下去了。

出了城，天還沒全黑，這天是舊曆三月念三，下弦月已經掛在天邊。車子沿着到南皮去的官道上走着，鄭梅峯一面鞭着騾子，一面嘴裏嘮嘮叨叨的埋怨他女兒不該那麼任性，割下王老虎的耳朵。翠雲娘不服道：「爹，你瞧他這種氣派，在咱們沒來以前，不知道已經害了多少人，還不該教訓教訓他？」鄭梅峯覺得他女兒的舉動實在沒有可以斥責的理由，只好嘆了一口氣道：「洋人仗着他們的長槍大礮，打進咱們中國來，橫行霸道，咱們中國人就該大家齊心合力的起來對付他才是，可偏有這許多吃裏扒外的漢奸，反而倚仗洋人的勢力，來欺負自己的同胞！」翠雲娘道：「這班惡棍就是倚靠洋人的勢力，如果咱們把洋人趕跑了，他們失去了靠山，就不會這麼橫行不法了。」鄭梅峯笑道：「你瞧，你這孩子，話說到那兒去了！洋人的火器厲害得緊哩！咱們憑什麼跟他打，就憑你一把寶劍，俺一支長槍，能夠把外國人打出去嗎？」翠雲娘呆了一會，忽然天真地問道：「爹，你瞧這世界會不會變？」鄭梅峯咳了一聲道：「自然要變的，而且變起來聲勢一定更厲害，這就好像一股水，要讓牠慢慢的平靜的流，如果把牠阻遏住了，那牠就要奔騰澎湃的衝激起來。咱們中國人這許多年來已經給洋人和教民欺壓得夠了，孩子，你瞧着，要不了多久，準會有一番轟轟烈烈的舉動，大家聯合起來反對他們，說不定俺這老頭子還能瞧得見。」

他們一路談着話，天慢慢的黑下來了，前面灰白色的大路給夜霧籠照着，已快要和路旁蒼鬱的樹林混成模糊不清的一片。鄭梅峯剛說得一句：「天黑了，咱們上那兒去投宿？」翠

雲娘忽然聳起耳朵，阻止他道：「爹，別響，你聽，這是什麼聲音？」鄭梅峯側耳一聽，四圍風聲獵獵，風聲中隱含着尖銳的犬吠聲，不由得笑道：「這是狗叫，前面說不定有村莊，咱們快趕上去投宿罷。」翠雲娘道：「不對，這聲音不是從前面來，是後面來的，後面那裏有什麼村莊，爹，你快下來，他們追來了！」鄭梅峯回頭向後一望，果見後面隱現着幾點火把的光，同時犬吠聲也越來越清楚。連忙翻身下了車座，待要伸手到車裏去撈兵器，忽然左膀上一陣痠麻，不禁歎道：「到底老了，不中用了，剛才跟他們打了一陣，現在臂膀還覺得痠麻！」翠雲娘一伸手，把騾車拉進路旁樹林深處，安慰她父親道：「爹，你伏着別動，他們瞧不見咱們的。」這時殘月朦朧；四圍漆黑一片，對面不見人影。鄭梅峯覺得這樣辦也妥當，果真和翠雲娘伏在車廂後面不動。

這時，人聲，犬吠聲，和火把的光，越來越近了。來者非別，正是王老虎家的惡奴和護院教師。原來王老虎被翠雲娘一劍割下了耳朵，疼得面色蒼白，幾乎暈厥過去，直到惡奴取來金瘡藥，給他敷上了，止了疼，纔能重新坐下來發號施令。翠雲娘給予他的警誡，不但不會使他悔悟，改行向善，反而增加了他心裏的毒恨。他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慣了，平素連地方官也得讓他三分，現在平空栽翻在一個小女子手裏，掃了他的威風不算，連耳朵都給割下了一隻，教他王老虎以後有何面目出去見人？他越想越恨，一坐下來，第一件事就是叫一衆惡奴和教師趕快帶着狼狗去追尋這一雙賣解父女的踪跡，同時因為翠雲娘能够高來高去，索性把前兩年在天津衛向一個英國商人私買的一支勃朗寧手鎗都取出來交給一個護院教師，叫他在翠雲娘騰身飛躍時就拔槍開放。於是這一羣助紂爲虐的人就帶着狗追蹤下來了。這種西洋種的狼狗嗅覺最靈，牠早已在鄭梅峯父女的腳上嗅過，一經指引，便很快的向路上跑去。牠

先把這羣人引到客店裏，掌櫃的不敢隱瞞，只好老實說鄭梅峯父女早在天黑前從南門出城，這羣人便帶着狼狗點起火把追出城來。

父女倆躲在草叢裏，一動都不敢動，眼看着在火把的光燄照耀下，那羣人像凶神惡煞似的從大路上奔過去，並沒有留心到隱藏在樹林裏的他們的騾車，不禁暗暗喊了聲「慚愧！」但仍舊不敢動，打算等那羣人追不到他們的踪跡，回城去後，再行出來趨路。夜裏露水很重，翠雲娘深恐她父親受寒，便勸他到車廂裏去歇一會，剛把他扶掖上車，便聽得人喊狗叫，那羣人又從原路折回來。原來那狗在前面路上嗅不出氣味，便遲疑地不再前進，回轉身，沿着原路兩旁不住嗅回來。那羣人原是聽從牠的領導的，便也隨着中途折回。這次那狗嗅得很慢，很細心，到了那騾車隱藏處，猛的一「汪汪」一陣狂吠，隨即撲奔進樹林中去。翠雲娘知道隱伏不住了，早已拔劍在手，隨着那狗撲奔前來的姿勢，輕輕舉劍一揮，那狗還沒來得及叫出聲，便已身首異處，狗血濺滿路旁，那顆狗頭却滴溜溜的直飛到大路上去。路上那羣人還當是樹林中飛來了什麼暗器，不禁吶喊了一聲，爭相奔避，及至看清落在地上的是王老虎的愛狗的頭，又不由得都怔了一怔。就在衆人這一怔之間，翠雲娘早已從樹林中躍出，仗劍立在路上，把劍尖指着他們，笑罵道：「你們這批狗賊，大概個個都覺得耳朵癢，要請你姑奶奶割一下，是不是？有胆量的趕快上來！」衆人方才已都領教過她的能耐，這時見她挺身兀立，飄飄欲仙，不禁都心存戒懼，趑趄不敢上前。半晌，才有兩名惡奴，一左一右，從路旁分繞過去，打算冷不防左右夾攻，翠雲娘覷他們來得切近，喝聲「好」，猛的縱身一躍，跳過了兩人頭頂，在空中覷準一個惡奴的後腦勺子，輕輕用小脚一踢，那惡奴立腳不住，向前一栽，額角恰好撞在那另一個惡奴的額角上，嘵嘵一聲，紅光崩現，兩人的額骨

都磕碎了，倒在地，衆惡奴不禁相顧失色，情知單打獨鬥，佔不着便宜，便仗着人多，一擁齊上，把翠雲娘圍在中間，刀槍鞭棍齊施。翠雲娘絲毫不懼，一柄劍展開門戶，東挑西剝，前拗後砍，霎時已有五六個惡奴受傷倒地。那些沒有受傷的，却仍然緊緊包圍不捨。翠雲娘深恐時候久了，老父担心自己有失，要出來助戰，不耐煩多和惡奴廝纏，於是便向一個惡奴面上虛砍一劍，趁他閃避的當兒，跳出包圍圈，飛身上樹，打算用袖箭制伏他們。差不多和她上樹的同一時候，下面發出了砰的一響槍聲，原來那護院教師記起了臨行時王老虎的囑咐，見她從地上躍起，便拔槍開放。但他畢竟還是初次施用這種火器，手術生疏，第一發打了個空，第二發子彈被夾住了，射不出來。翠雲娘在樹上踞高臨下，火把光中瞧得分明，一揚手，一支袖箭恰好打在那教師的手腕上，「哎喲」一聲，手槍落地。接着樹上又撲撲撲的接連飛下幾支袖箭，火光中目標明晰，箭無虛發，接連又有幾人倒地。剩下的幾個惡奴個個心驚胆戰，發一聲喊，拋下火把，紛向城內逃回去了。

這時，鄭梅峯也已從驛車裏出來，他聽得槍聲，很不放心，忍不住走到路上來探望。火把餘燼未滅，他瞧着路上倒了一地人，不禁暗暗搖頭。就在這當兒，翠雲娘已經飛身落在她面前，鄭梅峯不禁向她斥責道：「你這孩子，殺傷了這許多人，怎麼得了！」翠雲娘道：「這是他們自己找死，怨不得誰，正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不殺他們，咱們怎麼走得脫？」鄭梅峯道：「可是殺了這許多人，咱們怎麼脫得了干係？」翠雲娘笑道：「爹，你放心，這夥人多半是受了傷，並沒全死，而且地方官是和他們通同一氣的，自會出來料理。咱們還是走咱們的。」邊說邊從樹林裏拉出驛車來。又把拋在路上的火把一段段拾起，踏熄了火，放在車頂上，笑道：「多謝你們給送了火把來，這樣，夜裏也可以趨路了。」拾着拾

着，無意間把那支勃朗寧手槍拾起，手指恰好觸着了槍機，砰的一聲，把那顆夾着沒有射出的子彈射了出來，幸而射在虛空裏，沒有傷人，却驚得她縮手不迭。過了一會，才小心地把牠取起，在她父親面前幌了一幌，得意地道：「這就是洋人造的火器，多借有一天咱們就拿牠來打洋人。」鄭梅峯道：「留心，別走了火！」翠雲娘信手把槍扔在車裏，咕噥道：「瞧這傢伙，多累墜，就沒俺的袖箭輕便！」邊說邊鑽進車廂裏去，鄭梅峯也重新爬上了車座，仗着火把照路，繼續向南進發。

車子向前行走了一程，鄭梅峯忽然道：「前面露出燈光來，有人家了。」翠雲娘喜道：「真的嗎？咱們快趕上去，飽餐一頓。」鄭梅峯給她一句話提醒，肚子裏咕嚕嚕一陣響，也覺得餓了，於是更不答話，鞭子霍拉霍拉的在騾身上抽着，迎着燈光奔去。到得近前一看，原來是一幢低矮的瓦屋，孤立在大路旁邊，四無鄰舍。父女倆同時下了車，上前扣門，良久，才聽得屋裏有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又不知道在那兒灌飽黃湯了，到這時才回來。」接着，屋裏的燈光緩緩的向門前移動，嘎拉一聲，門開了，開門的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嫗，她冷不防瞧見門前立着的父女倆和那高大的騾車，不禁驚呼了一聲，待要重新把門關起來。翠雲娘身手矯捷，一脚早已跨進了門內，笑着安慰她道：「嫗嫗，你別嚇，咱們不是歹人，只因為貪趕路，錯過了宿頭，想在府上借宿一宵，明天多多酬謝房飯錢。」那老嫗嫗用她那雙常年流淚的風火眼打量了他父女半晌，似乎證實他們不是歹人，這才放下心，一面把他們往屋裏引，一面嘴裏唧咕道：「這兒離城只有五里，你們幹嗎不上城去投宿？」翠雲娘不便說實話，只好支吾道：「這當兒城門怕已關了。」那老嫗嫗放下火，坐在暗裏，用一塊藍布揉着眼睛。鄭梅峯心裏懷着個疑團，忍不住問道：「嫗嫗，你們怎麼住在這沒有鄰舍的荒野

裏？」那老嫗歎了口氣，搖手道：「客官，再也別提起，咱們本來有二十畝高粱地，現在都給那天殺的吃天主教飯的王老虎搶去了！鬧得俺母子倆衣食不週，這事說來話長，等俺兒子回來會告訴你們的。」鄭梅峯和翠雲娘互相對看了一眼，點點頭，翠雲娘低聲道：「爹，你聽見嗎？這王老虎害的人可不少，俺割下他一隻耳朵，不算過分吧？」那老嫗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麼，却向翠雲娘問道：「姑娘，你們還沒吃過晚飯吧？鍋子裏還有點兒雜合麵，讓俺去煮來給你們吃。」翠雲娘忙道：「嫗嫗，不用費心，等俺自己來。」說着，兩人都走向灶下去了。鄭梅峯借着燈光，留神打量屋裏，屋子並不大，前後隔成三間，他所坐的是居中的一間。屋裏的陳設很簡單，最惹人注目的還是靠裏陳設着的一個祭壇，鄭梅峯起初還當是供奉着什麼祖先，後來看看不像，一時好奇心衝動，忍不住把燈光移近過去一照。只見壁上貼着一張黃紙符籙，符上用硃砂畫了個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頭無足，面孔尖削，只有眉眼，頂上有四個圓光，耳邊腰間，均繪狗牙屈曲之狀，心下寫了一行神祕的字，是：「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鄭梅峯瞧了半晌，莫明其妙，不知道這符籙到底是什麼作用，猜想起來，大概是這家的主人因為給王老虎奪去田地，氣瘋了心，所以特地擺設了這個祭壇，要請天王將，請黑煞神來降服王老虎，其志可憐，其愚蠢又未免可笑。他正在一面瞧，一面思量，門外忽然有人拍着手走近來道：「哈哈！痛快！痛快！不知是那兒跑來的俠女，居然竟割下了王老虎的耳朵，殺傷了一衆惡奴，好像特地來代俺出氣，真正痛快極了！」鄭梅峯慌忙把燈放在原來的地方，正要過去開門，却又聽得那人咦了一聲道：「奇了！這是誰的騾車？怎麼停在俺門前。剛才聽得城裏人說那俠女是趁了部騾車出南門走的，遮莫是上俺家來了。」鄭梅峯再也忍耐不住，連忙打開

門，衝着門外一抱拳，笑道：「不錯，是到府上來了。」只覺一陣酒氣觸鼻，一個喝得醉醺醺的人跟踉蹌蹌的走進屋來，在鄭梅峯臉上瞧了半晌，忽然一伸手，挽住了他手腕，嚷道：「是你，是你，真是鬼使神差，活該俺劉坤元冤仇得報。請坐！請坐！咱們大家商量怎麼收拾王老虎。」鄭梅峯勉強忍住笑，正要開口說話，那老嫗嫗已從灶下跑了出來，喝道：「阿坤，你又喝飽黃湯，發酒瘋了！客人面前，一點兒規矩都沒有，胡言亂語的！」劉坤元沒有理會他母親，他瞧見翠雲娘跟在他母親後面出來，便霍的立身來道：「這位大概就是割王老虎耳朵的俠女了，幸會！幸會！」說着，撲翻身便拜。翠雲娘猛見一個梢長大漢推金山倒玉柱的拜倒在自己脚下，不由得吃了一驚，連聲嚷着：「怎麼了？」鄭梅峯也覺得不大雅觀，連忙過去攙扶起他來，笑道：「尊駕恁如此多禮，可不折殺了小女！到底那王老虎怎樣虐害良民，請坐下來，咱們大家詳談。」那劉坤元滿肚子冤苦，沒有個傾吐的機會，這時好不容易逢着個談話的對手，止不住興會騰舉，當下滔滔汨汨的說出一番話來，聽得鄭梅峯父女倆暗暗咋舌，義憤填膺。原來自從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入京火焚圓明園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固然是氣燄萬丈，就是來華的洋人和傳教士的勢力也炙手可熱。當時英法兩國和滿清政府增訂了幾項條約，法國條約中有一條是「仍准教士傳教」，不料充當翻譯的法國教士私自加添了「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土地，建造自便」一句，清政府昏愊糊塗，簽字承認，英美兩國的耶穌教士也就援例要求同享利益，到內地置產。這班教士用卑鄙無恥的欺騙手段得到了條約的保障以後，要是能夠循正當途徑去租買土地倒也罷了，可是他們却又偏愛用無賴手段強佔民間產業。譬如他們看中了某處房屋，就尋出一個無業游民來，硬指這房屋是他的，已經賣給了洋人，並串通書吏，私印文約，他們就把這房屋據為己有，驅逐業主出屋。後來覺得

這樣還嫌費事，但凡民間有什麼巨屋華廈，他們就硬指是當年的教堂，勒逼業主遷讓，此外對於地方上的會館，公所，庵堂，寺院，也向地方官盡情需索，充作教堂。至於他們傳教的方法，更是說來可氣可笑，真正信教的人，千百個中也難得一個，所有吃教飯的教民，都是地方上的土豪惡霸，或者是出錢買來的窮極無聊的人。那班教士的袋裏常常藏着大批金錢，收買中國的無賴，來者不拒，他們的目的顯然不是傳教，而是增殖教會的勢力。本來土豪惡霸，游民無賴，平素就以包攬訴訟，訛詐良民爲生，一經吃教，成了教民，依仗洋人的勢力，更是如虎添翼，無惡不作。就像那王老虎，十多年前還是個在東嶽廟裏趁錢的窮漢，日裏向人討些殘羹冷飯，夜裏裹着一條破蓆，睡在東嶽廟廊下，沒有一個人把他看在眼裏。自從教會勢力到了滄州，入教作了教民，便平地一聲雷的抖了起來，力量比地方上原有的紳士還要大過十倍，現在已有五六房姬妾，數百萬家私，他的房屋和田地都是從良善的人民手裏強搶硬奪得來的。劉坤元也是被害人中的一個，他的二十畝高粱地都是祖傳的良田，每年可以收百來石穀子，足夠他母子過活。不料兩年前王老虎佔了人家一塊田地，恰好在劉坤元旁邊，慢慢的侵蝕過來，竟把劉坤元的田全部圈了進去，硬說是他的產業。劉坤元氣不過，到縣衙門去告狀，縣官袒護教民，不但不准，反說他是訛詐，打了二十板，趕將出來。現在他只好幫人家種田過活，空下來就到城裏去喝酒散悶，一個勤勤奮奮的莊稼漢，就這樣平白無故的給毀了。鄭梅峯越聽越有氣，面孔漸漸的紅了起來，聽到結末，忍不住緊緊握着拳頭，在桌上猛槌了一下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這班洋鬼子竟在咱們中國無法無天的胡鬧！小翠，你說得不錯，要消滅王老虎這類惡棍，就得先消滅他們的靠山。一句話抄百總，不把洋鬼子趕出中國去，咱們中國人都沒法過活！」劉坤元站起來，兩手抱拳，笑道：「大叔，

你肯幹，俺奉你做頭領，咱們大家一條心，打洋鬼子去！」鄭梅峯躊躇道：「洋人並不可怕，就是他們的火器厲害，能够射遠，咱們要單憑弓矢刀劍和他廝殺，明透着得不到便宜。」劉坤元冷笑道：「洋人算得什麼，他們都是跌倒了不能爬起來的直脚人，（按：當時中國朝野確有此種意識，並非著者胡謔。）除了誑騙病人眼睛，拐了小孩子去挖腦髓合藥，就沒別的本領。你說他們火器厲害，這算得什麼！」他忽然跑到祭壇前去，把壁上貼着的那張黃紙符籙揭下來，貼在自己身上，笑道：「俺有了這，就可以刀槍不入，洋人的火器儘管厲害，也打不進俺身體。」鄭梅峯這時才明白那符籙的作用並不在咒詛仇人，却是一道刀槍不入的神符。他久在江湖上行走，對於一切祕密黨會都相當熟悉，但這時却瞧料不出劉坤元所信奉的是那一教門，猜想起來大概不外乎是白蓮教的支派。他正想向劉坤元打聽這符籙是從那裏弄來的，翠雲娘忽然孩子氣的問劉坤元道：「你說，你佩了這張符，就可以刀槍不入？」劉坤元道：「不錯！」翠雲娘道：「我倒不信，剛才我從王老虎派來的人手裏奪下一柄手槍，正是洋人造的火器，你敢不敢讓我打一槍試試？」劉坤元把胸脯拍得一片聲響的道：「敢！」翠雲娘一翻身，就預備到外面騾車裏去取手槍。鄭梅峯條的一個箭步，跳到門前，攔住翠雲娘的去路，喝道：「小翠，天夜了，你還拿刀動槍的幹什麼？快到灶下去，瞧瞧雜合麵煮好了沒有。」邊說邊向翠雲娘施了個眼色，意思是說他這個符籙不可靠，千萬不可妄試。翠雲娘回頭瞧了瞧劉坤元那副癡相，不覺低鬟一笑，到灶下取雜合麵去了。父女倆飽餐了一頓，劉坤元便掌燈引他們到右邊屋裏的炕上去安置，他自己則和他母親在灶間裏臨時搭了個地鋪睡。鄭梅峯低聲對他女兒道：「這漢子真是個粗人，咱們來了這半天，他統沒問咱們姓甚名誰，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翠雲娘道：「爹，你瞧他那符。」鄭梅峯道：「這大

概是白蓮教的符籙，靠不住的，他們的頭目也許會幾手金鐘罩，鐵布衫功夫，要說單憑這符就可以刀槍不入，俺可就不信。你這孩子也淘氣，真要和他試的話，還不是一槍一個透明窟窿！」翠雲娘和衣躺在炕上，問她父親道：「爹，咱們以後上那兒去？」鄭梅峯道：「俺這會子記起來了，從前在咱們鏢局子裏的孫立武孫大哥，現在也不幹了，在山東東昌府清平縣鄉間納福，咱們先到他那邊去住幾天，再定方針。」說着，也就上炕睡了。一宵易過。第二天天剛亮，便聽得劉坤元在外面嚷道：「大叔，醒了嗎？你那騾子俺已經給餵得飽飽的了。」鄭梅峯父女倆連忙起身，堂屋裏已經擺好了早餐，無非是小米粥和窩窩頭。劉坤元一面陪着他們吃喝，一面問道：「大叔今兒個還上城裏去不去？依俺說，王老虎這廝，割下他一隻耳朵來，罰得還嫌太輕，最好索性去結果了他！」鄭梅峯道：「不去了！咱們鬧了這麼大的亂子，不趕快遠走高飛，還準備去自投羅網嗎？我也知道你老哥受了王老虎的欺負，冤仇很深，巴不得咱們能代你報仇，把他一刀兩段。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像王老虎這種人，作惡多端，遲早總有他的報應，就是咱們現在不殺他，久後也必然沒有好死，老哥睜着眼瞧就是了。」劉坤元吞吞吐吐的道：「不是這樣說，俺留大叔在此，是佩服大叔和大姑娘的能耐，想請你們兩位參加咱們的教門。」鄭梅峯早就疑心劉坤元是參加了什麼秘密黨會的，這時從他的話中得着了證實。他雖然終年在江湖上飄蕩，但對於這些黨會却毫不感覺興趣，所以並不表示什麼。不多時吃喝完畢，鄭梅峯立起來，從懷裏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一兩光景，放在桌上，劉坤元忙道：「這算什麼？」鄭梅峯道：「慚愧，這一點兒小意思，算小可做的東道，請老哥買一杯酒喝。」劉坤元那裏肯受，兩下推讓了一會，鄭梅峯悄悄把銀子遞給女兒，叫她去交給那老嫗嫗，誰知北方民風淳樸，那老嫗嫗見兒子不受，也竭力推辭不要，太

陽却慢慢的從地平線上升起來了。鄭梅峯沒奈何，只好把銀子收起，招呼翠雲娘上了車，在車座上向劉坤元拱手道：「老哥，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劉坤元依依不捨的道：「大叔，祝你們一路平安，早早回來，咱們齊心合力，對付洋人。」鄭梅峯含糊應了一聲，一拉韁繩，騾車在門前轉了個半圓，便跑上大道，繼續向南進發了。

父女倆因為有了最近這次經驗，一路上就不敢隨便賣藝，惟恐再招惹出別的麻煩來，好在他們手裏相當有些積蓄，又有王老虎那十多兩銀子，所以旅途上倒也足夠對付得過去。其實他們不在路上賣藝倒是過慮，因為一經進入山東省境內，就可發見一種和直隸省內完全不同的現象，地方上雖然也有教民，有教士和教堂，但氣燄顯然沒有黨會來得強，他們一路行來，經過的農家，幾乎家家都設着祭壇，壇中供奉的人，有鴻鈞老祖，王禪老祖，二郎神，晏平仲，關聖帝君，釋迦牟尼，九天玄女，孫悟空，黎山老母等，不僧不道，不倫不類，非常可笑。鄭梅峯瞧着，不住搖頭，私下對翠雲娘道：「這樣攪下去，不知要攪成什麼一番局面，不過有一件事可以明白的，就是咱們中國的老百姓遲早要跟這班洋人和教民火併一下子。」翠雲娘道：「這些老百姓的頭腦雖然簡單，不過他們受不住洋人和教民的欺壓，要想起來報復，畢竟是有志氣的，咱們應該幫助他們才是。」鄭梅峯道：「且等到了孫立武家裏再作計較。我倒要聽聽他是什麼意見，是不是同情這些老百姓，是不是也在家裏設着祭壇。」

話休煩絮，他們從滄州出發，一路曉行夜宿，直到四月初才來到東昌府屬清平縣。這清平縣也和北方普通縣城一樣，可有一件事透着出奇，四野沒有一絲人烟，田裏的麥子已經成熟了，也沒有人去收割，騾車過去，田裏就撲刺刺飛起一大羣鳥雀來。鄭梅峯詫異道：「這

兒的人幹嗎都跑開了，瞧這樣子，孫大哥不見得會歇着不走。「他知道孫立武是住在清平縣東門外的一座村莊叫做南鎮上的，便一逕趕着騾子往東走。到得南鎮一看，可不是同樣的荒涼冷落，還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是有幾處民房東倒西塌，好像剛經過兵火的光景。鄭梅峯瞧了半晌，摸不着頭腦，又找不到人詢問，只好懷着個悶葫蘆繼續驅車向東。翠雲娘道：「爹，這兒好像剛打過仗似的，你瞧，路旁的房子倒塌了好幾處，這只有洋人的火器才會轟成這樣子，難道本地人跟洋人打過仗嗎？」鄭梅峯道：「俺也在納悶，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且趕到前面去問問，也許有人會知道。」一邊說邊鞭着騾子，離開了村莊。這時雖是四月初天氣，但太陽當空直曬，却也很熱。鄭梅峯趕了一會車子，猛可裏在一棵大樹旁邊停下車來，脫下身上的羊皮袍子，捲做一團，塞在車座下面，向翠雲娘道：「孩子，你也下來涼快涼快。」翠雲娘依言跳下車來，和她父親廝趁着在樹蔭下坐了。鄭梅峯嘆道：「咱們真是命運不濟，眼巴巴的跑了來，想找個落脚處，不料又出了這岔子！」翠雲娘道：「爹，咱們幹嗎不回到縣裏去問問，孫老伯也許搬進城去了。」鄭梅峯忽然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道：「孩子，虧你提醒俺，咱們且在這兒歇歇力，等會兒就往城裏趕。」這時，路上忽然發出一陣鸞鈴聲響，一個脚夫模樣的人騎在一匹雄壯的灰色馬上，從他們面前經過，鄭梅峯連忙站起來招呼道：「喂！朋友，請下馬來歇歇，俺有幾句話請教。」那人在烈日下馳走了一會，也正覺得熱，聞言果真翻身下馬，把韁繩拴在樹上，從腰帶上取下根短烟管，打着火鏢問道：「你老不抽烟嗎？」鄭梅峯搖搖頭，那人啣着烟管，坐了下來，悠悠然的抽了兩口道：「你老要問的，大概是這兒村莊上怎麼沒有人烟，那些房屋又怎麼東倒西塌的了？」鄭梅峯道：「不錯，俺正好像悶在鼓裏，不明白是怎麼會事。」那人道：「這事說來話長，有個義和拳，你老知道不知道？」

鄭梅峯剛把頭一搖，忽然想起在劉坤元家所見的一切，便道：「是不是身上佩了張神符，說是可以刀槍不入的？」那人道：「正是。這義和拳是白蓮教的別派八卦教的一個小派別，牠的特點是練習拳棒，所以叫做義和拳。可是現在牠的範圍却鬧大了，差不多山東直隸兩省，都有信奉牠的人。說到這義和拳範圍的擴大，却起因在咱們清平縣境內。在義和拳沒有起來以前，這兒最有勢力的是傳教的洋人和吃教飯的教民，教民中有一家姓王的和一家姓左的，就住在離此不遠的譚莊上，這兩家本來都是地方上的大族，信了教以後，仗着洋人的勢力，分外橫行不法，包攬詞訟，欺壓鄉愚，大秤進，小秤出，一意的賺昧心錢，但凡有拂了他們意思的，就給押着往縣裏送，縣裏因為他們是教民，萬事讓他們三分，沒理也給判成有理，逼着別人吃虧挨打了事，因此鬧得人人側目，輕易沒有人敢去惹他們。」鄭梅峯望着翠雲娘，點點頭道：「這也就跟滄州城裏的王老虎一樣，小翠，我不是同你說過嗎？天下烏鴉一樣黑！」那人不理會鄭梅峯的打岔，繼續說道：「那左家貼鄰，住了家姓張的，是個武舉人出身，頗有幾分膂力，平素瞧着那姓左的仗勢欺人，早已心懷不平。也是合該有事，有一天，張武舉家養的一隻大花貓，從屋頂上跳到左家廚房去偷食吃，一不小心，把一罐新熬的豬油潑翻了，給左姓的廚子發見，拳脚交加，頓時打死，這還不算，還把那貓開膛破肚，血淋淋的懸掛在門前，貓背上黏了張紙條，上面寫着張武舉的名字。張武舉氣不過，不免罵了幾句，把貓拿去埋了，誰知這一來竟觸怒了左姓，聚衆登門尋釁，把個張武舉打得遍體鱗傷。張武舉心不甘服，便到縣衙門去告狀，縣官因為左姓是教民，不敢受理，使用好言安慰了張武舉幾句，勸他息訟，張武舉沒奈何，只好勉強忍氣吞聲的回家。誰知這事傳到了左姓耳裏，左姓自恃在教，居然竟挾制官長，反要他重辦張武舉，縣官不敢不依，只好重新鎖拿

張武舉到案，打了幾板，以洩左姓之恨。這一來，左姓固然佔盡了面子，可是那張武舉平白無故的給左姓打傷，還要當堂領受官刑，這一口氣你說叫他怎麼能咽得下，回家越想越氣，茶飯無心，咬牙切齒，時刻以報仇爲念。他本來是自蓮教中的一個小小頭目，當下便號召生徒，先後來了五百多人，張武舉把左姓欺負他的始末情由對大家講了一遍，衆人聽了都代爲不平，江湖上人講究的是個義氣，於是便連夜歃血爲盟，焚香禮拜，誓爲張武舉報仇。第二天一早，一聲號令，把左家前後門團團圍住，這時左姓一門還都在睡夢之中，猝不及防，被張武舉率領衆人，破門而入，那左姓被一陣喧嘩聲驚醒，睡眼朦朧，摸不着頭腦，冤家路窄，恰好劈面撞着張武舉，手起一刀，人頭落地，那一衆徒黨個個如狼似虎，好像砍瓜切菜似的，見人便殺，遇物就剝，直殺到日上三竿，把左姓一家殺得精光，雞犬不留，屍橫遍地。那張武舉見左姓一門已經殺盡，心下思量，左王二姓，平素狼狽爲奸，無惡不作，常言道：斬草不除根，來春又發芽，左姓既已殺死，王姓豈可饒過，一不做二不休，不如趁此機會，把他一網打盡。當下一聲號令，又復率領徒黨，撲奔王姓家來，照樣給他殺了個精光。你老試想，他小小一名武舉，能有多大來頭，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聚衆殺人，屠滅人家兩門老小，真個是沒有王法了。當時由地保鄉約，飛報進城，那縣官連忙一面稟報上司，一面親自帶領三班衙役，會同營汛，前往剿捕，從來人命關天，那容片刻俄延，何況那張武舉手下徒黨有五百之衆，分明羽翼已成，殺人放火，非同兒戲，叛跡昭彰，罪不容誅，那縣官和一衆官兵來到譚莊，準備有一番大廝殺，誰知到得譚莊，却是人聲靜寂，四野蕭然。你道爲何，原來自從左王二姓被張武舉屠滅之後，直殺得雞犬不留，左近人家，早已逃避別處，就是那張武舉，見已肇禍，知道地方官決不肯和他甘休，也早俵分了左王二姓家財，率領徒

黨，共謀大舉去了。」鄭梅峯聽到這裏，不由得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怪道這兒怎麼四鄉沒有人烟，大概所有的老百姓都避禍逃走了。」那人道：「這話也不盡然，單是譚莊一處地方鬧事，也不會使四鄉人民懼禍，這裏面實在另有原因。原來那張武舉一舉殺了兩家人口，自知手段太辣，國法難容，當下便對衆揚言，事到如今，業已騎虎難下，如果一旦官兵到來，被捉住了，大家都沒有命活，索性背城借一，集合起來造反，殺盡洋人教民，和幫助洋人教民欺壓老百姓的官吏。這些人本都不是安分之輩，自然衆口一致的贊成，於是便在譚莊西北小屯地方高舉義旗，招兵買馬，一面築起深溝高壘，以防官兵剿捕。那張武舉自知聲望微末，不足號召，便和白蓮教暗通信息，請求援助，不久便來了個大師兄，曹州人朱紅燈，便自稱是明朝後裔，道法高深，力能呼風喚雨，降妖伏怪，那張武舉見他到來，滿心歡喜，便和他一起商議抗拒清兵之計。朱紅燈道：「一不做二不休，現在的事，當以收拾人心爲第一要義。於是便成立了義和拳這個團體，高舉「反清復明」的旗幟，專門和洋人，教民，以及袒護洋人教民的地方官爲難。過去官吏受教堂指使，袒教抑民，不論是非曲直，教民必勝，平民必敗。自從義和拳成立後，情形便不同了，凡是加入了義和拳的拳民，如果受到了官吏的欺壓，那麽一聲號召，千人立聚，兵刀森立，儼然好像敵國一樣，官吏在拳民的武力監視下，便不敢再左袒洋人和教民了，有時甚至不得不出錢設席，以求和解。義和拳不但保護拳民，就是對於普通老百姓也一律保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往往不惜性命，代爲伸理，因此深得一般老百姓的好感，紛紛參加，抵制官廳和教堂的橫暴，十多天裏，竟集合了八千多人，並公稱義和拳爲義民會。那張武舉見人心歸順，便和朱紅燈商量，約期起事。縣官知道勢難相敵，告急文書宛如雪片似的申報撫院，請求火速調大兵前來剿滅，以免滋蔓難圖。那

山東巡撫，名喚毓賢，乃是滿洲人，生得胸有四乳，口大容拳，本是山東一個試用知府，候補多年，只因他秉性陰狠，果毅敢爲，一八八八年上，張曜巡撫山東，委他署理曹州府知府，那曹州本是盜賊出沒之區，素稱難治，毓賢到任以後，一意以殺戮爲事，不上三月，已殺了所謂「盜賊」一千五百多名，大家給他上了個屠戶的綽號，那張曜却心喜其能，就奏聞朝廷，把他實授曹州府知府。這毓賢的官運真好，自從到任以後，便接二連三，不斷擢升，不到三年，便升本道，又不滿一年，便升本省臬司，不久藩司出缺，又升藩司，還未到任，撫軍出缺，朝廷因他熟悉本省情形，便委他做山東巡撫。當時看了告急文書，心中也不免暗暗吃驚，便傳見兩司和道府，大家上院商議軍情。議論多時，司道各官退去，那毓賢立刻札飭濟南府知府盧昌詒，叫他喬粧改扮，前往清平縣私訪，一面又傳親兵統領袁世敦到轅，當面交付他令箭一枝，叫他提兵前去，相機迎剿。那袁世敦接了令箭，不敢怠慢，回到公館，吩咐查點人馬，連夜拔隊登程，離開濟南，人啣枚，馬摘鈴，從小路往清平縣進發。兵行一夜沒有休息，黎明時分，到達清平縣屬的南鎮，忽然前面大霧迷路，模糊不清。那袁世敦見三軍走了一夜，業已人困馬乏，遂命紮定營盤，埋鍋造飯，一面差人往前路哨探，等到霧退天晴，再作道理。且說那差人獨自走了兩三里路，便到了村莊上了，只見村裏店面雖多，却四無人蹤，一陣風來，耳旁隱隱聽得金鼓之聲。那差人不聽猶可，聽了這鑼鼓聲，不覺呆了半晌，自言自語道：是了！這一定是義和拳在這裏作法，所以下了這般大霧，這還了得！當下急急忙忙跑回營盤，報告統領袁世敦道：「標下奉命往前村探事，不料匪徒正在作法，鑼鼓喧天，興雲吐霧，居民一概崇信邪教，田裏無人耕作，店裏無人作買賣，大家都在壇前羅拜。標下所探沒有一字虛假，請統領裁奪。」那袁世敦聽了此言，便道：「是了！這裏一定是

拳匪的巢穴了！」傳令立刻拔隊起程，就令探事差人在前引路，到得村前，擺好陣勢，一聲令下，衆軍便向着那鑼鼓聲發出的方向放了一陣排槍，只聽得霧中有人喊道：「不好了！諸葛丞相歸天了！」翠雲娘聽到這裏，不禁笑起來道：「你這人大概是個說書的，竟說得這樣活龍活現，難道你會親眼見過來？」那人也笑道：「小可雖不是說書的，生平却最喜歡聽說書，所以說起故事來，也就帶幾分說書腔調了。」鄭梅峯道：「你別打斷他，讓他說下去。」那人接着說道：「且說那袁世敦聽得霧中有人說諸葛丞相歸天，分外證實了他所判斷的不錯，便向衆人道：『你們聽見了沒有？這一排槍，一定把他們的軍師打死了，趕快趁此機會，把匪徒剿滅乾淨，衆軍聞言，個個都想爭先邀功，於是接連放了幾陣排槍，幾門大砲，霎時間，但聽得房屋倒場的聲音，和鬼哭人嚎的聲音，攪成一片，恍似山鳴谷應，石破天驚！圍牆缺處，只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自相踐踏，四處逃生！袁世敦立刻傳令三軍，攔阻兜殺，這一殺，直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可憐無辜良民，都死於槍砲之下，那袁世敦毫無知覺，還當他們都是匪徒呢。不多時紅日東升，霧退天晴，袁世敦令兵丁紮住，自己攜了個戈什哈走進村莊去，只見村莊內滿街屍首，毫無人影，有好幾處民房被砲火轟塌，信步行來，走到一處，前面有座小廟，寫着關帝廟三個大字，廟前搭了一座戲檯，檯上堆了許多戲衣，和那刀槍劍戟之類，這時也被砲彈打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再看地下的屍首，也有抹着花臉的司馬懿，也有戴着鬚鬚的諸葛亮，也有打去一腿的，也有洞穿肚皮的，一個個躺在地下。袁世敦看了一會，忽然明白，不由得哎喲一聲道：「不好了！這是他們在這裏演戲酬神，並不是與妖作怪！俺誤剿良民，怎生是好！當下沒精打采，趕回營盤，吩咐拔隊起行，路上恰好遇着那喬粧私訪的盧知府，兩人便一同反省，去向撫軍請罪。那毓賢聽了情由，直氣得三尸暴

跳，七竅生烟，登時傳令要把袁世敦斬首，治他亂殺良民，洗滅村莊之罪。後來還是司道各官求情，才暫時貸他一死，發交首縣看管，只把那輕事重報的探事差人正法。經過了這一番事變以後，四鄉民衆恐怕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都紛紛搬往城裏去了，所以才鬧成這荒涼冷落的光景。」鄭梅峯聽完了那人的話，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原來如此，可憐俺那孫立武孫大哥，一定也在劫數之內，玉石不分，做了無辜冤魂了！」那人道：「你老認得孫老拳師嗎？他可沒有遭難，早在兩個月前，就搬往天津去了。」鄭梅峯不由得跌脚道：「早知道他已上天津去，俺也不巴巴的跑到這山東來了！」那人望了望日影，把旱烟管插在腰裏，上前解下馬韁繩來道：「說了這半天，俺的口也乾了，且上城裏喝碗茶去。再見！」說罷，翻身上馬，鸞鈴响處，那馬揚開四蹄，霍拉拉的跑下去了。

### 第三章 旅途迍遭賢東仗義

兩人坐在樹下，好久沒有作聲，大家都沒精打彩的。半晌，翠雲娘才懶洋洋的道：「爹，孫老伯既然已上天津，咱們也不必再到城裏去了，現在打算上那兒去？」鄭梅峯把手握着領下的幾莖微鬚，沉吟道：「俺一時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向前走，到那裏是那裏，反正咱們在江湖上浪蕩，還不是四海爲家。」翠雲娘搖頭道：「這不行，總得有一個目的，咱們上天津去好不好？」鄭梅峯皺眉道：「俺這會子心發慌，不想上北方去，倒想往南邊去散散心，聽說上海自從開埠以來，非常熱鬧，俺活了這一大把年紀，關東關西，山左山右，都留下過俺的足跡，就沒上南邊去過，多僭能往上海玩一趟，俺就死也瞑目了。」翠雲娘道：「往上海

去，路遠着哩！並且那地方也不知是什麼樣子，常言道：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就怕不許開場子賣藝，咱們去也沒有生路！」鄭梅峯道：「這可不至於，聽說那地方遊戲場大雜耍有的是，也跟天津一樣，咱們這玩藝兒也許正投合他們的脾胃。真要不許賣藝，俺就是去給人家當看家護院的教師也行。」翠雲娘啣着嘴，不高興道：「你去給人家當教師，剩下俺怎麼辦？」鄭梅峯瞧了翠雲娘半晌，微嘆道：「你這孩子，統不明白爲父的心！自古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人長得這們高了，難道不成就跟着俺在江湖上浪蕩一輩子？瞧着你這俊臉蛋兒，俺就捨不得把你配給一個粗眉大眼倚聲倚氣的北方人，這一趟到南邊去，準備給你找一個俊俏的女婿，也了却俺一樁心願。」這番話把個翠雲娘羞得滿面通紅，扭過頭去道：「沒來由把俺作耍！你不喜歡倚聲倚氣的北方人，俺可也不喜歡妖聲妖氣小旦似的南方人！」鄭梅峯道：「那你準備怎樣？」翠雲娘道：「俺就是不嫁人，情願跟着爹過這一輩子。」鄭梅峯道：「俺死了呢？」翠雲娘臉上突然一陣淒惶，低着頭不作聲。鄭梅峯立起身來，仰天打了個哈哈道：「好孩子，別發傻了，快起來，跟俺上南邊玩去。」翠雲娘默默的上了車，不再作反對的表示。從這天起，他們就開始了長途跋涉，沿着運河線一路南下，在丹徒口過了長江，再循着滬寧鐵路往東，路上足足走了一月光景，直到舊曆端陽節過後才到上海。翠雲娘從小生長在農村，長大後跟着父親在江湖上流轉，足跡所經，都是質樸粗野的北方城市，生平從未到過這種繁華熱鬧的地方，這時瞧着六街三市，車水馬龍的喧闐景象，不覺目瞪口呆，好半晌說不出話來。就是鄭梅峯，雖然久在江湖上行走，經驗豐富，到了這裏，也好像劉姥姥入大觀園，不免有些手足無措。他們的驛車進入租界，走了不多幾步，便被一個像鑲鐵塔一樣的印度巡捕攔住了，嘴裏噤哩咕嚕的不知說些什麼，硬要把車子拉走。

鄭梅峯竭力跟他爭辯，無奈他操的保定府口音的北方話，連路上人都多半聽不懂，別說是那印捕了。彼此僵持了好一會，才有一個熟諳北方話的人告訴鄭梅峯，說那印捕是因為他們行車違犯交通規章，要把車子帶到捕房裏去。一面又代他們向那印捕說情，說他們大概是從北方初來，不懂租界上的規矩，請他不必過分認真，那印捕才放他們走了。翠雲娘在他們爭執時，幾次忍不住要動武，直到那印捕放了手，才氣憤憤的對他父親說道：「爹，你瞧，洋人多麼不講理！咱們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走，他管得着嗎？」鄭梅峯歎道：「這兒是租界，租給了他，就好像是他的地方了，一切都該他來管！怪來怪去不怪別的，總怪咱們國勢太弱，才由得人家欺負，要是咱們中國強了起來，洋人敢這麼橫行霸道嗎？俺不成了！孩子，你還年青，別忘了，得給咱們中國出一口氣。」

因為出了這個岔子，鄭梅峯便不敢在路上多溜躑，趕快找了家中等客棧名叫福昌旅館的安下身來。父女倆人地生疎，出門不辨東西南北，只好悶在客棧裏，空有滿身本領，無處施展。鄭梅峯不由得懊悔起來道：「小翠，咱們真不該到南邊來！常言道：寶劍贈與烈士，紅粉售與佳人，瞧這兒的人這們文弱，恐怕不見得會懂咱們的武藝。你那走繩的玩藝兒也許有人愛瞧，可是這兒走路都得按規矩，叫咱們往那兒去找場子？」翠雲娘咕囔道：「俺早說別上這兒來，你老人家不聽，偏要餓着肚子來玩，現在可玩得好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再要趕回北方去，俺可沒這氣力了！」鄭梅峯給翠雲娘餓着肚子的一句話提醒，忽然一拍腦門道：「俺倒忘了，小翠你查點查點，咱們還剩下多少銀子。」翠雲娘依言，從衣包裹取出個手巾包來，打開攤在桌上，鄭梅峯看了，頓時倒抽了一口冷氣，止不住愁上生愁。原來他們這一趟南下，路程相當遼遠，一路上使費很多，雖然也曾賣過幾次藝，畢竟斷得有限，貼

補不了多少。現在包裹只剩下三四兩散碎銀子，所有的積蓄已全在這裏了。當時的生活費用雖低，憑這幾兩銀子到底也對付不了多少日子，單是在上海過活都不夠，不要說回北方去了。鄭梅峯歎了一口氣，叫翠雲娘把銀子收起來，又着手儘在房裏踱方步，悶悶不樂。直到天色黑下來，茶房進來問他們要不要開飯，才頹然的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叫茶房送進飯菜，另外打了一角酒，自斟自飲，一面自己慰解道：「罷了，明兒到碼頭上去瞧瞧，也許會撞着什麼鄉親。再說，這裏到底也有不是租界的地方，聽人說城隍廟裏很熱鬧，各種雜耍都有，也許可以找着賣藝的場子。」當下獨自喝了幾杯悶酒，一納頭倒在舖上睡了。

不料這一睡，竟再也爬不起來，原來鄭梅峯上了年紀，不勝旅途風霜勞頓，加之這時又是黃梅時節，天氣乍冷乍熱，乍晴乍雨，身體最不容易調攝，一個不留心，感冒了風邪，在身體內部埋伏着的病根就一箍腦兒的發作了出來。病的來勢很猛，額角上發着高熱，嘴裏糊裏糊塗的說着嚙語。翠雲娘年青識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境遇。急得只有哭泣的分兒，偏偏南方人情浮薄，沒有北方那樣淳厚，那茶房見鄭梅峯生了病，不但不加憐恤，反而恐他死在他店裏，儘着在翠雲娘面前絮聒，不是問她本地有沒有什麼親戚，就是攛掇他們上路。翠雲娘心裏正在着急，給他一逼，不由得犯了小性，罵道：「你這廝好沒來由！俺住在你店裏，只要不短少你的房飯錢就是了，儘是來吵什麼？」那茶房道：「姑娘，話不是這樣說，做生意的人誰都要討個吉利，現放着你爹這樣大一把年紀，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小店裏可担不起這干係！」翠雲娘見那茶房說話不中聽，不禁氣得粉臉通紅，嗆啞一聲，從兵器堆中拔出把寶劍來，在桌上拍了一下道：「你這廝敢咒俺爹死，俺先叫你沒有命活！」她這一嚷不打緊，可把客棧裏所有的旅客都驚動了，大家都聚攏到門前來看，那茶房口齒伶俐，對着一

衆旅客，口若懸河的儘是批駁翠雲娘的不是，翠雲娘雖然在江湖上歷練慣了，並沒有小女兒的靦靦怕羞態度，却是笨嘴拙腮，從來不會在口舌上討人便宜。只好由着他去說。衆人見翠雲娘兇神似的仗劍立在房裏，全沒有女孩兒家文靜的氣概，當時還是封建時代，一般人的見解都認爲年青女人應該躲在閨房裏做針線，連出外拋頭露面都覺得不該，何況是拿刀動劍。因此不由得都透出不以爲然的神氣來。翠雲娘見大家都不直她的所爲，這氣可就大了，正待當衆訴說那店夥不該乘她父親臥病在床，反而來逼拶她，人叢中忽然闖進一個青年來，向那茶房喝問道：「陳四，你在這兒吵些什麼？」那茶房見了那青年，就像耗子見了貓似的，垂着雙手，恭恭敬敬的回答道：「小老闆，這位大姑娘忒嫌不講理，小的見她父親生了病，好意勸她請郎中撮藥，她不但聽，反而拿起寶劍來，吓唬小的！」那青年笑罵道：「我把你這該打的油嘴，我在這裏聽了半天了，你是枉口白舌的在咒人家死，幾曾勸人家請郎中撮藥來？」那茶房吃那青年排揎了一頓，嚇得閃過一旁，不敢作聲。翠雲娘偷眼瞧那青年，只見他穿着藍綢長衫，玄色團花一字襟馬褂，生得面如冠玉，丰神俊逸，雙目奕奕有神，她從來沒有瞧見過這種俊俏後生，不禁心中一動，赧然的把頸子低了下去。那青年却滿面春風的向她拱手道：「這位姑娘請了，小可邵本榮，這家福昌旅館，就是家父開的，小可從小喜歡醫書，略略懂得一些醫理，我看尊大人這病大概是感冒風邪，並不十分厲害，小可斗膽想給他把一把脈，不知姑娘是否贊同？」翠雲娘見人家對自己施禮，自己却還手握寶劍，這未免透着不情，慌忙把手裏的劍扔下。倉卒間却又不知道怎樣向人家還禮，不禁窘得面紅頸赤，恨沒有個地洞鑽將下去。邵本榮見她窘迫，也不再說什麼，自顧走到鄭梅峯榻前，在他床沿坐下，伸出手來給他診脈。那茶房這時却走過來，脅肩諂笑的向翠雲娘說道：「姑娘，你好

造化，我們這位小老闆，雖然不掛牌行醫，醫道却非常高明，給他看好的病人已經有不少了。他平常難得到店裏來，今番鬼使神差，也是你們老太爺合該五行有救。」翠雲娘不理他，瞧着邵本榮坐在那裏代她父親把脈，忽然想起自己空自着急，却沒有想到代父延醫，現在用不着出外去請，竟有人登門自薦，這種熱腸古道，委實近世少有，心裏不禁暗暗感激。邵本榮把鄭梅峯兩手的脈都仔細診過，又扳開他的口來，看了看舌苔，點頭道：「這是勞傷太過，風邪入於腠理，以致神智不清，並沒什麼大病，只要給他開一張疏風祛熱的方子就是了。」當下便喚那茶房取過筆硯來，開了張藥方，交給他道：「你趕快到對過存心堂藥舖把藥撮來，要多少錢，到帳房裏去支。」翠雲娘覺得勞人家看了病，還要施捨藥錢，太說不過去，忙道：「撮藥的錢俺這裏有。」邵本榮笑着立起來道：「姑娘，這一些錢，你也用不着客氣了，常言道：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一個人在外作客，總是比較困難的，你有錢，留着慢慢使吧！」一面又對那茶房道：「你可不要只把藥撮來就算數，人家在外作客，隨身可不帶着爐灶，你要把藥拿到灶下去，煎成了藥湯，再送進來。」那茶房答應着走了。翠雲娘見邵本榮照應得這麼週到，心裏越發感激，暗想：大家都說南方人情涼薄，不料也有這種好人，真是千聞不如一見。邵本榮本來還想詢問翠雲娘的姓氏來歷，因見房外圍着看的人還很多，惟恐涉嫌，便拱一拱手道：「姑娘，你服侍尊大人把這帖藥吃下去，大概要不了幾個時辰，就可以清醒過來了，我明天再來看你們。」說着便辭了出來。觀衆也都散了。翠雲娘關上房門，把寶劍收起，坐在病父床前，只覺得沒情沒緒的，心上好像憑空掉了什麼東西，真要問掉了什麼，可又說不上來。過了一會，茶房端了碗藥湯進來，幫着翠雲娘把鄭梅峯的身子扶起，撬開牙關，把藥湯一匙一匙的餵着他喝了，才拿了空碗出去。翠雲娘衣不解帶的

侍候在病父身邊，她這時平添了不少希望，先前的焦急早已拋在九霄雲外了。果然那藥很有效驗，不多片刻，鄭梅峯的額角上開始冒出汗來，接着全身毛孔都往外淌汗，忽然一翻身坐起來道：「小翠，俺……俺在那兒？」翠雲娘見父親已經清醒，心中大喜，連忙把手按住他道：「爹你別動，聽俺告訴你。」當下便把他忽然病倒以及邵本榮仗義施診給藥的事詳細說了一遍。鄭梅峯以手加額道：「天下居然有這樣的好人，他現在在那裏，讓俺去謝謝他。」翠雲娘道：「他不住在這客棧裏，聽他說，明天還要來看咱們。」鄭梅峯見翠雲娘容顏憔悴，眼眶下黑了一圈，心裏不由得憐惜起來，忙道：「小翠，你也辛苦了，快去睡吧！現在難得有這位邵先生幫忙，他是本地人，一定熟悉地方上的情形，咱們有他指教，可就用不着愁了。」於是各自安歇。鄭梅峯放下了心，這一夜就睡了個旅途中從來不曾有過的好覺，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第二天早上醒來，便又生龍活虎的，簡直和沒有生過病一樣的了。茶房送洗臉水進來，見鄭梅峯已像沒病人一樣，坐在床上，便向翠雲娘笑道：「恭喜，你們老太爺已經完全好了，我們小老闆的醫道不錯吧？」翠雲娘心上還記着昨日的氣惱，不去理他。那茶房討了個沒趣，拎着茶壺出去了。他這裏剛出去，邵本榮已經走進房裏來，翠雲娘連忙站起身，對她父親道：「這位就是邵先生。」鄭梅峯呀了一聲，正要下床施禮，邵本榮已經搶前一步，按着他的肩頭道：「老先生病剛好，請躺着靜養，不要動！」一邊說邊坐下在他床沿上，伸手代他把脈。鄭梅峯謝道：「老漢初到貴地，不幸就犯了重病，多蒙邵先生熱心仗義，施診給藥，老漢心上實在感謝萬分！」邵本榮道：「老先生不必客氣，這些小事，小可該得效勞，不值得放在心上。」說時，已把兩手的脈分別診過，又道：「老先生的風邪已經完全退了，不過吃虧是上了年紀，中氣不足，還得靜心調養，千萬不可勞動，且讓小可再開

一張調元補虛，順理提神的方子。」於是坐到桌前去，見昨天取來的筆硯還擺在桌上，便找了張紙頭，開了藥方。翠雲娘見機，等他寫完最後一個字，便把方子取過去，嫣然一笑道：「這方子，讓俺自己去撮藥吧。」邵本榮這次並不表示異議，却回頭向鄭梅峯道：「不敢動問，老先生貴姓大名？作什麼生理？此刻又是從什麼地方來？」鄭梅峯道：「說來慚愧，老漢鄭梅峯，是個走江湖賣解的，一向在北方混事，因為聽人說上海地方繁華，想趁還留着一口氣，沒有下世以前，來瞧瞧熱鬧，不料剛到貴地，就犯了病！」邵本榮道：「老先生從北方來，可知道義和拳已經在那邊鬧得天翻地覆了嗎？」鄭梅峯駭然道：「這義和拳的名字，老漢還是在山東省清平縣境內初次聽到，並且聽說有位統領叫袁世敦的，帶兵下鄉去勦滅義和拳，却把無辜良民勦死了許多。」邵本榮道：「這已經是一月前的事了，現在情形又已完全不同，那山東巡撫毓賢自從袁世敦誤勦良民以後，一方面恐怕再鬧同樣的笑話，另一方面又鑒於義和拳聲勢浩大，不敢向他們攻擊，於是便改勦為撫，恰巧西太后這時提倡辦保甲團練，毓賢便出告示曉諭義和拳，說只要他們能夠改名義和團，便承認他們是民間團練，可以公開活動。那朱紅燈却也見機，趁勢把反清復明的旗幟改爲扶清滅洋，這一來便名正言順的成爲合法團體了。從此義和團便打起扶清滅洋和毓字的大旗，公開在各縣設立拳廠，吸引反對洋人和教民的羣衆加入義和團，勢力越發擴張。不過他們的目的只想迫使外國傳教士退出中國，中國的人民脫離洋人的教會，所採的方法普通是恐嚇，最多也不過近於虐待，並沒有傷害人命毀壞教堂的行動。洋人却認他們的行動是叛逆，蓄意和他們爲敵，鼓勵教民向他們挑釁，常常無緣無故的侵犯義和團，一面故意向外作誇張的報告，說義和團的聲勢如何如何厲害，洋人的生命財產時刻都在危險之中。恰好這時德州地方又發生一起教案，美國教士

有意擴大事態，奔到北京，向他本國公使康哲告了一狀，美國公使就到總理衙門說了毓賢許多壞話，並說倘若貴國不將毓賢革職，以後敵國的人不能再到山東傳教，恐於邦交有礙。清廷迫於無奈，只好遵命撤換毓賢，改放袁世凱做山東巡撫。那袁世凱是個媚外的洋務派，又是一個比毓賢更厲害的大屠戶，他擁有強大的私人軍隊，殺人是他的慣技，到任以後，一意主剿，聯合青島德國軍隊和各地教堂武裝，協力攻擊義和團，直殺得山東境內，義和團不能容身，一齊逃到直隸境內。被消滅的義和團有十餘部，連最初起義的朱紅燈也戰死了。山東境內，非拳民也被冤枉殺死了不少，大家都恨袁世凱入骨，公稱他爲袁鼈蛋，並在撫署門外照壁上畫了個紅頂花翎的大烏龜，伏在洋人屁股後面，以示痛恨。「翠雲娘聽到這裏，忍不住咬牙切齒的道：「這袁世凱可不是個大漢奸嗎？幫着洋人殺戮自己的同胞，他到底安的是什麼心？」鄭梅峯伸了伸舌頭道：「咱們幸虧早南下一步，要不然，恐怕也給這袁世凱殺掉了！可是話又得說回來，既然義和團被殺得在山東境內不能容身，怎麼又會鬧得天翻地覆的呢？」邵本榮道：「這毛病就出在毓賢身上，他因爲洋人進京說他壞話，以致朝廷把他革職，不由得遷怒起洋人來。他本是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剛毅的門生，那剛毅與端王載漪十分交厚，二人狼狽爲奸，端王的兒子溥儀剛被立爲大阿哥，西太后因前年戊戌維新一事，深惡光緒帝，一心想把他廢掉，本來預定今年元旦叫光緒帝讓位給大阿哥，先期令李鴻章運動各國公使入宮慶賀，不料竟被各公使拒絕，因此端王深恨洋人，念念不忘報復，那毓賢到了北京，便去覲見剛毅，由剛毅引他去見端王，兩下話得投機，端王不覺把自己的心事透露出來，說可恨洋人阻撓，不許廢去皇帝，你有什麼方法，叫孤家父子早正大位，那時候隨你要什麼，都在孤家身上。毓賢便獻計道：現在義和團衆遍佈山東和直隸兩省，以扶清滅洋爲

名，我想這一班人，朝廷倘若稍加撫循，叫他同心保國，攻打洋人，倒是個莫大的助手，等到把洋人一齊殺盡，那時殿下建了大功，一切權柄都在掌握之中，誰還敢違拗殿下。端王大喜稱善，次日上朝，便大大的保舉了毓賢一本，放他做了山西巡撫。一面又進宮去見西太后，力陳義和團義民可用，並說他們打着扶清滅洋的旗幟，其志可嘉。西太后這時正因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逃往香港，受英人保護，便叫李鴻章去做兩廣總督，向英人交涉引渡，英人却執意不肯，心上正自有氣，聽了這扶清滅洋四字，覺得很是入耳，便命剛毅和刑部尚書趙舒翹去引導義和團進京師來。這時義和團因為在山東境內不能容身，便都跑入直隸境內，他們一到直隸，立刻和多數民衆結合起來，天津，保定，通州，成爲義和團的中心區域。直隸總督裕祿起初態度很強硬，認爲義和團是邪教亂民，一意勦辦，可是義和團和農民結合在一起，聲勢非常浩大，官兵接連在任邱和涞水二處打了兩個大敗仗，尤其是涿州地方的義和團，竟集中二三十萬人，佔領縣城。裕祿無力控制直隸省的政權，同時洋人又不斷對他施行壓力，要他消滅義和團。在這種形勢下，他只好也像毓賢那樣承認義和團是合法團體，以保自身的安全。於是使用八人大轎，恭恭敬敬的迎接靜海天津一帶的義和團首領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進天津城。那張德成本是個船戶出身，自幼精通拳棒，有一天偶然走到獨流鎮上，看見有兩個孩童當街練習拳腳，他看了一會，不覺哈哈大笑道：此等拳腳，何足爲奇，經我一指，管教你們不能動彈。那兩個孩童起初還不相信，後來試驗一下，果然不錯，正在嘖嘖稱奇，不料事有湊巧，劈面來了兩個大漢，紅巾紅帶，裝束離奇，見了張德成，一聲不響，納頭便拜。張德成回禮不迭，忙問兩位貴姓大名，仙鄉何處？兩個大漢慌忙起身攔住，也不說出自己姓名，便問道：你老不是前壇的祖師嗎？張德成生性機伶，這時已經明白，便答

道：正是，兩個大漢道：今蒙仙師降臨，是敝村大衆之福，便請仙師到壇居住，以便弟子們朝夕受教。張德成點頭答應，從此便做起他們的大師兄來，托言鴻鈞老祖附在他的身上，武藝自然高強，槍砲不能近體。他的傳授徒衆，雖然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却無非以降神爲主，至於降神的方法，則以八卦分門。「乾」字門中的人，入壇後俯伏壇前，由大師兄前來替他焚符唸咒，請神下降，又叫這人堅合上下牙齒，張口呼吸，直到口吐白沫，大師兄便高聲說道：老祖已降，大衆一齊磕頭膜拜。大師兄就順手取過一件兵器，交在這人手裏，這人自能舞動如飛。「坎」字門中請神，也是這樣，不過叫這人儘力跳舞。等到他氣喘汗流，神才算降下。這時，剛毅和趙舒翹也已到了涿州，撫慰義和團，並引導他們入京，路上恰好和奉調進京的甘軍董福祥不期而遇，那董福祥也是個有名的頑固派，和剛毅臭味相投，他有一個義弟李來中，原是陝西義和團的總頭領，進京以後，經董福祥引進內廷，覲見了西太后兩次，命他做京師義和團的總頭領，於是義和團便和甘軍聯合起來，掘鐵路，燒教堂，毀電線，把京津一帶鬧到天翻地覆了。「鄭梅峯道：「邵先生，這義和團的事，你怎麼知道得這樣詳細？」邵本榮道：「這都是我在報紙上看來的，有些是根據北方來的人傳說。」鄭梅峯望着翠雲娘，點頭歎道：「小翠，俺不是同你說過，洋人和教民這樣的欺負咱們，這世界一定要變的，可沒想到會變得這麼快，俺剛一轉身，他們已經轟轟烈烈的鬧起來了。」翠雲娘嘻着嘴直樂道：「變得好，變得好，那班洋鬼子和教民，平素只知道欺壓咱們中國老百姓，活該叫他們遭受這種報應！」邵本榮訝道：「你這位姑娘，也贊成義和團？」鄭梅峯道：「她不

是贊成義和團，她是反對洋人和教民橫行不法。」遂把他們在滄州賣藝遭受王老虎欺負以及翠雲娘懲治他的一番情形從頭說了一遍，又道：「邵先生，依你看，這義和團會不會成事？」

會不會把洋人趕出中國去？」邵本榮搖頭道：「據我看來，多半難成氣候，因為他們的前提先犯了錯誤，這義和團的羣衆大都是農民，他們憤恨洋人在中國橫行，要把洋人趕出中國去，這種志向是很純正的，可是他們沒有正確的領導，相信邪教，那班大師兄要他們扶清滅洋，他們也就盲目地跟着跑，他們統不想想，滿清和洋人實在差不了多少，洋人固然要反對，滿清也同樣要反對！」鄭梅峯聽到這裏，不由得探頭向窗外瞧了瞧，低聲道：「邵先生，你說話留神點兒！」邵本榮笑了笑，繼續說道：「洋人所以能夠在中國橫行不法，多半是滿清政府的懦弱無能造成的，要趕跑洋人，就得先推翻滿清，現在他們反而扶助滿清，這怎麼成？」鄭梅峯掩耳不迭的道：「邵先生，你話說到那兒去了？這是要砍頭的呀！」邵本榮不理他，自顧說道：「他們要扶助滿清，却不知道滿清是個扶不起的阿斗！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六十年來的歷史，充滿了失敗和恥辱，憑這種政府，能夠和洋人打仗嗎？如果各國聯合起來，再來一次英法聯軍，你想，憑義和團那班人的血肉之軀，能夠抵擋他們的槍砲嗎？什麼祖師降身，槍砲不入，那簡直是胡話，我壓根兒就不相信。」鄭梅峯父女倆雖覺他的話有理，但總不免有些異樣的感覺，翠雲娘首先表示不服道：「邵先生，你這話未免太長洋人的志氣，滅咱們自己的威風了！」邵本榮笑道：「姑娘，我說的是老實話，要趕跑洋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得先革掉滿清政府的命，然後再由我們中國人建立起一個強固的政府來，纔能把洋人趕出中國去。」鄭梅峯惟恐邵本榮再說出什麼犯忌諱的話來，不願意再把這談話繼續下去了，便岔開道：「邵先生，勞駕給指點指點，老漢初到貴地，路徑不熟，要想同了小女翠雲娘出外賣解，可不知道往那兒找場子？」邵本榮道：「老先生，我先問你，你住在上海，是短局還是長局？」鄭梅峯怔了一怔道：「老漢是保定

府人，這次到上海來，全是爲的玩耍，並不作長久打算，不過現在北方在鬧義和團，看起來恐怕不是一年半載能夠了局，俺就不想長住也不行了！」邵本榮道：「要長住，單靠賣藝度日可不成。」鄭梅峯不由得低下了頭道：「俺也這樣想，要不靠賣藝，就只有給人做看家護院的教師了，這種事，恐怕一時不容易找着機會吧？」邵本榮道：「事情可真湊巧，有一位做過河口督辦的王繼志，現在隱居在上海，他家請的一位護院教師叫劉鎮邦的，新近腿上生了個爛瘡，連走路都不方便，別說給人家護院了，王督辦有心想另請一個，小可和他家的賬房郭元泰相熟，給你老去說說可好？」鄭梅峯大喜過望道：「有這樣的事，勞駕趕快去說，如果能夠成功，老漢沒齒不忘大德！」翠雲娘在一旁撇着小嘴道：「爹，你去給人家做教師，丟下俺怎麼辦？」鄭梅峯笑着向邵本榮道：「俺這個閨女，始終是俺的累贅，邵先生，你瞧，有沒有事給她薦薦？」邵本榮道：「她有什麼本領？」鄭梅峯道：「她會走繩。」邵本榮的眼珠移到了翠雲娘那雙小腳上，不由得撲哧一笑。翠雲娘覺得他帶有輕視的意味，止不住滿面嬌嗔，有心要露幾分能耐給他瞧瞧，猛可裏一聳身，像飛鳥一樣的躡出了窗戶，直躡到對面房簷上，笑吟吟的立住了腳。邵本榮出於意外，不禁喝采道：「好本領！」鄭梅峯走到窗前喝道：「小翠，快下來，青白天日，別讓人家瞧了奇怪！」翠雲娘飄然落地，一個箭步，重新躡進了房中。邵本榮拱手道：「憑姑娘這種能耐，要是到張園味蕪園等地方去獻藝，準能夠轟動一時。不過這事不能性急，且讓小可和幾個朋友商量一下，再作計較。」說着，告辭走了。

#### 第四章 星稀月黑俠女劫監

鄭梅峯下床來，把邵本榮送到門口，瞧着他走進賬房間去後，這纔安心地吐了一口長氣，回頭向翠雲娘道：「小翠，這可好了，從來說，天無絕人之路，俺往常還不大相信，現在可親身體驗到了。真是鬼使神差，三不知的撞上這兒來，遇着這麼個好人，要不然的話，憑咱們這般空手掙飯量力求財的人，在這入地兩生的地方，沒人幫襯，空有滿身本領，也是枉然。」翠雲娘却不高興道：「俺就不喜歡他那目中無人的樣子，太把人給比下去了。」鄭梅峯正色道：「小翠，你可別這麼說，人家邵先生是至誠君子，他並沒有瞧不起咱們的意思，不過起初不知道你的能耐，難免有點兒誤會，等到你顯了那一手，你瞧他多麼佩服，俺猜他準會給你找一個很好的賣藝場子。」翠雲娘故意把頸頸一歪道：「俺可不希罕他給找場子！」鄭梅峯道：「你瞧，你這孩子，怎麼儘犯小性？常言道：窮人無本，工夫是錢。你不賣藝，憑咱們手裏這一點錢，夠使嗎？人家邵先生一番好意，你可別白白辜負了。俺這會子倒勾起點兒心事，不知道這位邵先生可娶過了親沒有。」翠雲娘猛聽了這話，胸口止不住撲撲亂跳，夾耳根子紅了起來，嗔道：「好沒來由！人家娶親沒娶親，干你甚事？」說着，拿了藥方，搭訕着出外撮藥去了。鄭梅峯目送着她的背影，暗暗點頭，他知道他這愛女平素眼界雖高，對於這位彬彬儒雅的青年却也已經芳心暗許，平素一提起她的親事來，她就沒口子的反對；像今天這樣嬌羞滿面的態度，是從來不會有過的。現在所担心的只有兩件事，第一是恐他已經娶了親，第二是恐他存着門戶觀念，看不起他們這般走江湖賣藝的人。

邵本榮却很熱心，過了兩天，又忽忽的跑了來，對鄭梅峯道：「關於薦護院教師的事，小可已託人去問過王督辦家的賬房郭元泰先生，帶回來的口信說是很表歡迎，小可已經寫了封介紹信在此，老先生可帶了信去找他，他自會安插。小可還有些別事，不能奉陪老先生同

去了。」說着，便從身邊取出封介紹信來，又道：「小可也知道老先生對這裏的路徑不熟，已經雇了輛洋車在門口，關照他來回接送，老先生到王督辦家去過後，可仍舊趁着原車回來。」鄭梅峯見他照應得這般週到，止不住謝了又謝。當下便乘了洋車，上河口督辦王繼志的公館去。到了門前，下車一看，只見黑漆牆門，高大門樓，一副做官人家的富貴氣派，好像無形的在拒人於千里之外。鄭梅峯是個草野小民，生平就怕見官面，見了這種氣派，腳下不禁趑趄起來，不敢造次舉步。拿着信在門前呆了一會，忽然把心一橫，暗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己到此地步，正好似末路窮途，好容易有人給薦了個事，再要怯場，往後的日子怎麼過？想到這裏，不由得勇氣百倍，於是便楞頭楞腦的往門裏闖。還沒走上階沿三步，裏面忽然走出個門房模樣的人來，衝着鄭梅峯喝道：「你是誰？進來做什麼？」鄭梅峯把手裏那封信高高一舉，陪笑道：「勞駕進去通報一聲，俺要見這兒的賬房郭元泰先生。」那門房向鄭梅峯渾身上下打量了半晌，滿臉透着輕視的神氣，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可不是給你當差的！」鄭梅峯瞧着他那模樣，心裏不由得有些冒火，可是轉念一想，上山擒虎易，仰面求人難，自己現在正在求人的時候，萬事都只得忍耐一些，於是便下氣柔聲的，繼續陪笑說道：「勞駕！俺是人家薦來給你們宅上護院，請進去通報你們的賬房郭元泰一聲。」那門房仍舊愛理不理的道：「你到這兒來找人，可懂規矩不懂？」鄭梅峯怔了一怔道：「什麼規矩？」那門房不耐煩道：「嘿！你這個人真是老粗！老實對你說，我不管你找誰，你要進這個門，就得先拿出門包來。」鄭梅峯這纔明白了，原來這傢伙是要錢，這一着却是他預先沒有料到的，此刻身邊一個錢都沒有，要再回到客棧裏去取，未免透着費事，只好和顏悅色的對那門房道：「等俺見過了郭先生，把事情談定局了，少不得要請你老哥喝茶。」那門房搖

頭道：「不行！你要進這個門，就得先拿出門包來，誰知道你的事情談得成談不成。」鄭梅峯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生平從來沒有受過這種腌臢氣，雖說人不辭路，虎不辭山，但要真沒辦法，也只得認命。他拚着把這事鬧決撤了，譬如他沒有遇着邵本榮，邵本榮沒有給他引薦。於是便伸出拳頭來，在那門房面前幌了一幌，冷笑了一聲說：「門包沒有，拳頭倒有的是。」那門房一聽，氣往上衝，嘴裏罵罵咧咧的，一個虎跳，向着鄭梅峯便撲。鄭梅峯那裏把他放在眼裏，輕輕把他的臂膀朝懷裏一帶，又向前一送，咕咚一聲，便把那門房摔了個仰八叉。那門房掙扎着爬起身，正作勢打算再撲上來，忽然門外一陣吆喝，一頂綠呢大轎由兩個轎夫抬着直奔門前而來，原來王督辦恰好拜客回來了。轎子停在門前，轎帘一揭，走出一個紅頂花翎方面大耳的人來，他把手摸着八字鬍子，威嚴地問那門房道：「何順，你跟誰在吵？」那叫做何順的門房彎着腰，兩手筆直下垂，恭順地答道：「回大人的話，這老頭兒無故上門來囉唆，小的趕他走他不走，反而動手打人！」鄭梅峯慌忙搶前一步，高舉着那封介紹信道：「大人，別聽他胡說，俺是人家薦來給宅裏護院的，想找這兒的賬房郭元泰先生，這小子想跟俺討門包，硬攔着俺不讓進去！」王督辦從鄭梅峯手裏把信接過去瞧了一遍，不由得瞪了何順一眼，喝道：「還不趕快去請郭師爺出來。」何順嚇得倒退了兩步，諾諾連聲的進內去了。王督辦便招呼鄭梅峯一同進去，到了廳上，郭元泰已迎將出來，他先和鄭梅峯相見過了，敘了幾句客套，看過信，便問王督辦道：「東翁的意思怎樣？」王督辦道：「好是好，就是年紀太老了些，恐怕抵禦不了強徒。」鄭梅峯在旁，生恐事情決撤，忙道：「小人年紀雖老，十來個毛賊，自信還對付得了。」王督辦道：「你會使什麼兵器？先試兩手瞧瞧。」原來這王督辦本是個武弁出身，大廳上就陳列着十八般兵器架子。鄭梅峯告

了個罪，從兵器架上取了支長槍在手，走下院子裏去，擺開門戶，便把他的梅花槍絕技施展了出來，舞得院子裏只見槍花，不見人影。王督辦禁不住連聲喝采，待他舞畢，便眉花眼笑的吩咐伺候在一旁的何順道：「你引這位教師爺到耳房裏去，叫那姓劉的趕快上路。這小子真懶賴，儘是賴着不肯走！」鄭梅峯知道事情已經定局，從容把槍放回兵器架上，向王督辦道：「小人還得回去收拾收拾，趕明兒再上宅裏來伺候。」王督辦點頭應允，鄭梅峯又向郭元泰道了勞，然後告辭出來，仍舊坐了原來的洋車，回到客棧。翠雲娘接着，問道：「爹，事情成功了嗎？」鄭梅峯喜形於色的道：「成了！」當下便和翠雲娘計議，他現在已經有了職業，不用再在江湖上流浪，那輛騾車已沒有用處，不如把牠賣掉，免得白費草料。翠雲娘也表示贊同，就恐一時找不到主顧，誰知試和那伺候他們的茶房陳四一說，陳四却沒口子說容易，原來這時上海租界上還沒有通行汽車，馬車是最時髦的代步工具，這種騾車式樣雖舊，但騾子可以充馬，車輛也可改造，所以陳四一力擔承代他們出售，不過諄囑他們不要告訴邵本榮，鄭梅峯知道他想從中撈摸幾個外快，便也笑着答應了。

到了晚上，邵本榮又過來探問消息，鄭梅峯告訴他事情已經定局，邵本榮也自代他歡喜。他看了翠雲娘一眼，便對鄭梅峯道：「關於你們姑娘賣藝的事，我已經和好幾位朋友商量過了，他們都認爲憑這種能耐，要是能到張園或味蕪園去獻技，準能鬧動一時，困難的是這兩處地方本來都售賣門票的，如果在園裏再賣一次門票，別人未必高興，如果不再賣門票，那你們姑娘白費辛苦，得不着好處。」鄭梅峯道：「不能在園裏另開場子嗎？」邵本榮笑道：「你老以爲這也跟玩猴子戲一樣，敲着小鑼向人討錢，這可不行！這裏的人就愛貪小便宜，你要不先向他們收錢，他們準會一個大也不給。」鄭梅峯搔頭道：「這可怎麼辦？」

邵本榮道：「有一個朋友想出了個辦法，就是和園主人商量，叫他把門票加價，譬如本來賣二十文一張的，改賣三十文一張，這多加的十文，就歸你們姑娘，一個人十文，十個人百文……」鄭梅峯攔住他道：「你別往下說了，我知道，這辦法最好沒有，比咱們一面玩一面討錢強過萬倍，像上海這種大地方，一天趁幾百吊錢也不難。這可是俺閨女的造化，邵先生，勞你的駕，就請趕快進行吧！」邵本榮道：「這可性急不來，得先跟園主人商量，恐怕捕房裏還得捐照會——這租界租給了洋人，倒好像是他們的一樣，我們中國人反而一舉一動都不自由，真正氣數！」鄭梅峯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道：「老漢明天便要搬到王督辦公館去了，給人家護院，可不能常常出來，剩下俺閨女一個人住在這兒，俺很不放心，還望邵先生多照顧她點兒。」邵本榮嘴裏答應，臉上却顯出一種不自然的神氣。鄭梅峯知道他恐怕涉嫌，有心想把自己心頭隱藏着的一個願望坦白地吐露出來，於是便輕輕咳了一下，翠雲娘望着她父親的嘴，好像猜到他要說什麼了，覺得一陣不好意思，回身就向牀背後走去。可是鄭梅峯只乾咳了一陣，終於沒有勇氣把話說出口來。邵本榮來看過他們多次，早已熟不拘禮，這時見無話可說，便自顧走了。

第二天，茶房陳四代他們賣去了騾車，送來了十餘兩銀子，鄭梅峯便請陳四陪同他到衣莊上去，置了一副鋪蓋，一身短褂褲，一件單長衫，餘下的銀子都給了翠雲娘。這天午後，就獨自雇了一輛洋車上王督辦公館來。那門房何順因為昨天吃了他的虧，今天猶有餘憤，無奈主人已經聘用了他，無法可施，只好覷機會再想法報復。當下引着他去見過王督辦和郭元泰，便帶他到耳房裏來。耳房裏坐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蟹殼臉，鷹爪鼻，滿臉酒刺，這時正獨坐在桌前喝酒，一條左腿斜擱在另一張檯上，褲腳管高高的捲了起來，腿上生了個爛

瘡，膿血淋漓，蒼蠅飛繞，滿屋裏都充滿了臭氣。何順好像有心要引他們起鬨似的，一進來，便高聲說道：「新官上任，舊官請出，姓劉的，你識相點，該上路了！」鄭梅峯知道這漢子便是以前在這裏護院的教師劉鎮邦了，忙衝着他拱了拱手。那劉鎮邦却大模大樣的坐着，既不還禮，也不抬身，兩眼朝天，冷笑了一聲道：「攆俺上路嗎？可沒這麼容易！俺在這兒護了五年院，統沒出一點錯縫兒，現在腿上長了瘡，就要攆俺走，連養老金也不給，夠多麼沒良心！俺偏不走，看你怎麼攆俺？」說着，又一仰頸子，喝了一口酒，輕視地問鄭梅峯道：「你這老頭兒，有什麼本領？」鄭梅峯看不過他這種態度，一伸手把他面前的筷子取過來，在空中一夾，夾住了一個蒼蠅，笑道：「俺沒別的本領，就只會捉蒼蠅，劉教師本領好，請也捉兩個給俺瞧瞧。」劉鎮邦果真取過筷子去夾，夾來夾去，那裏夾得着半個，不禁面紅頸赤，勉強解嘲道：「這不算希奇，要講真實功夫，俺可不輸給誰。」說着，猛的伸手在櫓上拍了一巴掌，櫓上頓時清清楚楚的現出五個指印。鄭梅峯冷笑了一聲，駢着兩指輕輕在櫓角上一剝，那櫓角便像受了斧劈似的，落下一截來。劉鎮邦自知武藝比不上人家，便只顧低着頭喝酒，再也不言語了。鄭梅峯覺得這人毫無禮貌，也懶得和他多搭訕，獨自走出去，把這屋子坐落的方位和屋內屋外的形勢仔細踏勘了半晌，仍舊回到耳房裏來。不多時，廚房裏送上飯菜，那劉鎮邦毫不客氣，儘揀好菜吃，筷如雨下，霎時間便像風捲殘雲似的，幾隻菜碗都已碗底朝天。鄭梅峯悶悶不樂的勉強吃了兩碗飯，那何順統不進來招呼，房裏只有一張牀，劉鎮邦吃過了飯，早已直挺挺的躺在牀上，伸手伸脚的，把大半張牀的地位佔據了去。鄭梅峯沒奈何，只好打開舖蓋，勉強在他旁邊躺下，那一陣陣的酒氣和腿瘡的臭氣，直燻得他一夜沒有好睡。第二天起身，只見自己剛買來的八成新的被褥，被劉鎮邦腿上的膿

血染得斑駁陸離，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暗想：這樣下去怎麼得了，還不如早把這差使辭了罷，免得活受罪。於是，吃過了早飯，便去找賬房郭元泰，把劉鎮邦的情形約略說了一遍，並透露出想辭職的意思，郭元泰安慰他道：「不要緊，我和你同去見東家說話。」當下便帶了鄭梅峯去見王督辦，細說劉鎮邦如何無禮放肆，王督辦勃然大怒道：「這傢伙真不要臉！他打量我攆他不掉！你們先出去，我立刻去拜會上海道，派兵來攆他。」於是便衣冠穿戴，出門上轎，吆吆喝喝的走了。鄭梅峯不願意明透着給劉鎮邦過不去，好在白天裏也不會有什麼大胆的強盜來劫院，便走出門去，在左近溜躑，帶着認路，信步走進一家小茶館裏去喝茶，只聽得茶館裏沸沸揚揚的，大家都在談着義和團在北京城裏鬧事，燒教堂，殺洋官，並且還和董福祥的軍隊聯合起來進攻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鄭梅峯聽了，心下不禁駭然，暗想：自己幸虧早一步南下，要不然，恐也難免和他們攪成一鍋粥，不過眼見得北方如此大亂，一時斷難回去，自己雖在南邊找着了事，可是長此以往，怎麼得了，自己年紀已老，女兒還未出嫁，現在雖蒙別人仗義援手，究竟好像水上浮萍一樣，沒有着落，越想越犯心事，悶悶的喝了幾杯茶，付了茶錢，仍舊踱將回來。剛走到門前，只見幾名兵勇，押着劉鎮邦一癩一拐的從裏面出來，那劉鎮邦嘴裏罵罵咧咧的，一眼看見鄭梅峯，便罵道：「好小子，有種的，別走！大爺回頭要不找上你，不姓劉！」鄭梅峯覺得不犯着他計較，便也不理他，自顧走進門去。那王督辦正和郭元泰在大廳上談義和團在北京城內鬧事的情形，看見鄭梅峯進來，便道：「那姓劉的已經給攆走了，這傢伙也不是什麼好東西，難保他不暗地懷恨，你以後可得多留心一些。」鄭梅峯應了聲是，退了下來。

從此鄭梅峯就在王督辦公館裏護院，他的職務很清閒，白天尤其無事可幹，可以由着他

去坐茶館，或者回客棧去探望女兒。那被他捧過一交的門房何順，本來深恨着他，這時見他得着宅上信任，便也改換了一副態度，顛倒來趨奉他了。鄭梅峯是個直心腸的漢子，總覺得自己初來時有些對他不起，這時見他改換態度，反而很覺高興，和他相處得很好。

光陰過去得很快，一轉眼又是十來天，有一天午後，鄭梅峯從茶館裏喝茶回來，在一條小巷前盪過，忽見何順鬼鬼祟祟的在巷裏和一個人交頭接耳的說話，那人的側影看上去很有些像劉鎮邦。鄭梅峯心裏詫異，正想走近去看個仔細，何順已經看見了他，慌忙把那人一推，迎上來笑道：「鄭師傅，有空嗎？今天我們上張園去玩，張園裏新來一個走繩索的賣解女郎，叫什麼翠雲娘，小腳兒一些些，本領可大得驚人，不但會在繩索上要弄各種花巧，還會一面走繩，一面舞刀弄棒。」鄭梅峯本來懷着個疑團，想問何順方才走去的人是不是劉鎮邦，這時聽何順這樣一說，心裏不由得一喜。暗想，自己幾天沒回客棧去探望女兒，不料邵本榮已經把事情攪成功了，並且聽何順的話，他女兒賣解的事簡直闖動了全上海，去看熱鬧的人一定很多，不知她已經趁下多少錢了。他正在暗地怙愾，何順却一拉他的手腕道：「去！去！鄭師傅，我們先去喝兩杯，再上張園去。今天我做東道，你可別客氣。」鄭梅峯因爲心裏高興，便也不推辭，他這時已把先前對何順的疑心，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兩下廝趁着向前走去。依着何順的意思，本想先去喝酒，鄭梅峯却因爲心裏惦記着女兒，執意要先往張園，何順拗他不過，只好陪着他先上張園去。到得園門前，鄭梅峯不由得揉了揉眼睛，幾乎疑心自己眼花看錯了，只見園門前人山人海，路兩旁一字長蛇陣似的擺滿了亨斯美馬車，園門頂上高紮着綵牌樓，中間標着翠雲娘三個大字，四周還有一串五顏六色的電燈圍繞着。瞧這個氣派，如果真照邵本榮所說每張票子抽十文錢的話，不知要有多少錢攢，恐怕一天千

餘吊也並非難事，自己這趟南來，本是漫無目的，不想時來運湊，竟攪成這番局面，實非始願所及。他正瞧得目瞪口呆，樂得心花怒放，何順却已買了兩張門票，拉他一同進園去了。園裏地方雖大，大家却都趨向着同一的目標。那地方是一片廣場，場上豎着好幾根五彩木柱，這是邵本榮的朋友們想出來的花樣，他們覺得一根繩太單調，不能吸引觀衆興味，也無法施展技藝，所以在場中豎了幾根木柱，把繩子佈成了兩等邊的三角形。鄭何二人進去時，翠雲娘正在繩上獻藝，她已經換了一身裝束，就像戲臺上的武旦一般，周身綾錦，衣履一碧，相貌益覺豔麗，鄭梅峯越看越歡喜，忍不住暗暗喝采。他剛走近人圈，迎面便走過來一個青年，衝着他拱手道：「老先生，你也來了！」鄭梅峯一看這人，正是邵本榮，慌忙抱拳稱謝道：「多蒙邵先生費心，這樣大的場面，大概破費了不少吧？」邵本榮笑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玩藝兒闖動，還不是歸看客破鈔，小可和敝友們不過墊着使罷了。」鄭梅峯瞧着何順在旁，覺得不便多談，便向邵本榮點點頭道：「邵先生，你多照應，咱們改日再談。」說着，一扯何順，走到另一邊去。何順不明白他們談些什麼，不住嘖嘖的道：「鄭師傅，倒瞧你不出，在上海人頭真熟，連這種貴家公子，也來和你打交道！」鄭梅峯笑了笑，不說什麼。兩下瞧了一會，鄭梅峯恐被他女兒看見，儘是把頭埋在人叢中間，何順却不住跟着大家喝采，又推推鄭梅峯道：「鄭師傅，你看見嗎？那翠雲娘包得好一雙小脚！」鄭梅峯恐他再往下說出什麼不規矩的話來，忙一拉他道：「時候不早了，咱們走吧。」何順兀自戀不捨，一步三回頭，直到出了園門，才嚥下一口涎沫，對鄭梅峯道：「鄭師傅，咱們喝酒去。」鄭梅峯滿心想回公館去告個假，再到客棧裏去探望女兒，便推辭道：「不必吧，俺還有事，改日再叨擾。」何順挾着他的臂膀不放，邊走邊說：「不忙，時候還早哩，你有事。」

去喝兩杯再辦也來得及。」鄭梅峯却不過何順的好意，看看天，太陽還沒有落山，翠雲娘一時還不見得會散場，覺得去攪落兩杯也不妨事，便不再推却，由着何順把他拉進一家正興館那裏去。何順叫好了酒菜，就挑起大拇指來，恭維鄭梅峯道：「鄭師傅，你的本領着實不含糊，我佩服你，別的不說，你初來那天耍的那套槍法，我就出世以來從沒有瞧見過。」鄭梅峯得意地道：「這是俺鄭家獨門絕技，叫做梅花槍，共有六十四路。」何順在鄭梅峯面前的酒杯裏滿滿的斟上一杯酒，又道：「鄭師傅有了這種本領，該是天下無敵的了，如今却給人家看家護院，未免透着有些委屈。」鄭梅峯歎道：「你可別這麼說，常言道：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俺這些能耐算得什麼，比俺本領高的人多着哩！」遂把自己年青時給人保鏢，在潼關道上遭遇挫折的事詳細說了一遍。何順在他說話時，不住在他杯子裏斟酒。鄭梅峯這天因爲心裏歡快，差不多酒到杯乾，不知不覺的喝了許多酒。何順一面勸他喝，一面有一搭沒一搭的找出話來和他說，話題逐漸引到了翠雲娘身上，何順沒口子的稱贊她的輕功好，說她的走繩和鄭梅峯的槍法可以稱爲雙絕。鄭梅峯軒眉微笑，他正待告訴何順說翠雲娘就是他的女兒，忽然想起何順先前在小巷裏和那貌似劉鎮邦的人鬼鬼祟祟計議的樣子，不禁自己警醒自己道：這小子不可靠，俺可得留神點。於是話到口邊又嚥回去了。同時也由於這一警醒，才發覺窗外的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心裏暗暗發急，惟恐來不及趕回客棧去探望女兒，便停杯不肯再喝。那何順却似乎蓄意要灌醉他，做好做歹的畢竟又灌了他兩杯才罷。鄭梅峯素來不善喝酒，生平還是第一次喝得這樣醉醺醺的，這時一站起來，便覺得天旋地轉，頭重腳輕，不由得慌道：「不好！俺走不來了！」何順暗暗歡喜，口裏却說：「不要緊，我來扶你。」當下會了錢，扶着鄭梅峯，一溜歪斜的走出酒館去。鄭梅峯給門外的涼風一吹，

意識漸漸的清醒過來，酒却一陣一陣的往上湧，忙道：「咱們還是僱洋車回去。」何順好像故意要挨磨時間，搖頭道：「用不着，天氣很涼快，夜裏又熱鬧，我們還是慢慢點走回去。」鄭梅峯疑心何順不肯再花車錢，覺得自己今天畢竟破費他多了，不便強他，只得由他扶掖着走。無奈越走越不得勁，走到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忽然哇的一聲大吐起來。何順却趁他嘔吐的時候，悄悄從身邊取出一樣東西來，望他外褂的口袋裏塞。鄭梅峯是個有功夫的人，早已覺察到了，等到吐完，便問：「你把什麼東西塞在俺身上？」何順吃了一嚇，慌忙笑道：「沒什麼，是我從酒館裏拿來的兩隻酒杯。」鄭梅峯暗想：這小子真損，吃了人家的，還要順手牽羊！兩隻酒杯能值幾何，也要偷了來，可見他在王公館裏手脚一定不乾淨，以後倒要早晚留心着他點。想着，也就不再追究，仍舊由他扶着，轉彎抹角，一步步走回王公館來，將要走近門前，忽聽得一片聲的吶喊：「捉強盜！」從門外望過去，隱約可見院子裏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鄭梅峯這一嚇非同小可，酒意差不多完全嚇醒了，連忙撇下何順，便朝門裏跑。一口氣跑到院子裏，正要開口問賊人從那方面進來，忽然背後一陣風過，一下粗大的悶棍正打在他頭上，痛得眼前金星亂冒，咕咚一聲，栽倒在地，痛暈過去。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方始悠悠然的甦醒過來，只見屋裏燈燭輝煌，王督辦穿着便服，高高坐在上面，見他醒來，便怒喝道：「鄭梅峯，我待你不薄，你這廝怎敢勾通匪徒，前來搶劫？」鄭梅峯聽了這話，只覺得耳朵裏嗡的一響，這一下打擊，簡直比那一悶棍還要厲害，連忙申辯道：「小的剛同何順從外面喝酒回來，聽得院子裏在喊捉強盜，慌忙跑進來幫同捉拿，冷不防給人一悶棍打倒在地，幾曾和匪徒勾串過來！」王督辦冷笑道：「好油嘴！我且問你，你衣袋裏藏的是什麼？」鄭梅峯伸手到外褂口袋裏去一摸，摸出一隻翡翠鼻烟壺來，不由得怔了一怔。

王督辦道：「這是我常用的鼻烟壺，怎麼會到你袋裏去了？現在真賊實據已經拿着，你還有什麼話說？」鄭梅峯沒口子的呼冤道：「小的也不知道這鼻烟壺是那裏來的，不過剛才何順會把一樣東西塞在小的身邊，說是他從酒館裏偷來的兩隻酒杯，小的也沒留心。這分明是何順有心坑害小的，還望大人明鑒！」何順連忙搶前一步道：「大人，別聽他胡說，小的並沒同他出去喝酒，剛才在院子裏幫同拿賊，看見他揣着什麼東西從裏面慌慌張張的跑出來，急忙趕上去一棍把他打倒，不料他身上果真揣着大人的鼻烟壺。」鄭梅峯聽何順說剛才的一悶棍是他打的，這才完全明白，原來這小子記着初來時的一摔之仇，蓄意想報復，自己生平坦直待人，不疑有他，竟鑽進了他早已佈好的圈套！於是何順先前和劉鎮邦在小巷內鬼鬼祟祟的計議的那一幕又清清楚楚的在他眼前重現出來，便一五一十的對王督辦說了一遍。王督辦聽了半信半疑，撫鬚沉吟。賬房郭元泰在旁力言此事內幕可疑，瞧鄭梅峯的樣子，分明喝醉了酒，如果他和外賊通同，不會先把自己灌醉；再說，他如果是從裏面跑出來，何順那一棍應該打中他的前額，不應打在他的後腦勺子上。王督辦道：「郭師爺，你的話雖然有理，不過其中有兩點透着可疑：第一，從來不聽說他有酒癮，偏偏今天出了岔子，他却在外面喝酒。第二，那翡翠鼻烟壺明明是從他身上搜出來，就說是別人有心栽他，他不是死人，豈能毫無覺察？」郭元泰想了想，也覺無話可說。於是王督辦揮一揮手，叫手下人好生看着鄭梅峯，一面開具失單，準備明天一早向捕房報案。郭元泰却趁這忙亂中間，叫人飛奔福昌旅館給邵本榮送信去了。

這時，翠雲娘和邵本榮等都已回到了旅館裏，邵本榮的幾個朋友正忙着在結算賬目，原來他們爲了避免每天結賬麻煩，和園主約定每三天拆賬一次，根據售出的票根核對。這次結

算的結果，三天裏共售去七萬八千二百餘張票子，每票以十文計算，共應派得七千八百餘吊，所有的錢都已用車子載來，靠壁堆着，幾乎把半堵牆壁遮滿了。翠雲娘看着幾個茶房川流不息的把錢搬進來，不由得啊呀了一聲道：「這許多錢，俺一時可使不完！」伺候她的茶房陳四這時忙得屁滾尿流，一會兒給她送茶，送手巾把，一會兒給她打扇子，把個翠雲娘巴結得不亦樂乎，只差沒有跪下來抱着她的腿喊親娘，聽了她這樣說，便笑道：「這還才只三天呢，要是演上一個月，這間房子裏準得全堆滿了錢！」邵本榮皺眉道：「這些錢全堆在這房裏可不行，沒有妥人看管，就是掉了兩包，一時也查不出。我看還是都搬到賬房間裏去，兌成銀子，我另派一個人給姑娘專門管理賬目，姑娘要有什麼使費，就到賬房裏去拿，這樣辦可不方便得多？」翠雲娘點首稱善，於是邵本榮便指揮茶房把錢搬往賬房去，又走到一個角落裏，向翠雲娘招招手道：「姑娘，你過來，我有話和你說。」翠雲娘這時和邵本榮雖已親近了許多，但這種態度却是他們間從來不曾有過的，不禁粉臉一紅，緩緩的走將過來，臉上很透着幾分不好意思。邵本榮却不作理會，低聲說道：「姑娘要是一時用不了這許多錢，小可斗胆有一個提議，想請姑娘把這些錢提出一部分來捐助革命黨。」翠雲娘愕然道：「革命黨？」她雖聽邵本榮提過幾次革命，却不知道革命是什麼，更不知道革命黨是幹什麼的，正要向邵本榮詳細追問，邵本榮見她高聲嚷了起來，房內外間雜人又多，不禁急得連連向她施眼色，一面又把話岔開去道：「姑娘，今天你在張園獻藝，你們老太爺也來瞧過了。」翠雲娘道：「真的嗎？邵先生，你怎麼不指引給俺？」邵本榮道：「他旁邊另外有人，他好像很怕那人知道他和你的關係，連我都避着不多說話。」翠雲娘道：「俺也正在記掛着他，邵先生，你給個地址，讓俺去探望探望，俺趁了這些錢，也該告訴他，叫他歡喜歡喜。」邵本

榮答應了，正要開地址給她，陳四忽然進來道：「小老闆，外面有人找你。」邵本榮應聲走了出去，只聽得他在外面連聲說：「怎麼了？這是那裏來的話？」又道：「你先回去回復貴上，說我知道了，請貴上也多多幫忙，想法子營救！」半晌，蒼白着臉走進房來，對翠雲娘道：「姑娘，這可怎麼是好！尊大人在王督辦公館裏護院，給人誣栽他和外賊通同搶劫，現在已給看管了起來，明天就要解送捕房。唉！這都是小可不是！小可本是一番好意，沒想到會出這意外的岔子！」說着，滿面惶恐。翠雲娘呆了一呆，忽然雙眉一豎，拔劍在手，冷然的對邵本榮道：「邵先生，勞駕在前帶路，咱們立刻上王公館去！」邵本榮連忙攔阻道：「姑娘，天夜了，有事明天再說吧。王督辦家的賬房郭元泰是小可好友，剛才也是他派人來送信的，看來決不會委屈了尊大人。再說，萬事有理可講，也用不着這麼動刀動劍的。」邵本榮的朋友們也都起身相勸，翠雲娘這纔銜了銜銀牙，拋下寶劍道：「邵先生，俺相信你！這事可是你的來頭，別的不說，俺爹要有什麼三長兩短，俺認你是個至誠君子，俺的寶劍可不認得你！」說時，聲音不怒而威，邵本榮不禁打了個寒噤，忙道：「姑娘，請放心，這事全在小可身上，決不使尊大人稍受委屈。夜深了，請安置吧，好生將息，準備明天用全力去營救尊大人。」說着，向他的幾個朋友施了個眼色，大家出房去了。到了外面，又悄悄的囑咐陳四，叫他留心監視翠雲娘，恐她年青性躁，黑夜裏鬧出什麼驚人的舉動來。

翠雲娘救父心切，這一夜何嘗合眼，她雖覺邵本榮不像是什麼陰險小人，但岔子出得如此湊巧，使她總不能無疑。這一往邪路裏想，就覺邵本榮把她賣藝所得的錢都往賬房裏搬，一定也不懷好意。她暗暗拿定主意，只要老父能夠平安回來，或者沒有什麼破綻落在她眼裏便罷，要不然，她決不和邵本榮干休。就這樣胡思亂想了一夜，第二天天色微明，邵本榮就

進來了，看見翠雲娘還是昨天那樣的裝束，坐在牀上，雙眼密佈紅絲，就知道她一夜沒睡，不禁慚歎交并的道：「姑娘昨夜沒有睡嗎？其實事情並不見得十分嚴重，姑娘也用不着這樣焦急，小可今天一定全力營救，要不然，也無面目再見姑娘了！」翠雲娘看了他說話時的誠懇樣子，不覺疑慮盡釋，又想起當初老父生病時他仗義援手的情形，愈覺自己不該誤疑好人。當下一彎腰，從地上拾起寶劍來道：「邵先生，你別說了，俺都明白，事不宜遲，咱們這就走吧。」邵本榮說道：「姑娘，你要帶着寶劍去，那可不行！」翠雲娘噴道：「幹嗎不行？」邵本榮知道這位姑娘還不脫燕趙女兒的豪俠氣概，完全不懂得這受了帝國主義毒害的東方大都市中人民的眼光已經完全不同了，但這時也無法對她詳說，只道：「我們這趨去，並不是翻牢劫獄，帶了寶劍去，引起別人的疑心，反爲不美！」翠雲娘放下寶劍道：「依你，可是誰要把俺爹真的監禁了起來，說不得，俺可要翻牢劫獄的。」邵本榮雖覺得這樣也不妥，但也只好含糊答應了她，姑且看事行事，搭救起來再說。當下雇了兩輛洋車，一前一後的到王公館來。翠雲娘身上的裝束，和她在張園獻藝時一樣，完全未改，這宅裏的人多半會去看過她演技，這時見她進來，個個稱奇道怪，何順首先迎上來道：「這位不是翠雲娘嗎？來此有何貴幹？」翠雲娘衝着他問道：「俺爹在那裏？」何順詫異道：「誰是你爹？」邵本榮搶上前一步道：「管家，你昨天不是曾陪一位老先生上張園去過嗎？那老先生就是這位姑娘的父親。」何順暗暗吃驚，心想：不料翠雲娘竟是鄭梅峯的女兒，這事情可有些不妙，還是見機而作，趁早躲起來罷。於是假意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讓我進去通報。」說着，一溜煙跑進裏面，自去躲藏去了。邵本榮不知道他懷着鬼胎，等了一會，不見他出來，只好對另一個人道：「費心，請進去通報你們的賬房郭元泰一聲，說邵本榮求見。」那人答應着

進內去了。不多時，郭元泰迎將出來，邵本榮把翠雲娘向他介紹了，郭元泰便對她說道：「這事很冤枉，分明是設局陷害，我看那門房何順最爲可疑，現在我先引你去見令尊，等會兒你再跟我們內東談談。」當下便引他們到耳房裏去見鄭梅峯。鄭梅峯雖給幾個人監視着，却並沒有細上手腳，看見翠雲娘進來，眼裏不由得落下淚來道：「小翠，俺給人坑了！可惜了俺這一世英名！」翠雲娘心裏一酸，忍不住撲上前去，抱住了她父親，問道：「爹，這到底是怎么會事？」鄭梅峯歎道：「總怪俺不該得罪小人，又是直心直肚的，不省得有那些詭詐！」遂把進門第一天，何順怎樣向他強索門包，他沒有給，反把他摔了一交，因此懷恨在心。昨天怎樣看見何順在小巷內和已革職的教師劉鎮邦鬼鬼祟祟的商議，後來何順又怎樣邀他上張園，上正興館去喝酒，在回來的路上，何順又怎樣乘他嘔吐的時候，悄悄把翡翠鼻煙壺塞在他身邊，及至回到公館，聽見裏面在喊捉強盜，他連忙飛奔進來幫同拿賊，何順又怎樣在背後把他一悶棍打倒，前後情形，詳細敘述了一遍。翠雲娘聽了，咬牙恨道：「這賊子真是鬼計多端，他現在那裏？」邵本榮在一旁提醒她道：「姑娘，他就是我們進來時第一個上來同我們說話的人。」翠雲娘道：「着！着！這小子，俺一眼就瞧出他不是好東西！待俺去找他算賬！」說着，把袖子緊了緊，便待出去。鄭梅峯剛喝得聲：「小翠，慢着，你別胡來……」門外忽然一陣靴聲囊囊，走進一個人來，正是河口督辦王繼志。郭元泰連忙給邵本榮和翠雲娘引見，王督辦把手一攔，却向鄭梅峯道：「你剛纔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你可能担保你所說的都是真話嗎？」鄭梅峯道：「小的可以起誓，若有片字虛假，情願死於亂刀之下。」王督辦點點頭，邵本榮又上前證實道：「那何順昨天確實會同鄭老英雄到張園去過，否則小可也不會認識他。」郭元泰也道：「他既然會同鄭教師上張園，一定也會同他去喝酒。

他昨晚不是說沒有出去過嗎？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他是在撒謊了。這事情很容易明白，那正興館大概離張園不遠，只要帶同何順和鄭教師去對證，問昨晚有沒有這樣兩個人來喝酒，就可以水落石出了。」王督辦摸着鬚鬚，沉吟了半晌，他到底不是糊塗人，試把前後情節貫串起來，早已脈絡分明，洞若觀火，止不住點頭道：「的確是這小子使歹！」

這時事情已經完全明白，王督辦遂一迭連聲的喊「找何順！」宅子裏亂了一陣，下人上來回報：「何順不見了，後門大開着，大概已經偷偷溜跑。」王督辦跺脚道：「我不會防到這一着，沒把他也看管起來，現在案子已經報進捕房，捕房馬上就要派三道頭來了！這可怎麼辦？」郭元泰道：「這不成問題，東翁只要在他們面前說明，把案子撤回就是了。」王督辦道：「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這案子要是落在中國官廳手裏，當然單憑我一句話就可以撤回來，可是洋人有洋人的規矩，他們獨斷獨行了，不但不許被告有所剖白，就是事主的話他也不太聽。事主除非不報案，報了案，要想中途撤回就不可能！」翠雲娘憤然作色道：「洋人怎麼這樣不講理？」邵本榮道：「他們就是看不起我們中國人，不屑聽我們說的話。他們自以為偵探手段高明，實則常常冤屈好人！」郭元泰道：「既然如此，現在閒話少說，趁捕房裏還沒有派人來以前，東翁，你先趕快讓鄭教師走，讓他脫離這是非圈，回頭捕房來了，可以把一切過失都推在何順身上，叫他們去跼緝何順歸案。萬一他們一定要追究鄭教師，那時再慢慢的跟他們辯白。他們找不着鄭教師，事主又不來查問，事情可不就完了嗎？」王督辦撫掌道：「此計甚妙！」妙字剛出口，外面忽然一陣皮鞋雜沓聲響，兩個外國三道頭巡捕早率領着一隊華捕進來，屋裏的人不禁個個變色。那兩個西捕傲岸地把屋裏所有的人看了一眼，指着鄭梅峯嘖嘖咕咕的說了幾句外國話，便有一個翻譯上來問王督辦道：「這可就

是嫌疑犯鄭梅峯嗎？」王督辦遲疑了一會，才道：「是雖是，不過我們現在已經明白，嫌疑犯並不是他，有嫌疑的人已經逃走了。」翻譯向那兩個西捕說了一遍，那兩個西捕面有愠色，又囁咕了幾句，便有一個西捕取出一副洋銬，走過來把鄭梅峯的手銬上了。翠雲娘面色一變，便待撲奔上去救護，邵本榮慌忙攔住她道：「姑娘，且慢！」那翻譯却對王督辦道：「洋人說你完全胡鬧，怎麼認定了嫌疑犯，又可以隨意更改！」邵本榮和郭元泰不由得都走上來，把何順挾嫌陷害鄭梅峯的經過對那翻譯細說了一遍，郭元泰又道：「敝東現在已經完全明白，這位鄭教師確實是冤枉的，所以想把告他的部分撤回來，請你們改辦那位真的嫌疑犯何順。」翻譯道：「現在那何順呢？」郭元泰道：「他做賊心虛，早已偷偷溜跑了。」翻譯過去把這番話如實對那兩個西捕說了一遍，那兩個西捕四隻藍眼珠骨碌碌的相對轉了半晌，一面囁咕，一面不住搖頭。那翻譯又走過來對他們說道：「洋人說你們說的都是空話，毫無真憑實據，他不能相信，無論如何，今天得把這嫌疑犯帶走，你們有什麼話，回頭上會審公堂去說。」說着，那幾個華捕便走上來押着鄭梅峯待要出門去，翠雲娘倏的一個虎跳躡到門前，橫伸兩臂攔住了門，喝道：「別走！」那班華捕焉知翠雲娘的厲害，見她擋住了門，便有兩人上來扳她的手臂，想把她推開，誰知那手臂却像生鐵一樣，那裏扳得動。那兩個華捕還當未用十分力，便放下鄭梅峯，兩人四手一齊着力來扳，直扳得面紅頸赤，仍舊沒有移動分毫，最後一衆華捕齊上，結果依然像蜻蜓撼石柱似的，文風不動。那兩個西捕面面相覷，暗暗詫異。鄭梅峯忍不住喝道：「小翠，別這麼着！常言道：三個人抬不過理字，咱們只要理上無虧，怕什麼虎穴龍潭！」翠雲娘拘不過父親，只好把身子閃過一旁，骨都着嘴道：「洋人就不跟你講理，你同他們有什麼理好講！」那一衆華捕好容易得着這空隙，慌忙

簇擁着鄭梅峯奪門而出。王督辦在旁不由得一頓脚道：「豈有此理！」連忙吩咐郭元泰：「你同這兩位陪鄭教師上捕房去，跟他們力爭；我現在就去拜訪會審公堂的中國會審官金觀察，請他設法！」當下一迭聲的傳呼「備轎」，一面進內穿戴去了。郭元泰和邵本榮翠雲娘二人就跟在那一隊巡捕後面，往路上走去。那翻譯一路上不住勸他們回去，說捕房裏的規矩，絕對不許中國人進去有所剖白陳述，去也枉然。翠雲娘那裏肯聽，郭元泰和邵本榮也因從來沒有到捕房去過，不大相信。翻譯見他們不聽，也只索罷了。一行人在路人的爭相圍觀和跟隨下，走到了捕房門口，守門巡捕果然只放捕房裏的人押着犯人進去，却把翠雲娘等三人和其餘閒雜人等都擋在門外。翠雲娘搶前一步，向那巡捕道：「剛才押進來的是俺爹，他是冤枉的，俺要進去代他說幾句話。」那巡捕死板板的擺着一副毫無表情的面孔，只是攔着她。那邊郭元泰剛想往裏走，却被一個巡捕一掌推了下來，心裏有氣，忍不住發話道：「我是事主的代表，怎麼也不讓進去？」那巡捕大模大樣的道：「你有話，到會審公堂去說，這裏巡捕房，是洋人掌權的地方，只許洋人進來說話，不許中國人進來說話。」郭元泰不禁連說了兩聲「豈有此理！」翠雲娘氣憤憤的道：「洋人怎麼如此蠻不講理，俺常常說中國官廳慣會冤誣良民，可是他們還讓人進去辯白說話，沒想到洋人會這麼橫暴，連進去都不讓你進去，話都不讓你說，不把這班洋人趕出中國，咱們中國人還有命活嗎？」這時跟着來瞧熱鬧的閒人已有幾個向他們探問原因，邵本榮約略把案情告訴了他們，又說到捕房處理的不當，竟不容中國人進去說話，衆人平素都曾受過洋人的欺凌，不由七嘴八舌，大家都代爲不平。翠雲娘眼望着牆頭，咬牙切齒的恨道：「洋人要好生待俺爹便罷，如果敢動他一根汗毛，俺進得跟他們鬧翻了天！」邵本榮知道翠雲娘性情激烈，惟恐她在路上鬧出事來，同時覺得捕房裏既

不讓進去，儘站在這裏也不是事，於是一面勸翠雲娘回去，一面和郭元泰作別，又叮囑他王督辦處如有什麼消息，就立刻派人來告訴他。

翠雲娘默記着回去的路徑，回到客棧裏，兀自餘怒未息，邵本榮也愁眉不展，鬱鬱不樂，今天這岔子實在很出於他意外，事情本來已經水落石出，誰知平空有洋人插身出來干預，而且不許中國人進去陳述，使他要救也無從救起。雖然明知只要事主不追究，遲早總能出來，但總覺有些憤無可洩。更有一些担心的，是在翠雲娘面前究將何辭自解。他正在暗暗躊躇，忽聽得翠雲娘在他背後叫了一聲：「邵先生。」那口氣十分嚴重，邵本榮的心不由得撲撲亂跳，勉強硬着頭皮回過身來，準備領受翠雲娘的責備，誰知翠雲娘却和顏悅色的問他道：「邵先生，你瞧洋人今兒會不會把俺爹移到別處去？」邵本榮遲疑地道：「大概不會吧，犯人在沒有送審以前，總是押在捕房裏，要會審公堂判刑以後，纔能送往華德路西牢。」翠雲娘好像放下了心，便笑道：「邵先生，你也累了，去歇息吧！回頭俺仍舊上張園去。俺爹遲早會出來的，是不是？俺這會子也想開了，洋人無論怎樣不講理，只要事主不追究，他總不能硬拿着好人當賊辦。」邵本榮不明白這姑娘到底是怎樣一種人，一會兒好像疾雷暴雨，一會兒却又和風煦日，藹然可親，不過聽她的話說得有理，却不由得讚道：「姑娘畢竟明達，這事其實用不着焦急，最好聽其自然，大概審過一堂，尊大人就可以出來了，如果要取保的話，這事全在小可身上。」他却不知道翠雲娘早已胸有成竹，準備晚上到巡捕房去翻牢劫獄。

這天晚上，月黑星稀，翠雲娘關上房門，悄悄在燈下結束好了，把手槍和袖箭都帶在身邊，然後握着寶劍，撲的一聲吹熄了火，縱身一躍，便從窗戶中飛越出去，聲息全無的到了

對面屋頂，接着一路穿房越脊，認準早上默記的路徑撲奔巡捕房去，路燈的光線照在屋脊上，比照在路上還明亮，下面却瞧不見屋上有人。不多一會，便已飛身上捕房的屋頂，瞧下面時，却是黑黝黝的一片，很少有幾個窗戶露出燈光來。原來捕房裏的高級人員一過辦公時間便都回去了，只留下少數巡捕值班。翠雲娘飄然落地，心裏暗罵：看你們這班直脚鬼，還會不會阻止俺姑奶奶進來。可是這痛快只有一會，隨即便呆住了，因為裏面房子很多，不知她父親到底被監禁在什麼地方，只好儘找有燈光的房子東張張，西望望，始終找不到監房所在，心裏不禁有些焦躁起來。她來時就已拿定主意，這次前來翻牢劫獄，決不把任何形跡露在人眼裏，因為日裏已經漏過臉，這時如若給人見到，不但要拖累別人，而且根究起來，仍舊難脫羅網，所以她不能像舊小說上那樣的作法，捉個人來詢問一下。她想了一想，有燈光的屋子裏既然都沒有，那一定是監禁在黑暗裏了，於是只好耐着性子，到一間間屋子前去竊聽。有些屋子裏寂無人聲，有些屋子裏雖有人說話，却又都不像她父親。這樣聽夠多時，仍舊杳無下落，正在心灰意懶，想折回去，忽聽得朝北一間屋子裏發出一個蒼老的歎息聲來，道：「想不到俺鄭梅峯的命運直如此不濟！」翠雲娘聽得這一聲，心中不覺大喜，伸手一摸，外面是鐵欄，裏面却是兩扇玻璃窗門，於是輕輕在窗門上叩了兩下，低聲道：「爹，俺來了！」鄭梅峯停止了訴說，走向窗前來道：「小翠，是你嗎？」翠雲娘道：「是的，爹，你別作聲，等俺來救你出去。」鄭梅峯道：「小翠，使不得！你這樣幹，豈不要連累別人？」翠雲娘道：「俺早已仔細盤算過了，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一走，決不會連累什麼人，他們並不認識邵先生，也不知道俺父女倆住在什麼地方，只要關照王公館裏的人別說，那班直脚鬼決計找不到咱們的踪跡。」鄭梅峯雖覺得翠雲娘的話不錯，但他仍恐惹事，只說：「小翠，

你還是上勁跼緝何順那小子，只要把他捉住歸案，俺自會出來！」翠雲娘不耐道：「何順那小子自然要捉他歸案，可是你不能儘着等，洋人不講理，你犯不着在這兒受罪！」邊說邊用寶劍撬着鐵欄，瞧着下面的三和士路略有些鬆動，便把寶劍插在腰帶裏，雙手握着鐵欄，使勁一扳，真是天生神力，整個鐵欄都被她拗斷下來，接着輕輕推開窗門說：「爹，你出來！」鄭梅峯道：「俺的手還銬着，不能爬！」翠雲娘無奈，只好跳上窗口，握着她父親的手臂，把他拉將出來。兩人到了窗外，翠雲娘一蹲身，背起鄭梅峯，低聲說道：「爹，你把手臂圍着俺的脖子，別動！」於是一個箭步，飛身上了屋頂。

## 第五章 憤洋人初入紅燈照

翠雲娘因爲她父親的手銬還沒有除下，不敢帶着他在路上行走，恐怕被人看見，惹起注意，只好拚着受一點累，一路背着他穿房越脊的回客棧來。到了客棧門前，覺得從屋頂下去不妥當，便縱身落地，放下鄭梅峯，摘下頭上的絹帕把他的雙手包了，叫他靜候在門前，然後悄悄的推門進去，看裏面時，院子和客堂裏都寂無人影，只有左側的幾間房裏尚有燈光。於是一拉鄭梅峯，飛步進內，父女倆都身手矯捷，轉眼間便回到了自己房裏。翠雲娘關上門窗，點起了火，解下她父親手上的絹帕，看那洋銬時，是鋼鐵鑄成的，非常堅牢，不容易拗斷，不過下面的鎖雖是洋鎖，却是銅製的，估量用寶劍還砍得開，便叫她父親把手靠近桌前，讓那鎖平放在桌上，然後拔出腰間寶劍，覷準那馬蹄形的鎖柄，用力一剝，只聽得噹的一聲，鎖柄雖沒有斷，却砍出了一個缺口，翠雲娘放下劍，把鎖使勁一扭，鎖柄應手而斷，

鎖一落下，那洋鏢便很容易的打開了。鄭梅峯把兩手交相揉着手腕道：「好傢伙！到底是洋人發明的東西，把俺的手腕都弄麻了！」翠雲娘把那洋鏢把玩了一會，笑道：「洋人的心思真巧，發明出這種東西來，欺負咱們中國人！多僭捉個洋人來，也把他給鏢上，牽着當猴子玩，倒也有趣得緊！」說着，便把牠和腰間插着的手槍一併收藏好了，又約略告訴她父親，自己這幾天在張園獻技，攢下了多少錢。鄭梅峯聽了，也覺歡喜，便道：「有了這些錢，俺也用不着再去給人家護院，挨氣受罪了！」翠雲娘打了個呵欠，覺得身子非常困倦，她已經兩夜沒睡，這時把父親救了出來，滿心舒泰，疲倦却襲上她身來，忙道：「爹，咱們睡吧，有話等明兒再說。」鄭梅峯在憂患中度過了這一天一夜，也覺有些支撐不住，於是便吹熄了火，父女倆都到黑甜鄉裏尋他們的好夢去了。

第二天早上，茶房陳四送洗臉水進來，看見鄭梅峯坐在床上，不由得一怔道：「呀，老太爺回來了！」翠雲娘知道陳四不明白他們的內情，連忙向她父親施了個眼色，鄭梅峯會意，便道：「俺探望女兒來了。」陳四道：「可了不得！你們這位姑娘，這幾天裏攢了不少錢，前天夜裏送進來的錢把半邊壁都堆滿了。你老真好福氣！有了這樣一位會掙錢的姑娘，這一輩子可用不着愁啦！」鄭梅峯笑了笑，也不說什麼。陳四退了出去，邵本榮便來了，他看見鄭梅峯在房裏，止不住驚喜交集道：「老先生已經放出來了嗎？怎麼有這樣快！」翠雲娘連忙作了個手勢，阻止他道：「邵先生，別作聲，是俺把他救出來的。」於是便把昨晚自己到捕房裏去援救父親的情形略說一遍，邵本榮聽了咋舌道：「姑娘好大的胆子！其實遲早會出來的，犯不着冒這個險。」翠雲娘道：「俺就怕他們折磨爹！」邵本榮道：「現在人是出來了，可是捕房裏平空丟失了犯人，會不追究嗎？」翠雲娘笑道：「他們總不見得會找到

這兒來，至多到那王督辦公館裏去囉唆一下，只要關照他們別說出你我住在什麼地方，準叫他們摸頭不着。」邵本榮猛省道：「這話倒不錯，畢竟還是姑娘心思細，小可竟沒有想到這一層。事不宜遲，小可立刻就去關照郭元泰，叫他叮囑王公館裏上下人等，回頭捕房裏有人來問時，不要說出這裏來。」說着，連忙出門，雇洋車走了。

鄭梅峯道：「這位邵先生不但人好，而且心腸很熱，你要沒有他幫忙，也掙不了那麼多錢，回頭得謝謝他才是。」翠雲娘笑道：「謝他，俺差點兒沒把他宰了！爹，你不知道，那天你出了岔子，俺急得甚麼似的，還當是他耍的花巧，想跟他過不去呢！」鄭梅峯道：「你瞧，你這孩子，年紀這樣大了，連一點人情都不懂，沒來由疑心好人，人家耍手段，還用得着這麼繞彎子嗎？」翠雲娘天真地道：「爹，俺直到現在還猜不透他是什麼樣的人，前天晚上他跟俺說，俺掙的錢多，一時使不完，勸咱拿點兒出來捐助革命黨。爹，你可知道什麼叫做革命黨？」鄭梅峯搖頭道：「俺也不清楚，不過聽那邵先生的口氣，好像很反對滿清，大概這革命黨一定也是反對滿清的了。現在北邊在鬧義和團，南邊又在鬧革命黨，滿清政府看來氣數也快完了。可是，小翠，你得留心點兒，別到處亂說，這可是砍頭的玩藝兒呢！」翠雲娘道：「俺理會得！爹，你往後可別再給人家當奴才了，咱們有了這些錢，也對付得過日子。」鄭梅峯道：「你這孩子癡了，你以為單憑賣藝能掙一輩子的錢嗎？人心都不過喜愛個新鮮，過上十天半月，你準就叫不起座了。」翠雲娘道：「那怎麼辦？」鄭梅峯道：「沒別的，仍舊是那句老話，給你找個小女婿兒，俺這副老骨頭，就靠你小兩口子安排。」翠雲娘羞紅着臉道：「爹，你又來，俺早跟你說過了，俺這一輩子不嫁人，你可別白操心！」

父女倆正在說話，邵本榮已經趕了回來，進房就說：「小可已經上王公館去關照過了，

王督辦也在那裏，他聽說你們姑娘已把你老救了出來，很是歡喜，沒口子稱贊好一位俠女。他並且託小可傳話，等事情過去後，仍舊希望老先生回到他宅上去當教師。」鄭梅峯歎道：「這王督辦人倒不錯，俺現在還覺得有點兒對不住他，白耗了這多天，回頭還是叫他丟了東西！俺就恨那何順，這小子統沒點兒人味，不知道這會子已經找到了他蹤跡沒有？」邵本榮道：「人是沒找着，不過已經派人去喊他的保人了，只要這小子不離開上海，遲早總得捉他歸案。」翠雲娘對她父親道：「你恨何順，俺可恨洋人，憑甚麼他們在咱中國耀武揚威的，連話都不讓咱中國人說？那何順不過是奴才的奴才，算不得什麼，不像洋人那樣，想爬到咱們頭上來做主子，俺就嚙不下這口氣，準備把這條小命跟他們拚了！」邵本榮道：「說起洋人，小可今天却得到一個消息，說是洋人因為義和團到處燒教堂，殺教士，滿清政府不但不制止他們，反說他們是義民，和他們聯合起來進攻各國使館，認為交涉已無效果，業已組織八國聯軍，準備進攻天津北京，另一方面，西太后也已命光緒帝下詔對各國宣戰，這亂子可越鬧越大了！」翠雲娘勃然道：「洋人欺負了咱們中國人不算，還要聯合起來進攻咱們，太已眼裏無人了！俺倒要跟他打一仗試試，看他到底有多大厲害。」邵本榮道：「姑娘的志氣固然不錯，可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常言道：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洋人敢於這樣欺負咱們中國，還不是因為滿清政府太腐敗了，如果中國有一個堅強的政府，洋人那裏敢這麼橫行不法？歸根一句話，放着滿清政府存在，洋人是不可能趕跑的，要趕跑洋人，一定得先革命！」翠雲娘道：「邵先生，你說的這個革命，是不是推翻滿清政府？」邵本榮點頭道：「正是，姑娘可也贊成嗎？」翠雲娘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俺贊成是贊成的，可就有點兒覺得遠水救不了近火！邵先生，俺同你說呀，現在洋人已經組織了八國聯軍來進攻咱們了，你

不先去跟他們拚，却要先推翻了滿清再來趕跑洋人，萬一洋人不等你推翻滿清就先打下了全中國，請教你這個命怎麼革法？」邵本榮道：「姑娘的話雖然有理，可是我得再說一句，不推翻滿清，洋人是不可能趕跑的，義和團的血肉之軀，絕對抵擋不了洋人的長槍大砲，滿清政府的軍隊更是不堪一擊，姑娘要和他們一同去戰洋人，不是小可說一句小覷姑娘的話，單憑姑娘一人，就有通天本領，也打不了八國聯軍。」翠雲娘生性要強好勝，那裏容受得住這種損傷她自尊心的話，不禁大怒道：「你敢不敢跟俺打賭？」邵本榮搖著頭微笑道：「小可不敢！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姑娘這是匹夫之勇，小勇也！」翠雲娘恨道：「你們秀才家就只知道掉書袋，多借洋人殺到你面前來，瞧你用之乎者也去退敵！」鄭梅峯在旁邊見他們兩人鬥嘴越鬥越起勁，漸漸認起真來，忙喝翠雲娘道：「小翠，別多嘴！你就不能少說兩句嗎？瞧你這得理不讓人的樣子，人家邵先生客客氣氣的，你怎麼儘用話頂撞他！」一面又拱手對邵本榮道：「小孩子家，不懂事，邵先生別跟她一般見識！」邵本榮笑道：「老先生誤會了，令媛的愛國熱心，小可非常欽佩。我們兩人的主張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不過她比較性急一些罷了。這種單純的排外心理，正和義和團一樣，成不了事的。」鄭梅峯道：「現在不談什麼義和團，也不談什麼革命黨。老漢有一句話，藏在心裏很久了，想斗胆跟邵先生說一說。」邵本榮道：「什麼話？」翠雲娘好像已經知道是什麼話似的，條的一轉身，倒在她自己牀上，閉着眼裝睡去了。鄭梅峯咳了一聲道：「邵先生，可曾娶了親沒有？」邵本榮怔了一怔道：「還沒有。」鄭梅峯止不住滿心歡喜，忙道：「老漢在江湖上東闖西蕩，混到如今六十歲，已經可說什麼指望都沒有了，可就有一件心事未了，便是俺這閨女，至今還沒有個着落。她的眼界又高，差不多的人簡直瞧不上眼。俺看邵先生倒是個至誠

君子，要是不嫌棄的話，喝！嘿！……恐怕咱們高攀不上吧！」邵本榮道：「老先生說那裏話來，小可如果得配令媛那樣的俠女，真是三生有幸！」他說到這裏，鄭梅峯不由得心花怒放，那邊牀上躺着的翠雲娘也動了一動，誰知邵本榮却突然下了個轉語道：「不過小可早就拿定主意，革命一天不成功，滿清政府一天不推翻，中國人一天不從洋人和滿清的壓制下解放出來，小可就一天不娶妻。正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他忽然伸手到背後去一拉，竟把一條辮子整個拉了下來，原來是裝的假辮，他把辮子拋在桌上，打了個哈哈道：「老先生，你看，小可早已把辮子剪了，這就表示了我的決心，你老不見得肯要一個革命黨做女婿吧？」鄭梅峯道：「邵先生這話，未免太迂執了，革命和結婚，並不是天南地北的事呀，難道做了革命黨，就該一輩子不結婚了？未必那些革命黨，都是單身漢子吧？」邵本榮正色道：「話不是這樣說，凡是幹革命工作的人，生命無時不在危險中，如果不幸給清廷的偵探捉了去，在我是求仁得仁，死而無怨，可是又何必白白害了好人家的女兒！」鄭梅峯還待再往下說，躺在牀上的翠雲娘早已聽清楚了他們的話，只覺得心上一陣酸溜溜的，忽然一個翻身坐起來道：「爹，你別儘是煩了，也沒瞧見你這個人，捱賣私鹽似的，俺不是早跟你說過，一輩子不嫁人了嗎？」邵本榮看了翠雲娘那樣子，疑心她是在生他的氣，自覺不便再留，連忙從桌上拾起假辮，裝在腦後，告了個罪，退出去了。

鄭梅峯歎了一口氣道：「又是白操心，活該咱們要在江湖上飄流一輩子。可是俺總不明白，像他這樣的人，家裏不少穿，不少吃，幹嗎也要去當革命黨？難道活得不耐煩了，要跟自己的腦袋瓜兒開玩笑？」翠雲娘寒着臉道：「管他呢，爹，跟你說正經話，俺要上北方去。」鄭梅峯驚道：「北方正亂得一團糟，你去幹嗎？」翠雲娘道：「去當義和團，打洋人

去！」鄭梅峯道：「你這孩子，敢是失心瘋了？人家八國聯軍，豈是你一個小孩子打得過的？再說，咱們住在這裏，又平安，又有得錢攢，夠多麼幸運！沒來由跑到那昏天黑地的地方去幹嗎？」翠雲娘喃喃的道：「幸運！幸運！可就活得沒半點兒人味！爹，你放明白點，要像豬狗一樣在洋人手下討生活，那可不行！咱們一路行來，受了教民和洋人多少壓制，那些北方老百姓，還不是跟咱們一樣，因為攔不住這口氣，才鬧什麼義和拳，可是洋人就組織八國聯軍，大舉來屠殺他們，進攻咱們中國了。再要不跟他打，咱們中國人都得由他擺佈，隨意下監牢，隨意判罪，連話都不讓你說。」鄭梅峯道：「洋人確實可恨，你要去也由你去，可是丟下俺怎麼辦？俺是不去的。」翠雲娘躊躇道：「俺再賣兩天藝，連前幾天掙的錢，也夠你使了，再託那邵先生早晚照顧着你點兒！俺也就放了心。」鄭梅峯道：「你一個女孩兒家，單身一人上北方去，可在那兒落脚？」翠雲娘道：「俺先到天津去找孫立武孫老伯，如果找不着，再上滄洲找那位劉坤元劉大哥去。」鄭梅峯知道她去志已決，不禁歎了一聲道：「你們年青的一代可真了不得，有的要當革命黨，有的要當義和團，統不肯受人半點兒欺負。像俺年青的時候，北邊鬧英法聯軍，南邊鬧太平天國革命，可不也跟現在一樣。俺就一些都不動心，只知道給人家保鏢，比較起來，真是不如你們遠了！」

翠雲娘接着又賣了兩天藝，這一次的收入已沒有上次多，只有五千餘吊，這表明她給與觀衆的新奇的刺激已在逐漸衰退下去。翠雲娘去志更加堅決，估計她一人趁火車往北方，隨身只要帶二三十兩銀子就夠了，餘下的錢，足夠她父親幾年用度，因此，這天晚上，她就到賬房裏來取銀子。邵本榮這時恰好在賬房裏，他看見翠雲娘進來，很有些出於意外，想起前兩天她的態度，臉上不由得露出不安的表情。翠雲娘却笑吟吟的道：「邵先生，俺拿錢來

了。「邵本榮不便問她作何用途，只好問：『要多少？』翠雲娘道：『有二三十兩就行了。』邵本榮找着鑰匙，打開銀箱，取出三十兩銀子給她。翠雲娘揣在懷裏，又道：『邵先生，張園的那個場子，解散了吧，俺明兒要上天津去了。』邵本榮止不住哦呀了一聲道：『姑娘真的要加入義和團？』翠雲娘道：『俺是去打洋人，不一定加入義和團。』邵本榮惘然了半晌，他知道翠雲娘性情執拗，無法使她回心轉意，祇得問道：『姑娘這趟去了，大概幾時回來？』翠雲娘道：『這可說不定，也許就回來，也許要一年半載，也許就死在洋人手裏。總之一句話，只要俺留得這條小性命回來，俺一定跟邵先生去革命。』說罷，嫣然一笑。邵本榮道：『尊大人去不去？』翠雲娘道：『他不去！俺正要拜託邵先生，勞駕多看顧他點兒。』邵本榮雖覺得她這樣隻身前去很不妥當，但知道勸她不轉，也只索罷了。翠雲娘又道：『俺這趟賣藝，你們給墊上多少錢，俺也不大清楚，好在錢都在這裏，請邵先生在俺賬上照扣就是。』邵本榮忙道：『這一些小意思，姑娘不必放在心上。倒是姑娘這筆錢，小可現在想拿去生息，就把息金做尊大人的用途，姑娘以為如何？』翠雲娘道：『這樣辦最好沒有，就請邵先生費心幫忙，等俺回來再謝。』說着，辭了出來，回到房裏，把銀子，手槍，和幾件隨身衣服打成一個包裹，用寶劍挑了。鄭梅峯在一旁看着她收拾，半晌，才硬着嗓子道：『小翠，你真的要去了？』翠雲娘從小就和父親相處在一起，沒有離開過，這時第一次分手，想到老父年邁蒼蒼，無人侍奉，不禁心中一酸，有些戀戀不捨起來。鄭梅峯看了她那淒楚的樣子，反而安慰她道：『好孩子，你別担心俺，有邵先生在這裏照應，就跟在自己家裏一樣。俺只望你早早回來，如果見了孫老伯，一切都要聽他老人家調度。』翠雲娘經父親這樣一番鼓勵，不覺又勇氣百倍，便道：『爹，俺去了！』於是僱了輛洋車，直奔火車站來。

從上海到天津，趁火車只要兩天半的工夫就可到達。這較之他們駕着騾車南來，路上整整走了一個多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車過徐州，搭客就漸漸的少了下去，過了濟南，搭客更少，這表明北方人都在避亂南下，很少有人冒險北上的。翠雲娘在車中枯坐了兩天，很覺氣悶，這時見車中搭客稀少，便橫下身子，把包裹當枕頭，打算好生將息一會，略解旅途的疲勞，無奈那隆隆的車聲擾得她不能入睡，只好又不耐煩地翻身坐將起來。在她對面坐着一個穿巡警制服的人，好像也正感覺旅途的厭倦，看見翠雲娘坐起，便笑道：「你這位姑娘，好大的胆子！這時候還敢單身一人上北方去，請教你是上那兒。」翠雲娘道：「上天津。」那巡警愈加訝異道：「八國聯軍已經登陸，大沽砲台已經失陷，洋人正在大舉進攻天津，你還上天津去幹嗎？」翠雲娘不便說自己是想加入義和團，抵抗八國聯軍，只好說道：「俺是想去找一個人，借問有一位孫立武孫老拳師，你老知道不知道？」那巡警搖頭道：「這却不搞清楚。可是姑娘，我勸你趁早別去，現在是什麼時候，還作興上親戚家串門這一套嗎？何況你要找的人還沒個準蹤兒！像咱們吃公家飯的，這才叫做身不由己！」翠雲娘道：「你老既然吃了公家飯，幹嗎又要在這火車上來來往往的？」那巡警道：「我這趟是送在大沽戰事中受傷的我弟弟到揚州原籍去的。那還是五月二十日的事，八國聯軍的艦隊剛開到大沽口外，大沽砲臺守臺官天津鎮總兵羅榮光嚴陣備戰，我們這巡防營奉令撥歸武衛軍張統領指揮，張統領對我們說，大師兄法力通神，區區洋人，不值一擊，今天調你們去和洋人作戰，大家必須奮勇當先，不讓洋人登陸。於是我們便都背着毛瑟槍出發了。全軍約三千人光景，背丘面水，列陣在海濱，只見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海水，離岸約半里處停泊着好幾隻外國兵艦，却不見一個洋人。統領又下令道：今天大師兄命我軍作先鋒，這些兵艦就是洋人，你們

趕快開槍放砲。我們奉了命令，不敢怠慢，立刻槍砲齊施，併力轟擊，砰砰訶訶的打了好久，敵艦上始終不見人影，也不還擊。我們正在呆望，忽然背後槍聲驟起，勢若疾風暴雨，急忙回頭看時，洋兵早已佈滿在丘上，我們倉卒轉身，還來不及開槍，後面已經彈如雨下，當場陣亡了不少兄弟，我們大家發一聲喊，要想逃走，却已三面被洋兵包圍，不得已，只好舉槍力戰，這時神志已亂，發槍毫無準的，找統領時，不知何時已悄悄騎馬跑了。過了一會，丘上槍聲漸息，洋兵分左右散開，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搗什麼鬼，不過見有機可乘，急於逃命，便紛紛向丘上奔去，剛登得一半，忽然紅光一閃，兵艦上的大砲發了，蓬的一聲，砲彈飛來，把我們隊伍裏的人打死了好幾個，我弟弟在我旁邊，也給轟掉了一條手臂，我連忙把他一拉，兩人骨碌碌的滾下丘來，把身子伏在丘旁高粱地裏，一動都不敢動。這時兵艦上的大砲還在放個不歇，向左右散開的洋兵也配合着砲聲放槍，砰砰之聲，響徹天地，我們全軍的人死傷枕藉，屍橫遍野，嚇得我閉着眼睛不敢仰視。這樣過了約有十分鐘光景，海中的兵艦忽然退去，洋兵也都騎上馬攻擊前進了，我才敢爬起身，給兄弟包紮了傷口，扶着他從積屍中出來。到了後方，才知道大沽砲臺已經失陷，守臺官羅榮光也已陣亡，洋兵都從高粱叢中登岸，人馬都在田裏徐行，所以一直掩襲到我們背後，我們還沒有覺察。」翠雲娘道：「怎麼大沽砲臺會失陷得這樣快？」那巡警歎道：「這就要怪我們那位直隸總督裕祿了，大沽砲臺的守臺官羅榮光總兵端的是個能員，在他的日夜嚴防下，八國聯軍的兵艦雖然有幾十隻，却始終無隙可乘。洋人見沒有辦法，便叫他們的領事去運動天津道道尹，請他對裕制軍講和，說洋人只想派四五隻兵艦進港保護僑民，決不敢戰爭，並卸除砲位以示誠意。裕制軍也忒嫌大意，自恃大師兄法力無邊，居然答應了他們，下令守臺官羅總兵讓外國兵艦進口。

羅總兵大驚，連忙去見裕制軍，痛陳容許外國兵艦進口的害處，以死力爭。裕制軍却怫然道：我已經答應了他們，不能反悔了。說罷，便端茶送客。羅總兵無奈，只好回到砲臺來，恰好洋人正在駕駛兵艦進口，羅總兵見了，便待下令放砲，臺員都說事關大局，並有總督的命令，不可擅自啓釁。羅總兵不得已，只好派人去飛報裕制軍，裕制軍却說：既然答應了他們，自應讓他們進口，只要嚴加防範就是了。報信的人還沒回來，敵艦已有五六隻到了口外，羅總兵親自駕了飛划去制止他們，到了兵艦旁邊，勒令他們繳械，洋人口裏答應，兵艦却仍舊一刻不停的前進，將要駛近砲臺旁邊，猛可裏從夾板下掣出快砲來，向砲臺轟擊。羅總兵見狀不妙，慌忙趕回砲台去救護，冷不防一顆砲彈飛來，恰好打中了他腰眼，就此爲國捐軀了。羅總兵一死，砲臺也就無法堅守，日本兵首先佔據了極北第一砲臺，接着北邊外面的砲臺也被英兵所得，不多片刻，德意兩國的旗號又高掛在南面砲臺之上，砲臺上的守兵和中國人，不是被槍砲擊墮河中，就是自投入水，幾乎觸目皆是，各國兵艦就此長驅直入，洋兵也都紛紛的登陸了。一說到這裏，火車已將近天津，槍砲聲很清楚的傳來，顯見戰事已距離天津外圍不遠了。那巡警又警告翠雲娘道：「姑娘，可不是，洋人已在進攻天津了，你還是趁早折回去，別像燈蛾撲火，燒了自身。瞧你這一丁點兒的小脚，路都走不快，要是給洋兵抓着了，你怎麼受得起這個糟蹋？」翠雲娘也不理他，火車到了天津西站，使用寶劍挑着包裹，向那巡警點點頭，顧自下車去了。

這天津城裏她會跟着父親來過一次，道路還約略有些記得，可是要在這偌大的地方找一個人，却很不容易，她先在河北找了一陣，杳無所得，想要擺渡過租界去，誰知這時因爲時局緊張，租界裏的洋人因義和團前幾天曾出動大隊進攻租界，不但所有的橋梁都架起鐵絲

網，嚴禁通行，就是擺渡的船隻也不許往來。翠雲娘見不能過橋，正在暗暗躊躇，忽聽得一棒鑼聲，有人高聲喝道：「大師兄來了！」頓時街上家家戶戶，焚香膜拜，翠雲娘舉目看時，只見當先一隊人手執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等八寶儀仗爲前導，後面一頂八擡大轎，轎中高坐着那位大師兄張德成，道士打扮，白面微鬚，年約四十餘歲，轎左右有人高舉兩面大旗，一面寫的是「替天行道，扶清滅洋」，一面寫的是「奉旨義和神拳」，後面緊跟着一隊人，都是青年丁壯，一律紅巾抹額，腰束紅帶，也有黃巾黃帶的，領隊的人手執一面大旗，旗上寫着一個「坎」字，下面並有一個八卦☵的記號。翠雲娘暗想：這大概就是坎字門中的義和團了。她正看得出神，隊伍裏忽然走出一個人來，衝着翠雲娘抱拳笑道：「姑娘，多僭上天津來的？」翠雲娘認得那人正是劉坤元，不禁喜道：「原來你也在這裏！」劉坤元道：「你們大叔也來了嗎？」翠雲娘道：「他沒有來。你多僭離開滄州的？滄州城裏那個王老虎怎樣了？」劉坤元道：「你問那二毛子嗎？」（按：當時義和團稱洋人爲大毛子，教民爲二毛子）他已經給咱們宰了！」說話之間，跟在大師兄轎後走的那一隊義和團，看見劉坤元止步和翠雲娘談話，不由得都持刀仗矛的包圍上來，大家都被翠雲娘的豔麗的容光吸引住了，目灼灼的注視着，其中有一人問劉坤元道：「這位可是紅燈照仙姑嗎？」劉坤元含糊地點點頭，對那一隊人說道：「弟兄們，你們跟着大師兄先走，俺隨後就來。」那一隊人聞言，果真相率走了。翠雲娘忍不住問道：「什麼叫做紅燈照？」劉坤元道：「姑娘不知道嗎？這紅燈照是婦女反抗洋人的團體，不過不全叫紅燈照，紅燈照是年青姑娘們的稱呼，已經嫁過了人的婦女叫藍燈照，寡婦叫青燈照，老太婆叫黑燈照。紅燈照的大師姊是九天玄女娘娘的胞妹，奉玉皇大帝的諭旨下降，挽救京津一帶不在劫

數的良民，精通種種法術，能够平地升天，善知過去未來。」翠雲娘聽他說得匪夷所思，不禁嘆喏一笑。劉坤元正色道：「姑娘別笑，這紅燈照確實是精通法術的，她們都是十四五歲的少女，滿身穿着紅衣紅褲紅襪紅鞋，頭上挽了兩個丫角髻，或者盤成元寶式樣，手裏拿着紅燈紅巾紅扇紅傘，好像一團大火球一樣。她們行使法術的時候是在夜裏，人們往往會在天空中看見許多紅衣女神，忽上忽下，忽聚忽散，動盪不定，有時把手裏的紅燈向空中拋擲，頓時就化成數百明星，朵朵紅雲，煞是好看。那些紅衣女神並在空中傳諭說：紅燈裏面，祕藏法寶，此燈遇着洋人住宅，自能將他房屋焚燒，遇着洋人兵艦，自能將他大砲毀壞！」翠雲娘知道劉坤元受愚已深，也懶得用話去點醒他，心下暗想，自己現在正要和洋人作戰，既然有這種反抗洋人的婦女團體，不妨利用她們一下。於是便問劉坤元道：「你可認得紅燈照裏的大師姊嗎？」劉坤元道：「大師姊不在這裏，這裏紅燈照的頭領是黃蓮聖母，她手下有兩位仙姑，三仙姑是有名的黑旗兵領袖劉永福的妹妹，九仙姑是現在捍衛京師的陝西提督董福祥的妹妹。姑娘問她們，可是也想加入紅燈照嗎？」翠雲娘點頭道：「是的，俺正想加入紅燈照。」劉坤元大喜道：「姑娘要肯加入，洋人必滅無疑，俺現在就領你見黃蓮聖母去。」當下沿着南運河向東走去，邊走邊說道：「黃蓮聖母和三仙姑九仙姑不但法術無邊，而且慈悲爲懷，天天都坐着船周遊各處，代老百姓醫病救難，所以老百姓都很相信她們。」說着，已經走到金鐘河口，劉坤元忽然把手向前一指道：「那邊可不是黃蓮聖母來也！」翠雲娘舉目看時，只見下游駛來一隻畫舫，艙中設着香案，香燭高燒，中間端坐一位老女巫，兩邊各坐着一位年青少婦，三人都穿着神袍，賽過活神仙一樣。劉坤元等船停泊住了，便引着翠雲娘上船拜見。翠雲娘把寶劍插在腰裏，包裹背在肩上，兩手當胸，打了個問訊道：「弟子鄭

翠雲，因為憤恨洋人在咱中國橫行不法，特來加入紅燈照。」黃蓮聖母一眼望到翠雲娘那一雙小腳，口裏便唸唸有詞道：「善哉！善哉！婦女不梳頭，砍去洋人頭，婦女不裹足，殺盡洋人笑呵呵！」翠雲娘聽黃蓮聖母譏笑她不該纏足，心裏不禁有些不高興起來，一眼瞥見鄰近一隻大船上高高豎着一根桅杆，便一語不發的，突然把雙腳一點，身子頓時凌空而起，宛似飛鳥一樣，直躡到桅杆頂上，擺了個金鷄獨立的架式。劉坤元仰起頭來望着，止不住高高的喝了一聲采。那黃蓮聖母慌忙下座來，走到船頭上，向空中稽首道：「原來是翠雲仙姑下降，恕貧道眼拙，多有得罪，現在就煩仙姑率領紅燈照，前去剿滅洋人！」翠雲娘飄然的落下船頭，輕啓櫻唇，說了聲：「領法旨！」心裏想到自己竟會這樣搗鬼，忍不住掩口胡盧，差點兒沒有笑出聲來，慌忙推了劉坤元一下道：「咱們走罷！」

## 第六章 禦外侮抗敵八里台

兩人上了岸，離開那畫舫遠了，翠雲娘越想自己方才搗鬼的樣子越覺好笑，忍不住兩手捧腹，格格的笑個不住。劉坤元在旁邊詫異地瞧着她，半晌，不耐道：「姑娘，別笑了，咱們幹正事要緊！」翠雲娘勉強忍住笑道：「劉大哥，俺正要問你，你剛纔和那一夥人跟着大師兄打算上那兒去？」劉坤元道：「上制台衙門去。叵耐直隸提督聶士成那廝，他一面打洋人，一面又打咱們義和團，這可不跟那袁世凱袁鼈蛋一模一樣，而且他那武衛軍專學洋操，西式打扮，分明是二毛子一黨，所以大師兄同咱們去見裕制軍，要他啓奏聖上，把聶士成那廝調開，省得他儘跟咱們義和團作對。」翠雲娘道：「俺也聽得那聶士成是淮軍老將，身經

百戰，非常勇敢，上次甲午年跟日本鬼子打仗，他曾扼守摩天嶺，使得日本鬼子不能過來，又曾大敗日本鬼子於連山關，本領端的了得！可沒想到他會跟義和團作對。現在大沽砲台失陷，八國聯軍已經登陸，局勢危急萬分，咱們中國人正該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纔是，怎麼還可以窩裏反，削弱自己的力量？」劉坤元道：「着呀！就是這話！聶軍門要肯打洋人，不跟咱們義和團作對，咱們大家都擁護他。」翠雲娘道：「多僭俺見着他，倒得跟他說說，可是現在俺怎麼辦？」劉坤元詫異道：「姑娘現在已經是紅燈照仙姑了，還用問怎麼辦嗎？等夜裏紅燈照出來，姑娘自去率領她們就是，有黃蓮聖母的諭旨，誰敢不依？」翠雲娘不便說紅燈照全是迷信，實在無甚力量，只好皺眉道：「俺就不高興去率領這班小女娃子，要跟洋人打仗，就得用精壯漢子，由俺來教導他們練習射擊劈刺的技術，進退攻守的方法。不知道俺這紅燈照可也能率領你們義和團嗎？」劉坤元沒口子的答道：「可以！可以！姑娘要肯來領導咱們，真是求之不得，咱們這一隊人都願意服從姑娘的指揮。不過姑娘這身衣服應該換一換，要打扮得跟紅燈照一模一樣。」於是便同翠雲娘到衣莊上去購買紅衣紅褲。這時因為加入紅燈照的少女很多，所以衣莊上都備有紅衣紅褲，各種尺寸俱全，選購起來非常容易，就是腳上的紅襪紅鞋，却沒有那樣小的尺寸，好在這是小節，不換也就罷了。翠雲娘換上衣服，繫上紅色腰帶，又用一方紅紬帕包好了頭上的青絲，她不肯拿那紅燈紅扇紅傘，做出妖形怪狀的樣子，所以手裏只拿了一方紅巾。這一改裝打扮，愈襯得那露在外面的副嫩臉和一雙玉手，紅白分明，十分豔麗。連劉坤元那樣的粗魯漢子，看了也不免心裏一動，店夥們更是涎垂三尺。當下翠雲娘付了衣價，同了劉坤元出來。劉坤元便到制台衙門附近去找他的同伴。誰知他們這一耽延，大師兄早已見過裕祿，那一隊義和團也早跟着走了。劉坤元見找

不着，便邀翠雲娘到他們壇上去。翠雲娘知道所謂壇，就是他們的團部，自己正要率領他們這一羣人，所以並不推辭。兩人進了城，轉彎抹角的走了好一段路，劉坤元才在一幢屋子前停下腳來。翠雲娘看那屋時，是個四合院子，兩扇正門大開着，裏面設着祭壇，燈燭輝煌，香煙繚繞，剛纔所看見的那一隊團衆，正在院子裏請神，其中有一個人拜伏在壇前，拜了一會，爬起來，筆直的站着，接着又伏下，又爬起，如此三次，便不再伏下了，口裏喃喃的唸誦着咒語道：「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唸到了短棍老師這一句，便取過一條短棍來，橫七豎八左五右六的亂舞着。翠雲娘見所未見，忍不住又幾乎要笑出聲來，慌忙用手裏的紅巾掩住了嘴。等到那人舞畢，劉坤元便引她過去，和衆人相見道：「這位是紅燈照裏的翠雲仙姑，法術廣大，能够平地升天，剛才在黃蓮聖母前獻技，黃蓮聖母也非常贊許。現在她願意領導咱們跟大毛子打仗，弟兄們，你們可肯聽從她的指揮嗎？」那一隊團衆本來並非農民，都是些地方上的無賴不良少年，混到義和團裏來打算渾水撈魚的，他們方才在路上見過翠雲娘，早都垂涎她的美色，這時見她換了紅衣紅褲，分外豔麗，更覺動心，當下幾乎衆口一詞的都說願聽指揮。翠雲娘見大家都服從她，有意要顯些能耐給他們看看，於是一聳身，平空躍起數尺，就從香燭之間穿越過去，跳到壇後設着的空座上，然後轉過身來，笑吟吟的盤腿坐下。衆人在旁邊看得分明，不由得發一聲喊，一齊羅拜在壇下。

翠雲娘在壇上輕啓櫻唇，慢轉珠喉，嬌聲嚶嚶的說道：「你們肯聽俺的指揮，就得服從俺的調度。從今以後，必須嚴守紀律，大家一條心，滅洋兵，殺賊官，不許貪財好色，不許妄殺無辜！」壇下衆人暴雷也似的喝了一聲「是！」翠雲娘又道：「從今天起，你們不用再拜

壇請神，要像洋人一樣的操練，學習洋人射擊的技術，學習洋人進退攻守的方法，這叫做以洋滅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武力答覆武力，而不是用符咒答覆武力。」她這話一說，壇下却鴉雀無聲，大家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議，好像很不贊成。翠雲娘隱約聽得靠近壇旁的一個人說：「這娘兒莫不是大毛子派來的奸細，要真是紅燈照裏的仙姑，怎麼叫咱們學洋操，學射擊，不用符咒，這可是什麼一套玩藝？」翠雲娘見他們不服，忙喝道：「你們別胡猜，俺不是什麼洋人派來的奸細，俺跟你們說的是正經，你們有沒有跟洋人打過仗，有沒有領教過洋人槍砲的厲害？你們大師兄傳授你們的那一套符咒，說什麼槍砲不入，全是胡話，俺現在就有手槍在這裏，你們中間誰有槍砲不入功夫的，敢出來讓俺打一槍嗎？」衆人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這時恰好有一頭狗跑進院子裏來，翠雲娘笑道：「你們就是敢拚命，俺也捨不得下手。也罷，現在就把這頭狗試試，你們中間誰的身邊佩有神符的，可拿出來縛在這狗身上。」當下果真有一個人出來捉住那狗，一索捆翻，把一張神符黏在牠身上，用繩紮緊了，就讓牠在壇前躺着。翠雲娘又道：「你們中間還有誰會唸避槍彈砲火神咒的嗎？再對着那狗唸一遍看。」劉坤元道：「俺會唸，就讓俺來唸罷！」於是對着那狗唸道：「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臺，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砲火不能來！」翠雲娘在他唸時，早已暗中取槍在手，聽他唸完，便笑道：「且看你那鐵佛會不會閉住砲火不能來。」說着，手起一槍，只聽得砰的一聲，槍彈正打在那狗腹上，痛得那狗汪汪亂叫，在壇下翻來覆去的滾着，不多一會工夫，四隻脚一挺，嗚呼哀哉死了。衆人不由得都相顧失色。

翠雲娘道：「現在你們都看見了，那狗身上縛着槍砲不入的神符，又對牠唸過避槍彈砲

火的神咒，這洋人的手槍該是打不死牠的了，可怎麼又給槍彈打中，並且打死了呢？可見你們大師兄的符咒是一丁點兒用處都沒有的。你們的身體也是血肉做成的，跟這狗沒有兩樣，要真跟洋人的槍砲去碰，一定是一槍一個透明窟窿，一砲打得血肉橫飛。咱們可不能這麼傻幹，跟自己的小性命兒開玩笑，得學洋人的辦法，用槍砲和他們打。」站在壇旁的一個少年道：「可是咱們沒有槍砲，怎麼辦呢？」翠雲娘道：「你們沒有槍砲，可以和軍隊聯合起來跟他們打，但凡見有陣亡的兵勇，就把他們拋下的槍支拾起來打洋人，軍隊如果退走，就把他們扔下的大砲搶過來打洋人。」那少年道：「叵耐聶士成那廝可惡透頂，他並不和咱們一同打洋人，每次打仗時，他總是責令咱們充先鋒當前敵，他自己的兵却躲在咱們後面。開火了，洋人在前面打，官兵在後面打，咱們夾在中間，只有死路一條，做夢也別想得到官兵的槍砲！」翠雲娘暗想，不料聶士成竟如此存心屠殺義和團，在這外敵聯合進攻國難非常嚴重的時候，不同仇敵愾，一致抗禦外侮，反而屠殺自己的同盟軍，這無疑地是非常錯誤的，有機會必須當面說服他一下。於是便說道：「得不到官兵的槍砲，還可以搶洋人的槍砲。你們要知道，槍砲這種東西，射遠不射近，射高不射低，只要你們不迷信自己能夠刀槍不入，那麼洋人對你們開槍放砲時，你們就可以把身子俯伏下來，從地上爬過去，用刀矛砍殺他們，搶奪他們的槍砲。」那少年喜形於色的道：「這倒是個巧蹤兒，回頭俺得告訴大家，以後逢到開仗時，就一齊把身子伏下來，讓洋人跟咱們後面的官兵對打，咱們却從地上爬過去砍殺洋人。」

翠雲娘又道：「俺今天還是剛上這兒來，不知道你們跟洋人已經打過幾次仗了？」劉坤元道：「咱們打從初十那天起，就跟洋兵在天津城外開仗了，這一仗，咱們死了二十多人。十四那天，英國提督西摩爾率領洋兵二千多人，攜帶大砲機關槍從天津向北京進發，咱們破

壞鐵路，到處攔擊，他們第一天走了三十里，第二天只走了十里，在廊房地方被咱們包圍住了，咱們一面打洋兵，一面拆鐵路，洋兵開炮轟擊，轟死了咱們六十多人，才打出一條路來，可是因爲鐵軌都給咱們拆斷了，走得更慢，第三天只走了三里，第四天咱們又把他們包圍起來，開始總攻擊，用刀子殺傷他們三百多人，他們沒法想，只好退回天津去，可是後路又給咱們拆毀，鬧得他們進退兩難，吃都沒得吃。這班洋兵也真喪天害理，竟把鐵路兩旁的村莊都放火焚燒，村莊裏的老百姓都氣紅了眼睛，大家拿了木棍石塊跟洋兵拚命，洋兵且戰且退，現在還被咱們包圍在半路上，沒有回到天津。」翠雲娘道：「你們這樣的作法很對，洋兵在咱們中國橫衝直撞，就全靠鐵路給他們運兵，要是拆斷了鐵路，再把他們四面包圍起來打，他們就好像陷入泥坑裏，一步都不能動了。」劉坤元又道：「大沽砲台失陷後，咱們大家都氣憤不過，天津武備學堂的學生也和咱們聯合起來，向租界開炮，洋兵還擊，學堂中彈起火，學生死傷了不少。現在就只直隸提督聶士成跟咱們義和團作對。前幾天朝廷有旨意下來，叫他進攻天津租界，他已經跟洋兵打了幾次仗，洋人都說他端的厲害，這兩天不知是誰給出的壞主意，每次打仗，總是叫咱們去衝鋒，他的兵都在後面放冷槍，昨兒夜裏那一仗，咱們的人死了二千多，都是在洋人和官兵的前後夾攻下死掉的，所以咱們大家的心都冷了，有的人躲了起來，有的人就跟大師兄到制台衙門去請願，要裕制軍啓奏聖上，撤換聶士成。」翠雲娘道：「你們大家不可灰心，我想那聶軍門也是個深明大義的人，他這是一時成見之誤，只要有誰把話開導他一下，他自會明白過來。現在我先教導你們射擊的方法，等會兒你們奪到了槍，就可以自己施放了。」當下縱身下壇，把手槍交給衆人看過，詳細說明牠的構造方法。爲了愛惜僅有的幾顆子彈，不肯輕易施放，便叫他們改用鐵丸梅花針等做代用

品，又教導他們進攻時怎樣先席地蛇行，等接近洋兵陣地，再突起猛撲，退却時怎樣尋找掩蔽物，總之無非使他們充分明瞭不可把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和槍炮硬碰。

這時，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劉坤元爲了款待翠雲娘，特地到館子裏去喊來一桌酒菜，團衆歡呼暢飲，大家把翠雲娘仙姑長仙姑短的恭維個不住，好像有翠雲娘來領導他們，準可把洋人悉數掃滅似的。翠雲娘見他們過於輕敵，不禁愀然不樂道：「你們別太小覷洋人，並不是俺長他人的志氣，要知道他們有八國聯軍，端的是不容易輕敵的。」衆人聽了，個個都低頭不語。翠雲娘見他們有怯敵的神情，又覺不應挫折他們的銳氣，便笑道：「可是話又得說回來，洋人仗的不過是槍砲，咱們如果不跟他鬥力，跟他鬥智，他也奈何咱們不得。」說着，又問劉坤元道：「你瞧今兒夜裏會不會有戰爭？」劉坤元搖頭道：「大概不會有，聶士成那廝不存好心，咱們大家都把他恨透了，不跟他合作。他的兵今天在四鄉搜索咱們義和團，不見得會跟洋人打仗。」翠雲娘道：「既然如此，咱們吃過晚飯，大家帶了刀劍，到租界裏偷砍洋人的頭去！」衆人都年青好事，聽了這話，個個磨拳擦掌，興高彩烈。先前請神的那個青年喜歡得眉花眼笑的道：「現在上面懸下賞格，殺一個洋鬼子賞銀五十兩，殺一個洋婆子賞銀四十兩，殺一個小洋鬼子賞銀二十兩，咱們何必跟他們明槍對打，倒不如混進租界裏去，偷偷砍他幾個洋鬼子的頭來，向上面領賞。」劉坤元瞪了他一眼道：「皮四，你敢情是在做夢，現在洋人正在跟咱們打仗，租界裏特別戒嚴，橋樑上都架着鐵絲網，河面上也禁止船隻擺渡，你怎麼能混進租界裏去？」皮四笑道：「俗話說得好，爲利喪身，爲老婆拜丈人，只要有錢可攢，說不得，就是在萬國橋下摸黑泅水過河，也得試試。」翠雲娘道：「用不着這麼費事，你們要進租界去很容易，俺可以背你們過去。不過你們這樣的裝束可不

行，得扮做叫化子的模樣，最好能扮做洋人，叫他們不疑心，然後冷不防的刺殺他們。」衆人都鼓掌稱善。當下飽餐已畢，各人分頭出去喬裝改扮，不多一會，便都改換了裝束進來。翠雲娘舉目一看，不禁啞然失笑，只見他們有的扮作鶉衣百結的乞丐，有的扮作算命瞎子，有的扮作小販，有的居然竟扮作洋人，西裝革履，戴着草帽，拿着手杖，挺胸凸肚，神氣活現。各人身邊都暗藏刀劍。翠雲娘覺得自己身上的紅衣紅褲顏色非常觸目，便也去改了原來的裝束，又叫他們各人把腰帶藏在身邊，以備應用，接着又告誡他們道：「咱們這趟出發，要殺的是那班洋兵，並不是隨便什麼洋人都得殺，有的洋人並不爲非作歹，尤其是他們的婦女和小孩子，並不是欺負咱們的敵人，你們必須留心，千萬不可妄殺！」衆人連聲答應，翠雲娘這才率領他們出發。

這時因爲是在戰爭時期，天津城裏戒備很嚴，城門一到傍晚時就關了，聶士成所統率的武衛軍不斷的在城上巡邏。翠雲娘見城上防守得很緊，覺得所有的人不便都去，就叫劉坤元和其餘的幾個人折回，她只帶同一個假乞丐和一個假洋人飛身出城。天津城距離租界很近，出城不多路就是租界，平時租界裏夜市很熱鬧，燈燭輝煌，明如白晝，這當兒却因華洋交戰，租界裏也充滿了戰時氣象，燈火無光，漆黑一團，沿租界區域都裝置着鐵絲網，有些衝要的路口還架着機關槍和礮位。翠雲娘揀了個比較冷僻的所在，縱身一躍，先背了個假洋人過去，附耳叮囑了幾句，那假洋人便履聲橐橐，揮着手杖，神氣活現的走了。翠雲娘又躍過鐵絲網來，接應那假乞丐過去，然後分頭前去行事。這天是陰曆五月念六夜裏，星月無光，從大沽礮台失陷日起，華洋交戰已有五天，聶士成部下的武衛軍圍攻租界甚力，八國聯軍則礮轟海光寺，並佔據了東局子，企圖一鼓而下天津城。在這種相持的局面下，聯軍方面對於

他們的根據地天津租界，防守不敢絲毫懈怠，一到夜裏，就派出三個一羣五個一隊的洋兵，在街巷裏到處巡邏，這些洋兵毫無紀律，充分顯露出帝國主義者的橫暴面目，他們以戰勝者的姿態，在租界裏耀武揚威，橫衝直撞，常常借着搜查義和團的名義，闖入民家，見了心愛的東西就強搶了去，見了婦女則肆意調笑。一般中國民衆畏之如虎，又因聶軍圍攻甚力，流彈常有落下，大家都感覺租界內很不安全，因此紛紛遷出租界，日間還有少數商店勉強應市，夜裏簡直靜如鬼墟，路少行人。就在翠雲娘等偷進租界不久，有兩個美國巡邏兵亮着手電筒一路笑語着走來。他們名義上是巡邏，實際則想獵獲一兩個中國女性供他們調戲淫樂。無如這時的中國婦女還都牢守着舊禮教，終日深居閨房，加之小足金蓮，行路不便，連日間都難得出外，更不用說在這戰亂時期的黑夜裏。那兩個美國兵巡邏了一會，杳無所得，索然寡味，在前面走的一個回過頭來，操着英語，和他的同伴商量，打算闖進路旁民家去尋取婦女作樂，却不聽見他同伴的應聲，亮着手電筒一照，只見他的同伴不知何時已倒在後面數步以外，失去了頭顱，腔子裏的鮮血兀自汨汨的冒將出來，手裏的一支手槍也已失了蹤影。那美國兵大駭，慌忙跑到鐵絲網前德國哨兵的崗位前去報告，誰知鐵絲網前也是杳無人影，偶然抬頭一望，路燈的黯淡光線照着對面的電杆木，那德國哨兵不知何故厭世，竟已三尺紅羅，自縊在電杆木上，懸空高掛，幌幌悠悠的，襯着四周風淒月黑的慘澹景象，分外怕人。那美國兵嚇得毛髮悚然，連忙撥轉身子便走。走了不多一會，迎面來了一個洋人，穿着淺灰色夏季西服，戴着巴拿馬金絲草帽，墨晶眼鏡，手執一根銀柄手杖，點着地面，嗒嗒有聲，走到那美國兵面前。那美國兵想把剛纔所見告訴他知道，剛喊得一聲「密斯脫」，說時遲，那時快，連驚呼一聲都未來得及，一把犀利的匕首早已刺進了他胸前。接着黑暗裏又竄出一

人，手起一刀，把他的頭顱割下。那洋人慌忙把頭顱搶在手裏。兩人合在一處，各把手裏的頭照了一照，哈哈大笑。那洋人一面彎下腰去，撿起屍體旁遺下來的手槍電筒，一面問道：「仙姑呢？」話聲未了，只聽得屋頂上有人擊掌道：「得手了嗎？」兩人同聲答道：「得手了。」於是屋頂上便像飛鳥似的飛起一條黑影，直飛到掛着德國哨兵屍體的電杆木前，一揚手，取回了一條紅色的腰帶，那德國哨兵的屍體撲的落下來，地面的兩人搶着上前割了首級，跟在那黑影後面，撥開了一架鐵絲網，揚長走出租界去了。

第二天，租界裏的八國聯軍正在因為那三個巡邏哨兵無故失去首級而相驚伯有，惕惕不安的時候，聶士成部下的武衛軍又開始來進攻租界了。他這次仍舊令義和團在前面衝鋒，但義和團因上次遭受前後夾攻，死傷很多，不願意再上聶士成的當，大家都躲藏了起來，所以陣前的人數並不很多。那聶士成却也很妙，這到制台衙門來見裕祿，說是素仰大師兄法術無邊，力能調遣天兵天將，現在本軍屢攻租界不下，深恐洋人一旦增兵前來，津城無法固守，擬請大師兄出城施法，調天兵天將前來助戰。裕祿覺得這話倒也有理，他本來因為大沽礮台的失守，對張德成很表不滿，以為如此堅固的礮台尚且失陷，可見大師兄的法術毫無用處，不用說保全天津這座危城了。這時聽了聶士成的話，正中下懷，於是立刻來見大師兄張德成，請他出城施法助戰。張德成識破了聶士成的詭計，心下暗暗吃驚，但又無話可以推托，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要求裕祿和他同往，裕祿見張德成慨然願往，他素來仗大師兄做護符，胆子不由得也壯了起來。當下一同來見聶士成。聶士成的大營設在八里台，他的武衛軍列成了一條弧形陣線，面對租界，背後拱衛着天津城。兩頂大轎抬到陣前，早有兵勇上前傳話，請大師兄就在陣前作法，不必進營去見軍門。張德成無奈，只好下轎步行到陣前，看見

對面洋兵隊裏殺氣騰騰，大大小小的槍口礮口都對着他瞪眼，兩腿止不住像彈琵琶似的哆嗦起來，勉強定住心神，披髮仗劍，踏罡步斗的搗了好一陣子鬼，忽然把劍尖向天一指，向地一指，口裏唸咒道：「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神楊戩，四請馬超黃漢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唸了一會，依然天清日朗，那裏有十萬神兵的影子。一衆義和團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張德成無奈，只好來見裕祿道：「天兵天將這時都到海外去殺洋鬼子去了，所以反而顧不到面前，等貧道回去燒上一道靈符，調他們回來罷。」說罷，也不坐轎，獨自一人手執寶劍，逕向西南面王慶坨那一路走下去。早有細作把這一番情形報到大營，聶士成聽了大怒，立即下令，命手下兵勇逕在義和團後面開放排槍掃射，槍聲起處，血肉橫飛，在陣前的義和團成羣的倒下地去，號哭之聲，震天動地。裕祿在旁，見勢不妙，忙命轎夫抬起轎子，飛奔回城去了。

聶士成正在營中指揮兵勇把義和團殺得起勁，忽聽得一聲嬌叱，眼面前紅光一閃，半空中降下一團火炭也似的東西來，待得近前，才看出是一個穿着紅衣紅袴的少女，頭紮紅巾，腰束紅帶，一手執手槍，一手執寶劍，槍口正對着聶士成胸前。聶士成剛呆得一呆，立刻發覺他已被那少女制伏住了，倉卒間手無寸鐵，無從抵抗，左右親兵想奔上來救護，被那少女舉劍一揮，喝了一聲，都嚇得退了下去。聶士成見自身已經落入敵人手中，無可如何，只好勉強硬着頭皮問道：「你這廝可是紅燈照妖女嗎？」那少女道：「小女子名叫鄭翠雲，乃是走江湖賣解的女兒，昨天才到天津，因為憤恨洋人在咱中國橫行不法，決心要把他們趕出中

國去。敢問大人跟義和團有什麼深仇宿恨？何故一心想剿滅他們，甚至不惜把他們趕到陣前去送死？」聶士成道：「義和團乃邪教亂民，左道惑衆，如何不要剿滅？」翠雲娘道：「話雖不錯，可是俺要請問大人，你到底是在洋人一方面，還是站在咱們中國一方面？現在洋人組織八國聯軍，打進咱們中國來，目的就爲了要剿滅義和團，大人如果和他們採取同一方針，可不成了洋人的幫兇，中國的漢奸了嗎？大人乃淮軍宿將，全國知名，在這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該不致這樣倒行逆施，留一個千古罵名吧？」聶士成見翠雲娘侃侃而談，義正辭嚴，不禁爲之動容。翠雲娘又道：「大人應該明白，義和團是怎樣發生的？如果沒有洋人和教民的橫行不法，欺壓咱們良善的老百姓，使老百姓發生仇外的心理，義和團絕對不會發生。大人說義和團是邪教亂民，左道惑衆，這話只是皮相的看法，實則義和團的羣衆乃是一羣受不住洋人欺壓想起來反抗的愚蠢無知的老百姓，他們迷信符咒拳術，迷信能够刀槍不入，咱們在旁邊瞧着只覺得他們可笑可憐，却不覺得他們有什麼罪，有罪的是洋人，他們欺壓了咱們不算，還要組織八國聯軍來打咱們！大人如果真正爲國爲民。應該和義和團聯合起來打洋人，不應該在義和團的背後開槍，打倒自己人，幫洋人掃清道路。」聶士成沉吟了半晌，忽然拍案道：「多虧你提醒，本帥確實做錯了，書上說道：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義和團縱有不是，畢竟是咱中國的子民，不應剿滅他們，自剪羽翼，你且退去。待本帥下令軍中，不許再向義和團放槍便了。」翠雲娘見說服了聶士成，非常高興，正待退去，忽報聖旨到來，聶士成忙命擺香案迎接，翠雲娘閃過一旁，側耳傾聽，原來聖旨裏嚴厲斥責聶士成不該屠殺義和團，並說「倘因此激成變故，惟該提督是問！」聶士成把那差官送走，不由得仰天大笑道：「朝廷的政令直這般翻覆無常，一會兒叫俺痛剿拳匪，一會兒又怪俺不該屠殺義

和團，可是，也罷，俺正懊悔幹錯了事，現在就照上諭行事便了！」於是立刻下令全軍，不許再行攻擊義和團，槍礮射擊均以租界爲目標，一面出了營門，翻身上馬，親自趕往前線督戰。翠雲娘跟着他出了營，走不數步，忽有一個小校岔息前來報告道：「啓稟大人得知，義和團因爲憤恨大人搜捕，和大人手下帶來的八旗練軍勾通，打聽得大人的住處，把大人的家屬都劫去了！」聶士成聽了這報告，不覺呆了半晌，目注翠雲娘道：「怎麼俺容得義和團，義和團却容不得俺，這可不能怪本帥無情了！」翠雲娘也覺義和團的舉動有些過分，正待自告奮勇，前往救護，聶士成畢竟關心自己的眷屬，連忙分兵去追捕，他這一分兵，在陣前的義和團不禁都鼓譟起來道：「好大胆的聶士成，你敢裏通外國，反叛本國？」聶士成氣得眼都紅了，瞋目大喝道：「誰敢加本帥不美之名，你們道本帥懼怕洋人嗎？」於是一面令武衛軍向租界開放槍礮，一面在馬腹上用力一鞭，單人獨騎的就向前衝鋒，手下兵士見主帥如此奮勇，不由得都勇氣百倍，當下一聲吶喊，紛紛跟着他向租界方面衝去。這時，租界裏的聯軍，見中國軍隊發生內鬨，認爲有機可乘，正都從鐵絲網沙袋等掩蔽體裏衝將出來，冷不防聶士成躍馬馳驟而至，手裏的一把刀縱橫揮砍，正是一人拚命，萬夫莫當，頓時有幾十個洋兵被他砍倒在地，其餘的洋兵見勢不佳，連忙退回租界裏去，開礮轟擊，霎時間彈如雨下。聶士成奮不顧身，那裏知道他騎在馬上，正是射擊的最好目標，忽然一顆榴彈飛來，正打中在他胸腹之間，但聽得「哎喲」一聲，早已腹破腸流，橫臥地下。軍中失了主將，好比蛇無頭而不行，當下發一聲喊，逃的逃，散的散，自相踐踏，慘不忍言。翠雲娘見聶士成陣亡，心中雖覺傷感，但看到聶軍潰敗，洋兵乘勢衝殺過來，又覺得形勢危急萬分，如若不趕快阻止，說不定會讓他們乘勝攻下天津城。這當兒所有的義和團也都盲目地隨着聶軍亂跑，翠雲

娘在旁看得分明，見劉坤元也在坎字旗下隨衆潰退，忙喝道：「劉大哥，怎麼的？你也怕洋人嗎？」劉坤元猛然覺醒，趕緊立住脚，對身旁的同伴們說道：「弟兄們，別跑，咱們趕快擋住洋兵，別讓他們衝過來呀！」說着，搶前幾步，從一個中彈倒地的武衛軍手中搶過一支毛瑟槍，向着洋兵便放。他的同伴們見翠雲娘在旁督戰，也都勇氣勃發，除了昨晚隨着翠雲娘到租界裏去偷頭的二人隨身帶有手槍，用不着再去搶取死傷兵士們手中的槍支外，其餘的幾個人都做照劉坤元的作法，使傷兵們不能運用的武器變成自己的武器。正在衝過來的洋兵突然遭遇這意外的打擊，不由得都往後退了一退，這就壓住了陣脚，其餘潰退的義和團見狀，也都嘩噪着回身助戰，退到了八里台的武衛軍也乘勢集合整理。洋兵見一時無法取勝，便仍舊退回租界去了。

## 第七章 鑾儀殿賽金花媚敵

聶士成陣亡以後，清廷便命剛率所部到天津不久的浙江提督馬玉崑和幫辦軍務宋慶代統聶軍。這時天津城外駐有宋慶的軍隊，馬玉崑的軍隊和八旗練軍，約有七八十營，城內駐兵很少，直隸總督裕祿以下的一班地方官和有錢的紳士，一心希望及早投降，絲毫不作戰爭準備，他們以爲只要城上不開礮轟擊租界，洋兵一定也不用礮攻擊城內，遂拒絕軍隊進城防守。那宋慶只知道屠殺義和團，搗毀城內外義和團所立的祭壇，他並不像聶士成那樣一面殺義和團，一面也抗擊洋兵，他的軍隊簡直看見洋兵就逃，真是十足的奴才典型。翠雲娘見了這種情形，便和團衆商議道：「這天津城早晚必要失守，咱們在城裏已經無法立足，宋慶那

斷屠殺義和團比聶士成還兇，而且壓根兒無理可喻，不比聶士成那樣還可以用言語說服。咱們現在還是上北京去，董福祥的軍隊是幫助義和團的，咱們可以和他聯合起來，集合所有的力量，跟洋人作一次最後的死拚。」衆人都表示同意，於是便沿着運河線，向京城進發。

這時，爲了避免被宋慶慘殺，天津城內的義和團也正都紛紛向西或向北撤退，路上隨時可見一小隊一小隊的義和團，他們手裏還都持着舊式的刀子，不像翠雲娘所率的那一小隊，因爲受了她的教導，已都擁有新式的武器毛瑟槍和手槍了。凡是在同一地區的義和團，縱使用八卦分門，彼此不相統屬，也難免有互相認識的，因此他們在路上走時，隨時有別的隊伍裏的人過來和他們打招呼。這些義和團的零星隊伍，自從大師兄張德成不別而行以後，差不多都失去了主宰，更經聶士成和宋慶兩番慘殺，這時走在路上，正是茫茫若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就是過來說話，也有些驚魂未定的模樣。在義和團的隊伍裏，有紅燈照的少女領頭，這是很少見的現象，所以凡是過來打招呼的人，都特別注目翠雲娘，私下向他們打聽翠雲娘的來歷，他們這一隊人又有意裝點，故甚其說，把翠雲娘的本領誇說得天花亂墜，尤其是那個曾經扮過假洋人跟着翠雲娘到租界裏去偷頭的皮四，把那天晚上的情景繪聲繪色的說了一遍，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自動的願意加進他們隊伍裏來，因此當他們由通州入京時，已經由七八人的一小隊變成二三十人的一支隊伍了。

他們到達北京時，北京城裏的義和團，董福祥軍隊，以及榮祿所屬武衛中軍圍攻使館和天主堂「北堂」兩處的戰事尚未告終。原來北京地方，共有天主教堂四處，五月廿日義和團起事後，已經燬去三處，祇有北堂一處未燬，裏面有法國水兵卅人，意大利水兵十人，法國傳教士和女教士卅三人，其餘二千餘人都是中國教民。這地方距離使館只有半里，但被義和團和董

軍分頭圍住，無法互通音信。使館方面的防禦力也不強，祇有衛兵四百四十人，外國傳教士及眷屬數百人，中國教民二千三百人。圍攻兩處的軍民不下十萬，已經攻了將近一月還未攻下，這因為武衛中軍和其他旗兵僅發空砲虛張聲勢，並不真攻，董軍中的大部份兵士目的祇在乘機燒殺搶劫，實際進攻的只有義和團和董軍中少數兵士，所以使館和北堂兩處能夠堅守不下。

翠雲娘所率的那一隊人到了北京，便想加入圍攻使館的戰爭，翠雲娘不肯道：「洋人欺負咱們固然可惡，可是使館裏的洋人却是無辜的。常言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咱們只要圍住他們不讓出來，等殺退八國聯軍後，命他們投降，趕出中國去就得了，實在用不着殺害他們。現在地方上很混亂，咱們還是盡力維持治安，幫助逃難的民衆出京，幹點兒有益老百姓的事罷。」衆人雖覺翠雲娘這種作法有些出乎常軌，但也無法違拗，只好照着她的命令行事。從此京師居民避難出城的就有了保障，但插義和團三字小紅旗在車上，就無人攔阻盤問，同時董軍和旗兵也都斂跡了許多，不敢再肆意搶劫，因為有一次當他們在東單牌樓搶劫時，遭遇翠雲娘率領團衆攔截，雙方發生衝突，各有死傷，董軍和旗兵受了這一教訓，便不敢再在輦轂下橫行了。

他們到達北京不久，便得到天津失守的警耗，原來天津城裏那班腐敗的官紳，聽得西太后有任命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準備乞和的消息，更覺大意，弛不爲備。本來城裏的義和團盤查奸細極嚴，自經宋慶的軍隊慘殺以後，義和團無法立足，紛紛逃出天津，城裏無人守街，城上也無人巡邏。六月十七夜裏，教民混入城中，四更以後，登城引上教民數十人，在城上遍插洋旗，一面亂放槍砲，大喊：「洋兵來了！」居民從睡夢中驚醒，不辨真假，倉皇向城門奔逃，城中大亂，宋慶保護裕祿和其他官員連夜逃到離天津六十里的楊村，

馬玉崑率部逃到離天津二十里的北倉，天津近郊不見一兵，全被洋兵佔領。十八日清晨，八國聯軍用氯氣砲攻城，從西門突入，城內惟見死人遍地，房屋無存，並因洋兵開放氯氣砲的緣故，各屍倒地，身無傷痕。從馬家口到法租界，周圍一里以內，從前的高堂華屋，都變成了一片荒場；從法租界到閘口二里多路，也是片瓦不存，留下的只有閘口以上，海關道，東新街，宮南宮北，到鍋店街口等處。從估衣街起，直到針市街口，燒得乾乾淨淨，估衣街上，全是殷實店舖，許多著名大商店，全部燒光，錦繡繁華，化爲烏有，西門外死屍山積，房屋十存一二，僅東門及城中心區鼓樓，片瓦未動，南北兩門，也所傷無幾。洋兵進城後，就在城內外搶掠各大戶及典當等，各衙署所存銀錢，也被搶劫一空，一部份洋兵更率領教民登鼓樓，向人叢中連放排槍，每一排槍聲起處，必有數十人倒斃，洋兵還不滿足，又連放開花砲，死人更多，自鼓樓到北門外水閣，積屍數里，高達數尺，這些都是遭受帝國主義屠戮的無辜良民。天津失陷的警耗報到北京，清廷大震，西太后彷徨無計，恰好長江巡閱使李秉衡從江蘇率師勤王到京，自告奮勇，願與義和團聯合，抵禦八國聯軍，西太后大喜，遂命他統率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出京，挽回危局。這時佔領天津的八國聯軍已經從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發，英美日三國居左，其餘各國居右，行至北倉，被馬玉崑軍阻擊，聯軍用大砲掩護軍隊，更番砲轟，血戰多時，馬軍不支，和宋慶軍一同從楊村敗退，當時宋馬兩軍共有數萬，充塞道路，可是只知搶劫，不能作戰，沿運河線兩岸，不論是小村巨鎮，均被焚掠無遺，他們這種行動，無異代聯軍掃清道路。七月十四日，聯軍攻佔楊村，裕祿自殺。李秉衡率領各軍和義和團剛到河西務，便接得楊村失守的消息，忙令各軍在河西務安營，接着馬玉崑也敗退到河西務來，兩軍合在一處，馬玉崑見了李秉衡，不住搖頭吐舌的訴

說洋兵厲害，李秉衡見他的部隊潰不成軍，個個手裏攜着搶劫得來的大包小裹，毫無紀律，心中不悅。但因時候已晚，也不便多事埋怨，第二天早晨，請他進帳商議戰事，不料他已連夜拔隊向北退去了。李秉衡無奈，只好準備作戰，誰知他的軍隊也不中用，萬本華號稱萬人敵，在河西務和洋兵略一接觸，便和張春發先行敗潰，其餘各營也都不能支持，陳澤霖部一聞砲聲，便軍心渙散，奪路南逃，只有夏辛酉一軍奮力整隊，保護李秉衡退到通州。僅僅不過半天工夫，十餘萬大軍一敗塗地，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爲之不流。李秉衡因臨行時在西太后面前誇過大口，這時一戰即潰，自覺無面目再見清廷，便在通州悄悄吞金自盡了。李秉衡軍既潰，自此以北更無任何軍隊阻擋，八國聯軍如入無人之境，不到三天，便已越過通州，兵臨北京城下。

自從李秉衡率師出京以後，西太后自以爲長城有靠，圍攻使館的戰爭又轉趨積極，董福祥，余虎恩，武衛軍，虎神營，神機諸軍都聚會在一起，誓必攻破使館，以報天津失陷之仇。却不料李秉衡會潰敗得那樣快，宋慶馬玉崑見抵敵洋兵不住，均以保駕爲名，拔隊回京。八國聯軍以德將瓦德西爲統帥，長驅直入，逢州過縣，不稍停留，到了七月十九日，業已直薄京師，安營城下。這時各城門都已緊閉，洋兵急欲破城，遂在城外用巨木搭起架子，升大砲於架上，向城內絡繹開放，一連放了十三砲，砲彈飛空，急如驟雨，正不知轟燬了多少房屋，一霎時烟霧冲天，四處都是牆垣壁倒之聲，軍民人等，男女老幼，遇着砲彈，非死即傷，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遠遠聞之，好不驚心動魄。翠雲娘雖然痛恨洋兵殘暴不仁，但也知道憑他們這一小羣人，絕對難以抵禦洋兵的巨砲，只好督率團衆，盡力搶救百姓出城。不料董福祥從廣渠門敗回，自知大事已去，京師無法堅守，竟乘亂縱兵大掠，各舖戶均被搶

劫一空，搶劫得來的東西，都裝載在騾車上，由彰儀門西去，輜重相屬於道，連綿不斷，長達數里。翠雲娘手下的團衆，大都是些不良少年，這時一來怕死，二來想乘亂在渾水裏撈魚，竟違背翠雲娘的命令，不去救護人民，反而跟着董軍搶劫。翠雲娘大怒，親自動手砍倒了一個，一面對劉坤元喝道：「劉大哥，快幫俺攔住他們，不許他們搶劫，如果不服從俺的調度，可莫怪俺不情！」劉坤元連忙高聲喝阻，無奈人心已經動搖，結果除了皮四等原來的幾個人還能服從翠雲娘的調度外，其餘半路上加進他們中間來的，差不多都一閃而散，跟着董軍出城去了。翠雲娘意懶心灰，忍不住仰天長歎道：「俺錯了，想不到滿清的軍隊直這般的腐敗，義和團又這般的烏合，要聯合他們抵抗洋人，豈非做夢？邵先生說得對，不先革命，不先建立起一個堅強的政府，要把洋人趕出中國去是不可能的，現在可不是眼睜睜的瞧着洋人攻進京師了嗎？可是俺還得憑俺這一身能耐，跟他們拚一拚，殺一個是一個，殺兩個是一個！——劉坤元聽了翠雲娘這樣說，又見到眼前混亂的景象，氣得目眦欲裂，手執着毛瑟槍在空中連連揮舞道：「弟兄們，洋兵已經打進京來了，你們還忍心趁火打劫嗎？俺這條命跟洋人拚定了，你們有種的跟俺來，和洋人巷戰去，胆小的儘管滾！」說着，吶喊一聲，便奮不顧身的朝砲聲發出的方向撲奔過去，翠雲娘仗劍跟在他的後面，皮四等一羣人被劉坤元的話所激發，也都紛紛執槍跟了上來。這時，八國聯軍已經攻破了京城廣渠門朝陽門東便門三處，禁軍全部潰散，洋兵的先鋒隊身材高大滿面虬髯的印度兵已開始出現在街上，居民還都以爲是助戰的回回，翠雲娘却在上海租界裏見過，知道是敵人，忙命手下團衆開槍。北京城裏高大的建築物很多，門前多半有石獅子，正是巷戰的絕好掩蔽物，翠雲娘和她所屬的那一羣人躲在石獅子後面，迎擊闖進城來的敵人，洋兵猝不及防，頓時死傷了許多，前隊一陣

大亂，連忙往四下裏散開，開槍還擊，無如他們散佈在街上，目標依舊很明顯，因此仍不免於傷亡。但翠雲娘等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只有武器，沒有彈藥，大敵臨前，僅憑槍膛中所有的幾顆子彈抗禦，當然是很不夠的，幸虧洋兵不知道他們人數有多少，只是還擊，並沒有從兩翼包抄。這樣戰了一會，劉坤元槍中的子彈首先打完，他氣憤憤的拋下槍，從背後拔出大砍刀來，怒吼一聲，就從石獅子後向外衝鋒，不料迎面一顆子彈飛來，恰好打中了他胸口，只喊得一聲哎喲，頓時倒在地上，死了過去。團衆見了，個個胆寒，誰不愛惜性命，兼之槍中子彈已完，無法抵抗，便都蛇行鷲伏，逃出了槍彈的射程，四下作鳥獸散了。翠雲娘見大勢已去，自己孤掌難鳴，獨力難挽危局，只好嬌叱了一聲，兩腳一點地面，從石獅子背後飛躍到對面的屋頂上去。衆洋兵只見眼前紅光一閃，一個紅衣紅袴的少女從平地飛到屋上，不由得個個稱奇道怪，連忙舉槍向屋頂射擊時，翠雲娘早已穿房越脊，不知去向了。

且說八國聯軍攻破了北京城以後，西太后和光緒帝連夜徒步出宮，雜在難民隊伍裏出了西直門，換乘驛車，城中殘餘的部隊如宋慶馬玉崑所部以及神機營虎神營八旗練軍等均隨駕扈行。聯軍進城時城中已經沒有軍隊，只有少數旗兵和義和團手執刀子矛在宮門外聯合抵抗，以寡敵衆，當然無濟於事，不多時便悉數犧牲，宮門前屍骸枕藉，慘不忍觀。那八國聯軍號稱文明國家，行動却比野蠻人都不如。進城以後，一味燒殺搶劫姦淫，北京城內地安門和西四牌樓一帶都成焦土，前門北到珠市口，以及崇文門內東交民巷一帶，無不被焚。城內的居民都成了洋兵的活靶子，只要洋兵高興，就隨意殺戮，尤其因爲習俗不同，引起洋兵的疑惑，而遭無辜殘殺的，更是所在都有，有一家人家結婚，正在拜堂行禮的時候，洋兵闖了進來，看見新郎新娘的裝束，疑心新郎是義和團，新娘是紅燈照，用槍一併擊斃。搶劫一項，

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上自皇宮大內，下至普通居戶，所有金銀財寶，無不被搶一空。民間爲了避免被洋兵搶劫，很有許多人把家財重寶藏匿棺中掩埋，不知被那個漢奸暗通消息，洋兵便到處破棺發墓，四郊的墳墓和各省會館，義莊，幾於無棺不破，把棺中金銀財寶細載而去，拋屍道左，毫不過問。最可恨的是把擄獲的婦女不分良賤老少，一齊趕進裱糊胡同，作爲官妓，任憑洋兵進內遊玩，隨意姦宿，以爲戲樂，雖貴如公爵崇綺的眷屬，也不能免。這當兒又出了一件遺羞國家騰笑全球的可恥的事，原來那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自從進城以後，便入居宮中，因各宮都遭洋兵搶掠，連起居陳設也被席捲了去，便移駐在西太后常駐的鑾儀殿上，以爲憩息之所。有一天，他手下的洋兵，擄了個美婦來獻，說是北京城裏有名的妓女傅彩雲，別號賽金花。瓦德西本是個好色之徒，初時也未在意，只因她生得美貌，便預備把她留充下陳，誰知那賽金花竟操着德語向他說道：「元帥，可還認得妾身嗎？」瓦德西吃了一驚，連忙留神諦視了一會，忍不住上前握着她的纖手，接連搖了兩搖，哈哈大笑道：「原來是你！」當下便把賽金花摟在懷裏，接連親了兩個熱吻。你道那賽金花是誰？她又怎樣和瓦德西認識的？原來那賽金花乃是蘇州狀元洪鈞的棄妾，洪狀元曾奉朝廷之命，出使外國，在他出使時，賽金花尚未和他仳離，洪狀元因途中乏人侍奉，便帶了她一同出國。那賽金花生性聰明伶俐，在旅途中便已學會了好幾國的淺近語言，到了外國，竟以公使夫人的身分，陪着洪狀元出席各國外交宴會酬酢之間，因而認識了瓦德西。不久，洪狀元奉召回國，賽金花因和他的家人不洽，便下堂求去，在北京城內高張豔幟，借此羞辱洪狀元，希望洪狀元能因顏面關係，重收覆水，不料洪狀元沒有來，瓦德西却統率八國聯軍來了，他鄉遇故，倍覺親熱，於是兩下便在鑾儀殿上，成就了一段孽緣。那賽金花本是妓女出身，擅長狐媚手

段，並且水性楊花，朝秦暮楚慣了，那裏懂得什麼氣節，什麼國破家亡之痛，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可恨，只知道拚命獻媚籠絡敵人，這一夜工夫，直把個瓦德西奉承得骨軟筋酥，從此把她寵愛得什麼似的，言聽計從，寸步不離，並且還常常帶着她招搖過市，並轡徐行，路人在旁指指點點，不敢直呼她的名字，相率稱她做賽二爺。那賽金花一些不知羞辱，反而洋洋得意，正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了。

## 第八章 紫禁城翠雲娘飛刃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外族征服的時代，雖然有不少忠臣義士，斷脰瀝血，但也有不少不顧廉恥不講氣節的人物，一味的蠅營狗苟，卑鄙求進，這風氣在士大夫階級中尤爲明顯。像賽金花那樣的一個妓女，平時是被那些大人先生視爲下賤坯子，不屑一顧的，可是這時因爲她得了聯軍統帥瓦德西的寵愛，有左右瓦德西的能力，便無形的成爲北京城裏炙手可熱的最有權勢的人物，隱然代替了西太后的地位，自有一批不會隨駕出京的官僚，希求榮利，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賽金花因爲過去做妓女時曾經飽受他們的腌臢氣，這時便仗着洋人的勢力，盡情報復，竭力的摧辱他們。那些毫無氣節的腐敗官僚，居然逆來順受，甚至還以賽金花加於他們身上的恥辱爲榮。

再說那八國聯軍自從攻破北京以後，一面各自先去見了本國公使，一面派人打聽西太后和光緒帝的消息，知道他們已經離了京城，向西巡狩。各國將佐無奈，只得將兵駐紮。那些洋兵，心懷仇恨，意圖報復，便紛紛由北京南下，往各地剿滅義和團，這時逃出了京城的義

和團殘部，大都聚集在良鄉涿州一帶，因此洋兵進攻良鄉特別厲害，幾乎把縣城都毀成平地，良鄉縣塔崗之下，紅帕裹首紅帶束腰的義和團死者枕藉，無人掩埋，一任白骨暴露，臭味薰蒸。得勝回來的洋兵，還故意穿着義和團的裝束，模倣他們的形狀，來羞辱中國人。意大利的兵隊則往楊村一帶，焚燒殺害教民各村莊，沿運河兩岸，經過這一番戰亂和一番燒殺，幾乎變成了一片白地，不見一椽房屋，也不見一個居民，見得到的只有倒在岸旁的屍體，這些屍體，固然有赭衣紅巾的義和團，但更多農民裝束的老百姓，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屠殺被征服地方的人民，是不問你有罪無罪的，可憐這些無辜的老百姓，連自己都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就此冤枉地死掉了。

清廷這時已一意求和，特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叫他火速來京，和各國議和。無奈李鴻章還在兩廣總督任上，和北京相距甚遠，一時未能趕到。那聯軍統帥瓦德西在宮中間着無事，忽然想起前幾天得勝回來的洋兵扮作義和團的模樣，覺得很是有趣，便和賽金花商量，要賽金花扮做皇后，他自己扮做皇帝，叫清廷大小百官進宮朝拜。那賽金花只知獻媚敵人，妄識大體，覺得這玩意兒很新鮮，忍不住笑嘻嘻的伸着纖指在瓦德西的額角上戳了一下道：「虧你想出這種主意，這宮中皇帝和皇后的服飾是現成的，要扮起來並不難，不過今天時候已經晚了，來不及，等明兒一早咱們就改扮起來，出去坐朝，嚇那些大小百官一跳。」瓦德西道：「這種盛事，不可不留個紀念，明天還得叫個照相的來，叫他拍一張照片，將來戰事結束後，帶回國內去給大家瞧瞧，也是一番佳話。」當下兩人在鑾儀殿上調笑了一會，正要相攜就寢，忽然眼前寒光一閃，只聽得鏗然一聲，一把冷如霜白如銀的利刃，飛到了左面蟠龍柱上，入木有三四寸深。賽金花嚇得狂叫一聲，鑽在瓦德西的懷裏，嬌軀簌簌直抖。瓦德

西莫明其妙，推開了賽金花，就要跑到外面去看，賽金花却拉住了他的手不放道：「使不得！」瓦德西詫異道：「爲什麼？」賽金花道：「你不知道，咱們中國有劍俠，能夠在百步外取人首級，這就是劍俠發出來的飛刀。」瓦德西雖不知道什麼叫做劍俠，但天津租界裏的巡邏兵深夜失頭的事實却還記憶猶新，不禁也嚇得毛髮悚然，倒在一把椅子裏動彈不得。這當兒却聽得屋頂上有女人的口音嬌聲叱道：「傅彩雲，你這無恥的賤婢！只知獻媚外敵，不顧家國蒙羞！你把咱們中國女人的顏面都丟盡了！俺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以洩衆憤！」賽金花嚇得雙膝落地，磕頭如搗蒜的哀求道：「劍仙饒命！小女子知過了，以後聽憑劍仙吩咐，要怎麼做就怎麼做，決不敢稍有違拗！請劍仙原諒小女子也是被洋兵擄來，身不由己！」屋頂上的聲音道：「也罷，俺姑且把你的頭寄在頸子上，從今以後必須痛改前非，不許幫助洋人爲非作惡，幹丟臉的勾當！最要緊的是叫瓦德西不許洋兵再隨便殺戮中國人，隨便搶劫姦淫，這一點你辦得到嗎？」賽金花沒口子的答應道：「辦得到！」屋頂上的聲音道：「既然如此，俺去也！」賽金花直到屋頂上寂無人聲了許久，才敢從地上爬起身來，瓦德西不懂中國話，不知道賽金花在搗什麼鬼，直到賽金花起身，這才走過來問道：「你們說些什麼？」賽金花搖頭吐舌的道：「可了不得，剛才來的是劍仙，他要我對你說，不許你我倆扮中國的皇帝皇后，還要你禁止你們的洋兵殺人搶劫姦淫，否則就要用飛刀取你我倆的首級！親愛的，請你救救我的命，就照着辦吧！」瓦德西一來怕死，二來寵愛賽金花，於是連忙點頭答應道：「好！這些我都照辦就是了！」他雖然這樣答應，賽金花兀自懷着鬼胎，戰慄不已。

那在鸞儀殿屋頂上警告賽金花的人，不用說誰都知道是翠雲娘了。原來翠雲娘自從率領衆人和洋兵巷戰失敗登屋逸去以後，知道個人力量有限，至多只能消滅一小部份洋兵，却不

足以抵抗八國聯軍。她這時雖還不大懂得革命的具體意義，但是滿清軍隊的腐敗無能，清廷統治者的只顧自己逃命，不恤人民生命財產，義和團的愚蠢無知，迷信符咒，徒然在槍砲下冤枉送命，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教訓了她，使她時常想起邵本榮當初和她爭論的話來，覺得畢竟還是他的見識高出自己一籌，同時又惦記着在上海的老父，不知他得悉京津淪陷，將要如何掛念自己的安全，想到這裏，不禁歸心如箭，恨不得立刻南下省視。不過她還不能就走，在這北京城內大多數民衆落在洋人手裏過着地獄不如的生活的時候，她必須盡一些除暴安良的責任。於是她便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卸下了身上觸目的紅衣紅褲，換上原來的裝束，在西山一家尼庵裏落了腳，推說是從城裏逃難出來的，這時京城居民逃難出外的很多，庵裏的尼姑也不辨真假，只要她肯出香金，也就容留她住下來了。翠雲娘有了容身之地，便天天進城去，城門口洋兵巡查盤問雖嚴，但只能限制普通民衆，却限制不了能夠高來高去的翠雲娘。依着翠雲娘的意思，本想做照她在天津租界裏的辦法，每天偷割幾個洋兵的頭，積少成多，也可使得洋人胆寒，不敢輕視中國無人，可是又恐因此使城內的良民無辜受累，投鼠忌器，不敢下手。甚至在洋兵公然聚衆搶劫時，爲了不願累及事主，也只好眼睜睜的瞧着他們恣意搜括，直到他們搶劫完畢，才悄悄去把贓物盜回，還給被搶的人家，如此作法，雖然苦心孤詣，却也不勝其煩。幸而各國軍隊的統領見他們自己的兵士在北京城裏攪得太不像樣，有損他們所謂「文明國家」的「令譽」，又因清廷已走，官吏四散，地方各事，無人管理，北京地面，復又遼闊，大家恐怕照顧不到，於是公議劃界分段而治，廣設巡卡，嚴定通行章程，以爲暫安閭閻之計。經此一來，各國兵士遵守將令，不敢過於恣肆，搶劫案子少了許多，地方治安情形也略見好轉了。只有那美英日三國兵士仍舊橫行如故。有一天翠雲娘正在王府井

大街上行走，迎面忽然來了兩個日本兵，見她生得年青美貌，又是單身一人在路上行走，也不想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所有婦女都深藏閨閣，如果沒有相當本領，如何敢在路上獨行，竟冒冒失失的向她撲奔上來，想把她搶回營去姦淫。翠雲娘見他們竟敢太歲頭上動土，心中大怒，當下嬌喝一聲「來得好」，猛可裏一個龍形飛步，燕子穿簾似的從他們的右側躡出，腳剛沾地，立刻怪蟒翻身，往回一轉，舉起纖趾，毒蛇尋穴，向一個日本兵的屁股後便踢，那日本兵踉踉蹌蹌的衝出好幾步遠，跌了個狗吃屎，額角撞在一家商店的門柱上，頓時墳起一個大瘤，不由得雙手抱頭，呼痛不止。那些行路人和店夥，都久受洋兵壓制，憤無可洩，這時見翠雲娘竟把那日本兵打倒，無異代他們各人出了一口惡氣，不禁鬨然大笑，個個鼓掌稱快。另一個日本兵惱羞成怒，他大概懂得一些武士道柔術，居然班門弄斧的想和翠雲娘較量，當下擺開門戶，一個白鶴亮翅，惡狠狠的向翠雲娘撲來。翠雲娘斜場身形，玉女穿梭，往左閃過，接着白猿獻果，一拳打向日本兵的腰眼，那日本兵急忙避開，一蹲身，蒼龍盤樹，來抱翠雲娘的雙腿，翠雲娘一個鯉魚打挺，平空躍起三尺，隨即野鶴盤空，一擰身，泰山壓頂的向那日本兵便撲，那日本兵橫架金樑，妄想向上招架，翠雲娘趁着他的來勢，順水推舟，雙手往前一送，嬌喝了一聲：「躺下吧！」那日本兵果然乖乖的仰八叉躺下在街心，翠雲娘冷笑了一聲道：「這種沒用的膿包，也敢到咱中國來現世！」於是便在路人的一片喝采聲中，揚長的走了。接連走過了兩條街，心裏還覺得痛快。可是一轉念，想到自己空有滿身本領，却不能挽回危局，把北京民衆從洋兵統治下解放出來，又不免鬱鬱不樂。這時她忽然瞧見前面有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國人在路上走着，那身形很有些像他從前的部下曾經扮過假洋人的皮四，忙把身子往路旁一閃，悄悄的跟着他，看他作何舉動。走了一會，只見前

面來了兩個洋兵，向他嘖嘖咕咕的，好像有所詢問，那皮四不知何時學會了洋話，一面鞠躬如也脅肩諂笑的，一面也嘖嘖咕咕的回答了幾句，那兩個洋兵便嘻嘻哈哈的笑着走了。翠雲娘心下暗想：不料這厮竟做了翻譯通事了。原來自從八國聯軍入京以後，京師士大夫的風氣爲之一變，由八股科第的滿奴教育轉變成翻譯通事的洋奴教育，一切洋務派買辦等洋奴從此大抬頭，給洋人當翻譯通事的人身價百倍，勢力極盛，那些無恥的上流士紳，都受到了深刻的影響，非常羨慕，不惜重價，購買洋貨，只要是洋人的東西，不論是破帽破皮鞋也好，破舊的西裝衣褲也好，無不珍如拱璧，穿戴了招搖過市，有些人更在大門上署上洋文，以自附於洋，沾沾自喜。像皮四那樣的無賴不良少年，當初因爲義和團聲勢浩大，加進去企圖渾水撈魚的，這時見洋人佔了優勢，搖身一變，變成翻譯通事之類的洋奴，正無足怪。翠雲娘見了這情形，心下好生氣惱，正待上前去責問他何以如此意志不堅，毫無廉恥，忽見左首一家門裏，兩個強兇霸道的漢子，手裏各自提了一串雞鴨，大踏步的搶出門來，後面跟着個哭哭啼啼的老太婆，一面嘴裏嘮叨地罵着，一面挪動小脚，奔上來想搶奪那兩人手裏的雞鴨，被一個漢子使勁一推，仰天一交跌倒在門檻上，不由得叫起撞天屈來。那兩個漢子搶出大門，迎頭恰好遇見皮四，連忙歡呼道：「皮四哥，今天大發利市，得到這一大串下酒物，回頭上夏夏胡同喝酒去！」皮四瞧着那兩人手裏的雞鴨，饑涎欲滴的道：「好肥大的鴨子，兄弟們，這可得用文火慢慢的煨養，才夠味！」正說間，那老太婆已從地上爬起身，三不知的又趕過來搶奪，皮四凸出眼珠，衝着她吆喝道：「你這老婆子好不識相，不要命了嗎？這是送給洋大人吃的東西，你乖乖的獻出來便罷，要是牙根裏敢迸出半個不字，管教你這條老命頃刻歸西！」那老太婆見皮四穿着一身西裝，雖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也看得出他是和洋人有

關的，惹不得，只好哭哭啼啼的回進門裏去了。翠雲娘認得那兩個強搶民家鷄鴨的人也是她的舊部，一個叫賴二傳，一個叫王成，不由得暗暗銼了銼銀牙，自己對自己說道：俺可不是瞎了眼嗎？跟這夥人合作，怎麼能夠成事！幸虧早就離開了他們，要不然，還得讓他們把俺的身體出賣給洋人呢！可是俺有這樣的部下，這是俺的恥辱，不結果了他們，怎能洗清俺過去的污點，消俺心頭之恨！於是一摸背上寶劍，便待撲奔上去，又想：使不得！通衢大路，平空殺死三個人，豈不要引起洋兵大索，那老太婆一定脫不了干係，還是等他們走到僻靜的地方再下手。想着，便勉強按捺住性子。那賴二傳王成二人却和皮四分路走了。翠雲娘一人顧不到兩頭，覺得還是皮四重要，便仍舊釘着皮四走下去。她這時也不想再躲閃了，於是便現身出來，搶前幾步，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皮四，你往那兒去？」皮四初時吃了一驚，及至回過頭來，見是翠雲娘，又不禁滿臉堆下笑來，剛喊得一聲「仙姑」，忽覺得不應再這樣稱呼，連忙改口道：「姑娘，你還留在北京城裏沒走嗎？」翠雲娘道：「你別管俺，俺只問你現在幹什麼事？」皮四滿面羞慚的道：「說不得！鬼混罷了！現在世界變了，咱們只好到那裏是那裏，混一口飯吃。俺如今已經學會了英國話，在英國兵營裏當翻譯。」翠雲娘責問他道：「你從前不是很有志氣，加入義和團要打洋人的嗎？怎麼現在洋人佔了咱們國家，你倒反而裏通外國，當起洋人的奴才來了？」皮四無話可說，過了一會，却又強辯道：「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現在八國聯軍佔住了北京，單憑咱們這幾個人的力量也打不退他們，咱們可又不能不活下去，要活，就得想法子，不幹這個幹什麼？」翠雲娘冷笑道：「原來你只知道要活，不管怎樣不要臉活下去都願意，俺可覺得你這樣活着，還不如趁早死了乾淨！」皮四似乎不願意再儘着讓翠雲娘責備下去，忙把話岔開道：「姑娘，你現在住在那兒？」翠

雲娘瞪了他一眼道：「你問牠幹嗎？」皮四涎着臉道：「姑娘，你單身一人在北京城裏這樣闖蕩下去可不行，瞧你這臉蛋兒長得多俊，要是給洋兵看見了，準得抓去糟蹋！你得趁早找一個歸宿，或者嫁人，兩口子配成對，或者就像賽二爺那樣……」翠雲娘越聽越有氣，正待發作，聽到這裏，却忍不住詫異地問道：「什麼賽二爺？」皮四道：「姑娘，你不知道嗎？這賽二爺就是咱們北京城裏第一等的紅倌人傅彩雲，別號賽金花，她現在可真抖極了，服侍上了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她說一句話，比聖旨還要有力量，大家都說她是西太后第二！」翠雲娘剛喝得一聲：「你這斷敢把俺跟婊子來比……」便聽得街上一陣軍樂悠揚，一隊洋兵整齊齊的排成行列走了過去，後面緊跟着八部四輪敞蓬馬車，車上高坐着一個全副武裝的外國軍官，旁邊陪坐着的却是一個滿頭珠翠宮衣宮裙的中國婦女，和那軍官手握着手，半個身體斜偎在那軍官懷裏，媚眼流波，杏靨送笑，說不盡的冶蕩飛揚，妖媚萬狀。翠雲娘在旁邊看得幾乎氣炸了肺，皮四却指指點點的道：「這就是賽二爺跟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姑娘，你瞧他們夠多麼親熱！」翠雲娘在地上唾了一口道：「呸！天下竟有這種不要臉的賤婢，可不把俺的眼都看污了！你說，這賤婢住在那兒？」皮四道：「他們還不是住在皇宮裏，聽說太后常住的那個戀儀殿，現在已經改做賽二爺的香房了。可是，姑娘，俺話是跟你說，你千萬別跑去闖禍，皇宮大內裏，警備森嚴，可比不得旁的地方，要是去把小性命兒送掉，豈不可惜！」翠雲娘假意道：「俺理會得！」皮四又道：「今兒晚上，咱們一夥弟兄們在夏夏胡同八號裏有一個小小的聚會，難得在這兒碰見姑娘，不知道姑娘可肯不肯賞光，來喝一杯水酒，大家敘敘舊情？」翠雲娘道：「那夏夏胡同在什麼地方？」皮四道：「就在德勝門附近，姑娘就跟俺一路去好嗎？」翠雲娘道：「現在時候還早，俺還有別的事，你先走，俺晚

上準來。」說着，便離開皮四，獨自在路上踟躕了一會，又在一家鐵器舖子裏買了三把五寸長精光雪亮的刃首，藏在身邊，挨到晚晌，便飛身上屋，一路穿房越脊，逕奔皇宮而來。到得宮門前一看，果然傳鈴擊柝，警衛森嚴，好在她能高來高去，在屋面上行走，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不過皇宮裏面，房屋密密層層，也不知道鑾儀殿在於何處，只好儘揀有燈光的地方去找，到得一處，下面燈燭輝煌，隱有男女笑語之聲，心想，這裏一定是鑾儀殿了，於是便走到滴水簷前，把雙腳勾住了簷瓦，烏龍倒掛，向殿內窺探，正值瓦德西在和賽金花商量，要扮成皇帝皇后，領受清廷無恥官吏的朝賀。翠雲娘越聽越有氣，伸手到腰間一摸，摸出了一把刃首，纖手一揚，一道寒光撲奔殿柱，便聽得殿內起了一陣紛擾，翠雲娘翻身上屋頂，把賽金花痛罵了一頓，接着便是賽金花跪地哀求，翠雲娘覺得要殺她很容易，不過殺了她，雖然爲國家保全了體面，却不免要使北京居民大大受一番擾亂，不如利用她在瓦德西面前的地位，叫她做一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於是便在屋頂上如此這般的吩咐了一番，及至聽得賽金花在下面奉命唯謹，覺得沒有再留的必要，便飛身離了宮殿，逕奔德勝門而來。

到得夏夏胡同左近，翠雲娘飛身落地，找到八號門牌，側耳一聽，裏面正在歡呼暢飲，心想，這般賊子，仗着洋人的勢力，搶劫民間的財物，却在此尋歡作樂，且待俺進去嚇他們一下，警誡警誡他們。於是重又縱身上屋，只見裏面點着好幾支粗如兒臂的巨燭，七八個人正在圍着一張矮桌吃喝，一些不錯，正是皮四等一班狐羣狗黨，他們一面吃喝，一面還在誇說各人最近的得意事，無非是洋人怎樣看得起他們，人民怎樣懼怕他們。翠雲娘聽得怒不可遏，手一揚，一點寒星，撲奔席前，只聽得鏗然一聲，一把白如霜雪的刃首，不偏不倚，正插在菜碗中間的桌面上，尾端繫着的紅綢兀自顛巍巍的動個不住，好像平空給他們添上了一

味佳餚。衆人一陣大亂，紛紛離座，直嚷「有刺客！」還是皮四較有見識，連忙止住衆人道：「敢情是仙姑來了。」話猶未畢，翠雲娘業已飄然落地，疾如鷹隼，輕如落葉，連桌面上的燭火都沒有幌一幌。皮四慌忙向上讓道：「姑娘，這裏坐！」翠雲娘也不謙遜，昂然的在上首坐了，舉目看時，只見除了巷戰陣亡的劉坤元外，她從前的舊部差不多都在這裏，所不同的是各人面上都帶有幾分愧色。皮四給翠雲娘滿滿的斟上一杯酒，陪笑問道：「姑娘，怎麼到這時候才來？」翠雲娘道：「俺剛才到皇宮裏去，給賽金花那賤婢一個警告，所以來遲了！」遂把她方才在鑾儀殿前的一番作爲，從頭到尾的說了一遍，聽得衆人個個舌橋不下。皮四勉強笑道：「姑娘幹得好，這可給咱們中國人出了一口氣！」翠雲娘明知他這是違心之論，但也不去揭破他，舉杯喝了一口酒，問衆人道：「你們現在幹什麼事？每個人都把職業報給俺聽聽！」衆人滿面惶愧，不敢作聲，過了半晌，賴二傳才乾笑道：「姑娘，別問了罷，常言道：事到頭，不自由！咱們這也叫做身不由己！」翠雲娘道：「你們只管說來！」衆人無奈，只好各自說出現在所從事的職務，有的在給洋人當翻譯通事，有的在給洋人當嚮導，更有的在給洋人當僕歐，總之，沒有一個不是在做洋奴，翠雲娘不由得冷笑了一聲道：「這就是你們這批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的下場！現在可不成了扶洋滅清了嗎？只怪俺瞎了眼睛，錯認你們這批人是志氣的，能夠抵抗洋人的，誰知你們竟連滿清的兵丁都不如，他們雖然打不過洋人，却還不肯做奴才，當漢奸，你們却是無所不爲！」賴二傳強辯道：「姑娘，你錯怪咱們了，咱們這是待時而動，等候一個適當的機會，再給洋人一個致命的打擊，這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翠雲娘冷笑了一聲，也懶得多說。衆人見翠雲娘不再質問，如釋重負。當下傳杯遞盞，重又歡呼暢飲。喝了一會，皮四把賴二傳引到外面去，附耳說了

好一陣子話，賴二傳起初不住搖頭，後來經不起皮四千作揖萬懇求的，這才重新入座，向翠雲娘道：「俺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想斗胆跟姑娘說，不知姑娘可肯應承？」翠雲娘道：「什麼話？」賴二傳道：「就是咱們這位皮四兄弟，今年念二歲了，還沒有娶親，姑娘現在也是單身一人，沒有着落，打洋人的事，總得往後再說了，俺現在想跟你們說合，配成了對，不知道姑娘可贊成不贊成？」衆人聽了，眼光不由得都瞪視着皮四，有些人顯着羨慕的神氣，有些也在垂涎翠雲娘的人，則不住發出嗤嗤的冷笑聲，好像笑皮四的不知自量，癩蝦蟆妄想吃天餓肉。翠雲娘怒不可遏，勉強耐着性子，故意點點頭，笑道：「俺贊成是贊成的！」這話一出口，皮四得意極了，止不住手舞足蹈的，舉起面前的杯子來，一仰頸子，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翠雲娘却道：「可是你們大家都得給俺送禮！」賴二傳道：「這個自然！」翠雲娘道：「那麼現在就送上來！」衆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賴二傳道：「姑娘怎麼這們性急？這送禮的事，也得好好兒預備一下，怎麼能說送就送？」翠雲娘搖頭道：「不行！俺是個爽快人，不耐煩蠍蠍螫螫的，要成禮今天就得成，要送禮今天就得送！」賴二傳還待申說，皮四却被翠雲娘一句「要成禮今天就得成」的話樂得心花怒放，急於想和翠雲娘成就好事，於是便老着臉皮，向衆人央求道：「兄弟們，你們就不拘多少，送點兒出來，給你們嫂子添粧吧！俺肚裏有數，往後總得補報你們！」衆人迫於無奈，只好各自掏着腰包，無如他們都是些光棍無賴，平時手裏撒漫慣了，身邊存不住錢財，掏了半天，連整錠銀子都沒有一個掏得出，都是些當十銅元和鵝眼制錢。當下歸總彙在一起，由賴二傳用一張紅紙包了，送在翠雲娘面前。翠雲娘冷笑道：「這就是你們給俺送的禮嗎？未免太輕了！」賴二傳央告道：「一時實在湊不出，請姑娘賞臉先收了，等明兒咱們再設法去辦一副重禮。」

翠雲娘忽然劍眉直豎，杏眼圓睜，怒喝道：「你們敢跟俺撒賴，你們每個人的賴子上明明都攔着一副重禮，怎麼不給俺送上來？」衆人聞言，個個都把手摸着賴子，莫明其妙，有幾個人忍不住咕噥道：「賴子上那來的重禮！」翠雲娘怒道：「你們別假癡假呆，你們每個人的賴子上不都是有賴頭嗎？俺就要你們的人頭給俺送禮。」衆人聽了，不由得都大吃一驚，紛紛離座欲起，賴二傳苦笑道：「姑娘別開玩笑了，人頭怎麼可以送禮？」翠雲娘冷笑道：「俺就要你們的人頭送禮！」說時遲，那時快，她只把手往背後一摸，便把那柄寶劍拔了出來，室中頓時寒光耀目。衆人見勢不妙，倉卒間想找傢伙抵禦，那裏來得及，翠雲娘只把劍輕輕揮了個半圓，席上便發出一片咕咚咕咚的聲音，人頭宛似西瓜一樣的落下來，濺得席上都是鮮血。翠雲娘快心地打了個哈哈道：「殺了這批豬狗不如的東西，才出了俺胸頭一股膾膾氣，可惜的是污了俺這把寶劍。俺現在已經知道是錯了，悔不該跟這批畜生胡攪。事不宜遲，還是趁早南下，和邵先生一同革命去罷！」說罷，縱身一躍，室內殘燭猶明，屍骸遍地，剎那間便已不見了翠雲娘的踪影。



國家圖書館



002448970



5

籍

20